#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 經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四書通證六卷　（元）張存中撰　元刻本　〇〇一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元）袁俊翁撰　清鈔本　〇五九

大學章句纂箋一卷大學或問纂箋一卷中庸章句纂箋一卷中庸或問纂箋一卷
論語集註纂箋十卷孟子集註纂箋十四卷　（元）詹道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七五

# 四書通證六卷

（元）張存中撰

元刻本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爲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案杜緱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證之。又時見曰會、衆頫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爲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閒、固不必爲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註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決、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爲無補矣。

# 大學章句或問通證

新安後學[illegible]編

章句序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周禮地官司徒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記誦詞章之習

禮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哉近思錄謝顯道云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事）

虛無寂滅之教

通鑑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音煙）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蔡愔等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不滅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爲佛

傳十章

楚書楚語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圉楚大夫）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趙簡子晉卿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爲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悅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夢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藪有水也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徒洲洲名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爲弓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爲茵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也所以爲旌毛氂牛尾也所以注竿首）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明王聖人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祭祀之玉）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水精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譁囂鳴玉以相也）

事見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獻公之子申生異母弟避驪姬出奔是時在狄弔其失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儼本作儼去聲）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以仁親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謂反國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

壹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
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喪祭用冰者也

禮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
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猶納也襢第袒簀也謂无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幷以盛冰耳）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
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
鑑賓客共冰（凌冰室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以禦熱氣防變色失味也鑑音監[illegible]屬）
大喪共夷槃冰（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也）

○或問

經一章

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禮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

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

書舜典

○弊車羸馬亦爲人耳

唐書循吏傳賈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音朔）歷州刺史資廉絜入
朝常盡室行車一乘（去聲）敝甚羸馬（[illegible]也羸瘦弱也以[illegible]爲之[illegible]鞅不存[illegible]所取其儉也）

傳二章

---

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
劍户牖莫不銘焉今具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祚三日（踐猶履也祚阼也人君登主位謂之踐祚也）
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平聲）有藏之約而行之萬世可以爲子
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尚父太公望呂氏姓）
（見[illegible]子[illegible]反上）曰黄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平聲）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齋（側皆反下同）矣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
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
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
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
敨口生垢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
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
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亡於忿懥於乎失道於嗜慾於
乎相忘於富貴（於音烏乎音呼）○帶銘曰火滅脩容愼戒必共共（音恭）
則壽○屨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
杖戒之驕驕則逸○户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
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
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
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申（同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
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
以戒萬世子孫

傳二章

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

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尾生一本作微生[illegible]梁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illegible]）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楚平王太子名建費無極爲少師不得寵[illegible]）自城父奔宋（[illegible]）又辟華氏之亂於鄭（[illegible]）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子木即太子建[illegible]）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子西楚令尹公子申）葉（[illegible]）公曰（[illegible]沈諸梁也）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illegible]）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illegible]）而求死生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illegible]）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illegible]）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illegible]）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illegible]）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illegible]）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illegible]）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illegible]）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illegible]）公（[illegible]）之請以戰備獻（[illegible]）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刧惠王

傳五章

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書洪範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illegible]不通[illegible]聖）

西漢董仲舒傳（廣川人也）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彊（上聲）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文言所謂學聚問辯

易乾卦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辯）

（進德事也寬居仁行居業事也）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劉子周頃王季子定王弟）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皆采邑名康肅皆諡）成子受脤（市軫反）于社（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則法也）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近思錄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也必有所以然揚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

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文集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形匿景

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去聲）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速貧速朽之論（并見禮記檀弓上）

樂毅所謂慊於志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毅先祖樂羊爲魏文侯將後家靈壽人）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

漢書所謂嗟栗姬

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illegible]）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illegible]）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illegible]）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於避反）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唐杜少陵漫成詩

傳九章

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illegible]）其妻（[illegible]）

後漢郅（音質）惲（音運）傳（惲字君章[illegible]）郭皇后廢（[illegible]十月廢爲中山王太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illegible]）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所謂絜之百圍

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賈子所謂度長絜大

過秦論（賈子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官至博士）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音鐸）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兼厲王母弟也）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按與國家有外戚因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均等也茵車茵伏軾也）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傳十章

王肅事上而好人佞己

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

劉寔以為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

##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

書洪範三八政一曰食（謂務農重穀之政也）二曰貨（謂阜通貨財之政）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 後世頭會箕斂

西漢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音疲）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以法吏剋民家計人頭數出粟以箕斂之為軍需之費）財匱力盡

## 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

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 德宗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

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德宗官至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帝播遷府藏委棄（帝德宗也德宗代宗長子朱泚反帝出走在外）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觖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壞怪纖麗無得以供帝悟即撤其署

## 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休即公儀子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食其菜曰茹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燔焚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讎售）

## 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

西漢董仲舒傳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声）予（上声）予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万物賦予有分定謂牛無上齒則有角無角者則有上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附也言鳥已附翼者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 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illegible]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illegible]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illegible]）

孔僅（[illegible]）

[illegible]上林三官[illegible]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illegible]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illegible]監察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illegible]田亦稱是[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

楊慎矜（[illegible]玄宗[illegible]為御史知雜事[illegible]所直精好賫入京師自此天下調發[illegible]）

陳京（[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王叔明[illegible]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illegible]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illegible]）

人賞乃以率貫之內怨列賸以事罷為成書少監卒延齡河中河東人事德宗執憲司農少卿領度支不善[illegible]天下之錢穀不可[illegible]敷衍[illegible]欺天下無事[illegible]八十萬[illegible]下[illegible]抑請專以京[illegible]輸之家無敢言死人語以相[illegible]惟帝偏信人側目屬疾明第載度支官物不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謚曰繆

大學章句或問通證

---

#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

新安後學張　存中　編

章句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書大禹謨

傳十章

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泮水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

傳十一章至十七章

素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弗為之矣恥之也）

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之子也）吾聞老聃（他甘反）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音至）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除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荀瑤即智襄子）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猶易所謂幹事

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詳見後）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夏后相啓孫也少康相之遺腹子也寒浞子澆滅夏后相使臣椒求少康欲殺之少康逃奔有虞有虞虞舜後為諸侯者少康避而歸之也）虞思於是妻（去声）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也）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晉人問陳之罪（鄭子產獻入陳之功晉晉人歸問子產以何罪伐陳）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虞閼父舜之後）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illegible]按史記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謂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

舜年百有十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書云大王肇基王迹

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

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傳十八章

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云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大公也）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傳十九章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

加爵者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

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赤刀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illegible]亦作焉文武之[illegible]亦曰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鳴球州之玉）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是也）在東序

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

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煎和之以獻王）春行羔豚（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膳治也膳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夏行腒（音渠）鱐（音搜○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治腒鱐以犬膏）秋行犢麛（麛音迷○犢牛子麛鹿子）膳膏腥（治犢麛以雞膏）冬行鱻（音鮮）羽（羽鴈也鱻魚也）膳膏羶（治鱻羽以羊脂）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時礼也）

---

傳二十章

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詳見後）

所謂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餼稟稍（去声）食也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稟也）

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illegible]）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illegible]）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illegible]）

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illegible]）治民焉勿滅裂（[illegible]）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illegible]）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illegible]）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illegible]）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哀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illegible]）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illegible]）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信乎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傳二十四章二十八章

如魏丁寬曰其容俯仰之類（見漢書[illegible]下）

傳二十七章

溫猶燖溫之溫

左傳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今吳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illegible]）

---

夏之後

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謚號也）（杞今陳留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爲東樓公是也並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杞後改國號州而都淳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故辟居東夷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

宋殷之後

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索隱曰故微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曰按尚書亦以爲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爲妾及爲妃而生紂故子紂同母庶兄）

○或問

經一章

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太宰官名商人名承字蕩）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

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爲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眾處之一塊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嘗之一蟲之肉與眾咂之一罪無疑與眾戮之

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豺說文狼屬狗聲捕獸祭天）孟春之月獺祭魚（說文獺獸名水居食魚可取祭而後食）

雎鳩（詩傳云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書之言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五子之歌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禮曲禮上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胎殰卵殈

禮樂記天地訢（音熙）合陰陽相得昫（許句反）嫗（於句反）覆（去聲）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古侯反）萌達羽翼奮（發也）角觡（古伯反）生（無鰓曰觡生出也）蟄蟲昭蘇（昭曉也蘇醒也）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音獨殰內敗也）而卵生者不殈（呼闃反殈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

莊周出怒不怒之言

莊子庚桑楚篇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傳之首章至十二章

漢之胡廣唐之呂温柳宗元者

胡廣（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位至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温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諫事練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呂温（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累遷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交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

柳宗元（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絶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七聖皆迷

莊子徐無鬼章黃帝將見大隗（音嵬）乎具茨（音慈）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傷涉反）朋馬前昆閽滑（音骨）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七聖者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失其欲之道）無所問途

傳十五章

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

禮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

---

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illegible]九尊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繫辭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

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魂氣升于天曰徂體魄降于地曰落）

傳十九章

尸必以孫

禮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王父祖也）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叔孫通之舞禮孝明之亂命

前漢叔孫通傳（叔孫通薛人也事高惠二帝）孝惠即位（惠帝諱盈之字曰滿高帝太子也母曰呂皇后）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

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後漢明帝紀（帝諱莊字㽁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傳二十章至二十八

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

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户二萬三千餘）詰問捐之捐之對其略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

趙高（生而隱宮宦人也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特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擅利擅害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於齋宮）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所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寵茂弄朝權作威福死贈尚書右僕射）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叅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金寶委積諂主令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傾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

鄒陽所謂偏聽生姦范雎所謂妒賢嫉能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略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illegible]為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由基之射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黨潘尫之子）與養由基（養由基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之法每九歲而一諭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

春官外史（猶今之外制即舍人之職也）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使去聲）于四方則書其令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覜音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書名書之字古曰名所以同其文猶使瞽史諭之）聽音聲（二習九年一次舉行）

中庸章句或問通證

# 論語集註通證卷之上

新安後學張存中編

## 序說

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樴音特又音職式之式一反杙餘式反）

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若謂役人充人與芻牧之職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史記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illegible]）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孔子世家季康子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

孔子世家孔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illegible]）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按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家語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史記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史記云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

韓文原道（[illegible]）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詳見孟子序說）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坐如尸立如齊（側皆反）

曲禮上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

不見是而無悶

乾卦文言

道千乘之國章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彖辭

禮之用章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禮樂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富而好禮章

安處善樂循理

董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

子貢貨殖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買賤賣貴以殖其貨）

○為政篇

為政以德章

北極天之樞也

晉天文志天體如鳥卵天包地外地居其中猶卵之裹黃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見隱各一百八十二度強北極出地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
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皆斜
而迴轉（[illegible]）

詩三百章

魯頌駉篇之辭
卒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有驔（音[illegible]）
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
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經禮謂禮儀也[illegible]如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條）
曲禮上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言毋得不敬也此一句乃禮書綱領也）

吾十有五章

聲爲律身爲度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
聲爲律身爲度

色難章

孝子之有深愛者云云
禮祭義

子奚不爲政章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
業焉

子張問十世章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
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
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禮檀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疏曰夏正建寅之月物之始生其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正建丑之月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正建子之月物之萌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孔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朔）

○八佾篇

季氏八佾舞於庭章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音終）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音扶）舞所以節
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曰人數如佾數服虔曰每佾八人）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始諸飲食汙尊而抔飲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音蛙）尊而抔（步侯反）飲
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

徑情而直行
禮檀弓下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哀也）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
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

季氏旅於泰山章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
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巧笑倩兮章

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周禮冬官考工記上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禮禮器君子曰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王者之大祭也

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

禮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量度而天下大服（度謂丈尺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革車兵車也）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又曰我欲觀周道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

也吾得乾坤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祭如在章

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

禮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側皆反）承一人焉（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祭之日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苦愛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寧媚於竈章

竈五祀之一

禮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子入大廟章

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射不主皮章

記曰武王克商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濟河而西散軍而郊射（散軍則不[illegible]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以樂爲節則無事於貫革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特羊告廟

禮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疏曰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礼故用太牢）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公羊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桓公乃娶三姓而從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象之是自傷於民也）

揚雄所謂大器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規矩先以自方圓然後能使物方圓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使物平直此之謂大器管子不知礼豈足以爲大器哉）

桓公內嬖六人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內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衛有二姬故長少別之武孟即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惠公即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孝公即公子昭）葛嬴生昭公（昭公即公子潘）密姬生懿公（懿公即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子姓之女生公子雍）

喪欲速貧（見檀弓上）

何患於喪乎章

○里仁篇

觀過斯知仁矣章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吳祐（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順帝時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四行謂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嗇夫吏也執役之職者姓孫名性爲嗇夫私斂民錢五百市買單衣以進奉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促迫也父令性歸伏罪詣所出令受私賦之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性慚恐懼遣父命持單衣詣祐閤下伏罪出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使性歸家謝父以祐命仍以所市衣遺其父全其孝也）

無適也章

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晉大夫）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尨茸亂貌以喻寵貴[illegible]言貴者之衆）一國三公（三公謂獻公及[illegible]公與二公子暴立爲三）吾誰適從（言我不適則爲公子所[illegible]之則爲國不忠）

（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

事父母幾諫章

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禮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說與悅同）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

○公冶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謂卷索（[illegible]）徵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鄭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illegible]賦兵也）儆而師徒（儆戒[illegible]）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悉盡也索[illegible]）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

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子產相鄭伯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illegible]）介於大國（[illegible]）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太叔疾衛大夫）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illegible]）而妻之（[illegible]）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illegible]）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illegible]）故出衛人立遺（[illegible]）使室孔姞（[illegible]）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illegible]）緯地之文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illegible]）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illegible]）經緯天地曰文（[illegible]）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illegible]）

（[illegible]）

---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illegible]）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illegible]）

---

臧文仲章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

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illegible]）（[illegible]）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illegible]）廢六關（[illegible]）妾織蒲（[illegible]）三不仁也作虛器（[illegible]）縱逆祀（[illegible]）祀爰居三不知也（[illegible]）

臧文仲居蔡章

祀爰居之義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海鳥也似鳳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濱有大風冬暖故來避之）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魯國東門外也三日猶止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人祭之非國典也難以為且智）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章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左傳宣公四年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音虎皋滸楚地也）遂滅若敖氏（越椒叛而死楚王遂滅其族）初若敖娶於䢵（音云又作鄖若敖楚之先君也娶䢵國之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音蓄）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音蒙又亦作夢字）中（䢵女之母夫人知之使棄於夢澤之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菟（音烏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名穀字子文）

（為令尹）

崔子弒齊君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illegible]）（崔子[illegible]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音悅）于晉而不獲間（去聲）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崔子稱疾）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掫（側留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者討之不知有二命／他命役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直類反）遂弒之

---

子文之相楚所誅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胡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王成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曾祖父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救鄭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卒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illegible]自氏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陳文子齊大夫陳須無也○按文子見於經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後復反於齊凡二年）

三思而後行章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公七年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於虔反）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過求不用何害於事○此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使齊而納賂焉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

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不書殺諱之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會于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 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章

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成公聞之）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晉侯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illegible]）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叔武也）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武子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于宛濮之地）曰（載書）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illegible]公之欲速故先入使諭國人）長牂（子郎反）守門以為使也（使去聲）與之乘（乘去聲）而入（[illegible]）（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市專反）犬華（去聲）仲前驅（[illegible]二子並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鴆反）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音針）莊子為坐（坐當為主）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illegible]）衛侯不勝（故不勝）殺士榮刖（音月）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音託）饘（音旃）焉（甯俞）

---

（以君在幽隘故以衣食為己職[illegible]）元咺歸于衛（衛侯在京師故元咺得歸）立公子瑕（瑕衛公子也元咺立之以為君）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文實惡衛侯欲殺之而罪不及）甯俞貨醫（[illegible]甯武子視衛侯衣食[illegible]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去聲）之請（為僖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二玉相合曰瑴）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論語記甯武子此其愚不可及也○杜氏曰按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即衛成公元年[illegible]甯莊子即甯速事成公矣[illegible]甯武子[illegible]名俞[illegible]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illegible]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子俞為大夫[illegible]武子未嘗事文公而集注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說小異）

### 盍各言爾志章

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見下叔齊伯篇）

## ○雍也篇

### 雍也可使南面章

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劉向說苑脩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魯人子桑戶也）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說音稅）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易簡易野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

###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堯舜之誅四凶

書舜典流共工（窮奇）于幽州放驩兜（渾敦）于崇山竄三苗（饕餮）于三危殛鯀（檮杌）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伯牛有疾章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氏曰病者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如飲射讀法之類

周禮地官黨正春秋祭禜（音榮五百家為一黨黨正於春秋二時禜祭日月星辰水旱之灾）國索鬼神而祭祀（歲十二月大蜡之祭蜡神鬼物而索之）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序州黨之學名合聚其黨之民行鄉飲之禮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一命為下士以年齒衆賓飲次）再命齒于父族（再命為中士則以年與族人相次而衆賓不敢與之齒）三命

而不齒（三命為上士則雖父族亦不得而齒焉故席于尊東）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物猶事也謀於衆庶復求賢能養于鄉學以補所興者之缺）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儀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辭[illegible]者）五曰興舞（節於樂）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解上）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illegible]）正月之吉各屬（音燭下同）其州之民而讀法（[illegible]）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illegible]）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所以輔州長[illegible]）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屬民讀法州長以正月黨正以孟月族師則每月行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illegible]）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既比（音毗）則讀法（[illegible]）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

---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丕（音不）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也）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殿在後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子見南子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音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音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翺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

（上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女莊公之夫人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音佇）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音太）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孔曰鄭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入大夫則祖于所善彭祖也帝顓頊孫陸終氏子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初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封五別號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自行束脩以上章

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禮曲禮下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匹爲鶩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子之所慎章

齊之爲言齊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側皆反）之爲言齊（如字）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夫子爲衛君乎章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

史記伯夷叔齊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也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姓墨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兵殺之也）太公曰（武王田于渭得呂尚父謂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謂不食周祿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在雷首山之陽正義在河中府河東縣南）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加我數年章

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章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不娶同姓謂吳孟子者

禮坊記取（去聲）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illegible]）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魯昭公娶於吳吳亦姬姓故諱之曰吳孟子者假託以爲子姓也）

子路請禱章

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病者齊（[illegible]）（寢也正寢也室也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爲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謂門戶竈行中霤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乃卒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滅春秋古公三子（古公亶父大王之本號也後乃尊爲大王名[illegible]有三子）長

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illegible]）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列女傳曰大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生子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身然此蓋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言欲傳國于季歷而及于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言二子知其意）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太伯仲雍託與大王採藥治病於衡山而讓國）遂之荊蠻（荊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曰荊蠻者閩也南夷之名也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illegible]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而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荊蠻也）吳人或問何像為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杜預曰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

曾子有疾章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上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跬聲之誤也跬缺婢反）

立於禮章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見大學或問）

民可使由之章

朝四暮三之術

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曰狙公）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眾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一云橡子也）（芧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子罕篇

拜下禮也章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儀禮燕禮為君燕卿大夫之禮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子畏於匡章

陽虎曾暴於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

畏惡於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illegible]）

（[illegible]）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宋世家殤公立以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欲罷不能章

[illegible]其昏默

莊子在宥篇黃帝曰[illegible]而可以長久[illegible]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illegible]）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章

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之簀[illegible]曾子[illegible]曰[illegible]

---

瞿然[illegible]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illegible]）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illegible]）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子欲居九夷章

東方之夷有九種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illegible]）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illegible]）一曰東夷[illegible]玄菟樂浪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illegible]子[illegible]子下）

後生可畏章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衣敝緼袍章

袍衣有著者也（[illegible]）

禮玉藻纊為繭緼為袍（[illegible]）

為絅（[illegible]）

未可與權章

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繫辭下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鄉黨[illegible]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王制聖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氏曰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揖所與立章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壹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国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此受玄冕之服列国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受祭器爲上大夫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六命賜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爲方伯）

擯用命數之半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又擯相之容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詔告也以禮告王）

入公門章

人君宁立之處

禮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

兩手摳衣使去地尺

禮曲禮上

氣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音咨）遬（音速謙恭貌也遬謂蹙蹙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色容莊

執圭鞠躬如也章

諸侯命圭

周禮冬官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

使大夫執以通信

禮郊特牲朝覲天子之私觀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觀所以致敬也

執輕如不克

禮曲禮下

前曳踵

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踵也以徐行不離地也）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又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公受享幣擯者出請（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擯出請賓不必賓事之有無）賓裼（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庭實（工庭中所陳設之物下文皮幣馬是也工庭門屏之內）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記及享發氣焉盈（舍氣也）眾介北面蹌（七羊反）焉（介者士也蹌容貌舒揚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君子偕老（鄘風）玼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玉不去身

禮曲禮下

觿礪之屬

禮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大觿（遰音逝）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偪行縢）屨著綦（綦屨係也）

食不厭

聶而切之

禮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之涉反）而切之為膾（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軒音獻）（菹類也）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

後漢陸續傳（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續詣洛陽詔獄（漢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及太守尹興及掾史時續為門下掾皆詣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聞去聲）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得食知母作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案謂考問之也）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客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用醬各有所宜

禮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惡氣卵讀為鯤鯤魚子）腶（丁亂反）脩蚳（直其反）醢（蚳蚍蜉子也）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酒以為人合懽

禮樂記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懽合也

肺為氣主

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

六十杖於鄉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愚謂朱子獨引六十杖於鄉不曰七十八十九十杖者省文也言六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杖於鄉亦於鄉字也言於國於朝則於鄉不必言也杖於家者鄉未可杖於鄉故可省以槩政役此見集註釋之精也）

周禮方相氏掌之

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者可畏怖也）帥（與率同）百隸（音隸）而時難（音儺帥領百隸之人而歲除難）以索室敺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遣之月令季冬之命國難索室驅疫也）

---

## 君賜食章

或餕餘故不以薦

禮曲禮下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嚴陵方氏曰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也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蓋以其褻也然則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謂物牢鼎之實亦九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礼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刌寸本反）卒食以樂徹于造

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前漢酈食（音異）其（音基陳留高陽人事高祖）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王者資民力而生不可忽也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民以食為天）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歲令戶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禮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鄉明）寢恒東首（首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illegible]）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顧不過轂

禮曲禮車中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

## 色斯舉矣章

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撟（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夭撟舒伸放紐拗之名撟）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狊（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此皆氣倦解罷所謂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上

#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新安後學張存中編

## ○先進篇

###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 顏路請子之車章

脫驂以賻之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音脫）驂（音參）而賻（音附）之（騑馬曰驂賻助也以其助喪用也）

### 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稱家之有無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音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悝子仲叔圉）（姊孔伯姬）大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illegible]）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仕爲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 由之瑟章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辯樂解）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居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

### 柴也愚章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避難而行不徑不竇

弟子行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音掌）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illegible]）

致思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 億則屢中章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illegible]）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illegible]）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

（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欒共子名成謚曰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非師則無以開示訓誨雖生而不知所以與生之理與禽獸何以異哉）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己師之所以教己與生我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子畏於匡以顏淵為死是時顏路尚在此在師為師也史傳紀忠義九死於君事者皆不得顧其親蓋移事父之道以事君忠孝無兩全之理此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古者學而後入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章

時見曰會殷覜曰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點爾何如章

---

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晳與子參皆侍孔子（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二十餘歲合居其次）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

人皆有兄弟章

子夏喪子喪明

禮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膚受之愬章

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剝六四象曰

盍徹乎章

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齊景公問政章

孔子適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孔子

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

## 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爲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加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七南反）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屨賤無用踊有用故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拉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声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式豉反）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明此）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諸大夫）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群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 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完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殺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恒爲相田恒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恒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太公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illegible]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子路（[illegible]）

小邾射以句繹奔（[illegible]）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illegible]）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illegible]）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illegible]）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illegible]）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illegible]）章

康子奪嫡[illegible]

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illegible]）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illegible]）女也則肥也可（[illegible]）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illegible]）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illegible]）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illegible]）召正常正常不反（[illegible]）

○子適衛（[illegible]）

[illegible]

---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帝帥群下之臣則奉養之于辟雍示之孝）三老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冠三梁冠黑介幘）扶玉杖（[illegible]）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大學講堂其日（吉日也）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也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遣使者以安車迎三老五更就車）天子迎于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胤漱也）祝鯁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至此乃罷）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太宗幸國子監觀釋奠孔聖之禮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弟帛有差）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于貴反）勃興於是新羅（新羅弁韓苗裔也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百里）高昌（直唐京師西四千里[illegible]橫八百里縱五百里[illegible]）百濟（扶餘別種也直唐京師東六千里而贏濱海之陽西界越州[illegible]）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illegible]）高麗（[illegible]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唐京師五千里而贏）等群酋（慈秋反）長（上聲）並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

之盛所未聞也
苟有用我者章
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illegible]）
冉子退朝章
語意與魏徵諷太宗之辭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illegible]）文德皇后既葬（[illegible]）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illegible]）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illegible]）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illegible]）
定公問一言章
如幾如式
詩小雅楚茨如幾如式（[illegible]）

○憲問篇
愛之能勿勞乎章
禽犢之愛婦寺之忠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illegible]）所殺（[illegible]）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illegible]）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illegible]）為之改容
詩大雅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illegible]）
為命裨諶草創之章
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illegible]）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illegible]）子羽為（[illegible]）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也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illegible]）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illegible]）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illegible]）謀於邑則否（[illegible]）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產章子曰惠人也章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illegible]）

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illegible]）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illegible]）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illegible]）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illegible]）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illegible]）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illegible]）六年吳大子終纍敗楚舟（[illegible]）

小惟子（二子楚舟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知懼而後可以）於是乎遷郢於鄀（[illegible]）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illegible]）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大學或問下）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大節[illegible]節義[illegible]）倓（[illegible]）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illegible]然不疑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社之戶口書於版）（周禮二十五家為社[illegible]藏也 言[illegible]之富人[illegible]有敢[illegible]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氏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卒吾亡無日矣十月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音借）除於臧氏（將穿墓也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蔡出龜因以號 大龜為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illegible]）遂自為也臧孫為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

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illegible]）

##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諸侯[illegible]）（天子[illegible]蔡自北[illegible]中國之會而[illegible]楚 故[illegible]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蔡潰若[illegible]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illegible]）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大音泰）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穆陵[illegible]淮南有故[illegible]門是楚之界）北至于無棣（[illegible]）（皆大公受封境界所至 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爾貢包茅不入（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illegible]禹貢荊州包匭菁茅 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以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寡人是徵（徵問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守涉漢[illegible]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illegible]）師進次于陘（[illegible]以諸侯之師[illegible]）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師退（[illegible]）次于召陵（[illegible]）（以[illegible]楚成）

##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故假道）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illegible]）謂楚人曰不卒戍也（[illegible]）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illegible]）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illegible]）師遷焉（遷至曹人墓）曹人兇懼（兇兇恐懼聲）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曹賢人）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内）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illegible]臣取二復衛封曹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己巳晉師陳于莘北（云云）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桓公殺公子糾章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十二月遂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齊大夫）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他活反）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

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九春秋傳作糾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應邵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曰父非錯刻峻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厲王驕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之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師古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唐書魏徵傳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太子建成也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尚陰勸太子早爲計（秦王世民也建成弟封爲秦王）太子敗（由玄武門建成[illegible]）（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跳馬東歸宮府也民射建成殺之）王責謂曰（秦王責魏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鬩鬭也）荅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無恨意也）即位（太宗即帝位）拜諫議大夫

王珪傳（珪字叔玠僧辯之孫）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太子暱比小人疾秦王功高相猜忌有隙）帝責珪

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巳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章

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見前孔文子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篇

陳成子弒簡公章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闞止子我也陳恒子壬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也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御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側皆反）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禮檀弓下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地而豬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

淮南子[illegible]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衛大夫蘧瑗今年行是則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非）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

以德報怨何如章

見老子書

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脩己以敬章

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原壤夷俟章

母死而歌

禮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章

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上

直哉史魚章

死猶以尸諫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

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孔疏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誅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 顏淵問為邦章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皇極經世書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以數推之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十二而三十三十而十二至寅上方生人物是開物堯時會在巳午之間戌上是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矣

吾得夏時焉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其書存者有小正今大戴記有夏小正篇）

木輅也

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大路木路也）

周人飾以金玉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王在焉曰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鞔莫干反）

周冕有五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袞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

禮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子以爲不仁（詳見公冶長臧文仲章）

君子義以爲質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師之道也章

瞽必有相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illegible]）瞭三百人（[illegible]）掌大師之縣（[illegible]）凡樂事相瞽（[illegible]）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聞將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及清（[illegible]）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illegible]）孟孺子洩帥右師（[illegible]）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illegible]）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爲季氏（[illegible]）

是時四分魯國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illegible]）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illegible]）季氏盡征之（[illegible]）叔孫氏臣其子弟（[illegible]）孟氏取其半焉（[illegible]）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illegible]）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illegible]）

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定公十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illegible]）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illegible]）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illegible]）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illegible]）皆奔齊（[illegible]）八年季寤（[illegible]）公鉏極（[illegible]）公山不狃（季氏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illegible]）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懿子）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illegible]）以伐孟氏（[illegible]）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侈汰也[illegible]）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閒隙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illegible]）對曰臣無（無於）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禮記篇名）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叛）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祿之去公室章

殺子赤立宣公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長上聲）而屬諸襄仲（屬音燭）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也）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

又曰桓子爲家臣陽虎所執（見前家臣屢叛下）

〇陽貨篇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爲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

---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陽貨欲見孔子章

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

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詘與屈同）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信與伸同）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居吾語女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曲禮上

鄉原德之賊也章

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上能端莊誠實則下亦謹愿而愿愨又詳見孟子下卷）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章

吮癰舐痔

莊子雜篇列御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痤癤之屬也）得車一乘舐痔者（痔漏下病也）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上客反）癰（齰齧也）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慚繇是心恨通（繇與由同）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illegible]

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四時取火

周禮夏官司爟（古喚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殯音鬢粥之六反）

禮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水漿不入于口三日既殯可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illegible］）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illegible］）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illegible］）小功緦麻（［illegible］）不飲醴酒（［illegible］）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illegible］）不食菜果期而小祥（［illegible］）食菜果又期而大祥（［illegible］）有醯醬（［illegible］）中月而禫（［illegible］）禫而飲醴酒（［illegible］）始飲酒者先飲醴酒（［illegible］）始食肉者先食乾肉（［illegible］）

賢者之情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不敢過（［illegible］）而或之

禮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illegible］）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曰今誠得治國國治

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詳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持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illegible］）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illegible］）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illegible］）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illegible］）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

遂行反乎魯

齊人饋女樂章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

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主其職[illegible]而去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章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逸民章

少連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見泰伯下）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大師摯適齊章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音又）皆令奏鍾鼓（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頎長貌[illegible]）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子張篇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溫潤似仁也）縝（音軫）密以栗知也（縝緻也栗堅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章

於變時雍

書堯典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引商書湯誥之辭

王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夏尚黑

禮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周書武成

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章

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史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與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章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爲人項王喑（於金反）噁（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姁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五官反訛缺）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還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之下終

# 孟子集註通證卷之上

新安後學張存中編

序說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説甚道

學行篇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

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韓子有言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

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時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音盤護）（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以女配槃瓠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朗之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梁惠王上篇

萬乘之國章

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車萬乘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成九百頃一同九萬頃一畿九百萬頃）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四井爲邑四邑爲兵（一兵之地十六井也計田一百四十四頃一井八家計一百二十八家一甸之地六十四井也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比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十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兵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兵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甲士在車上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内也）除山川沈斥城池一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舃鹵也術大道也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河内凶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服牝服車之材）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禮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易泰卦象曰

寡人願安承教章

謂之芻靈

禮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木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乎生人）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正義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兵龐涓敗即此地）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

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音昂）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

---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六年得邑八與孟言七邑不合未知孰是）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章

詩小雅巧言之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梁惠王下篇

王語暴以好樂章

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

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音酷）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音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取也）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

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

左傳隱公五年春秋將如棠觀漁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僖伯公子彄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所求）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禮入國而問禁

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 交鄰國有道乎章

文王事見詩大雅

緜八章肆不殄（[illegible]）厥慍（[illegible]）亦不隕厥問柞棫（[illegible]）拔（[illegible]）矣行道兌（[illegible]）矣混夷駾（[illegible]）矣維其喙（[illegible]）矣（[illegible]）

勾踐事吳事見國語史記

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同（云）越王[illegible]伐吳[illegible]之（[illegible]）吳王聞之[illegible]越敗之夫椒（[illegible]）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illegible]）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illegible]曰（[illegible]）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illegible]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illegible]）勾踐曰諾（[illegible]）大夫種行成於吳（[illegible]）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illegible]）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

## 密人侵阮徂共之衆

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illegible]）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illegible]）

## 師行而糧食章

### 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三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illegible]）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illegible]）君行師從卿行旅從（[illegible]）臣無事焉

### 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

禮記樂記宮為君（[illegible]）商為臣（[illegible]）角為民（[illegible]）徵為事（[illegible]）羽為物（[illegible]）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illegible]）

## 曰士師不能治士章

### 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illegible]）士之（[illegible]）

## 齊人伐燕勝之章

###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illegible]）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illegible]燕王以事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

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噲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平太子因要黨市被（[illegible]）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鄒與魯閧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

國君死社稷

禮曲禮下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效死勿去章

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illegible]）

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禮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illegible]）

○[illegible]

---

夫子當路於齊事

文王九十七而崩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我四十不動心章

古者冠縮縫（[illegible]）

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縮直也衡橫也）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齊侯襲莒之襲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傳曰戰不正勝

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還也）

市廛而不征章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舍

禮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徒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illegible]）以賈[illegible]

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䖍（[illegible]）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illegible]爲幣貿易物[illegible]布又爲泉[illegible]二十五家[illegible]吉凶二服及喪器[illegible]夫稅者[illegible]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禹聞善言則拜章

書曰禹拜昌言

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illegible]）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illegible]

皐陶謨禹拜昌言曰俞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illegible]）

○公孫丑下篇

天時不如地利章

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

陰陽家金匱云[illegible]孤虛[illegible]以正[illegible]六甲旬（[illegible]）

---

[illegible]孤虛易行[illegible]王相者[illegible]者否死者凶

孟子將朝王章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玉藻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illegible]）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孟子之平陸章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illegible]）

燕人畔章

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見[illegible]王章下）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章

於此見君子[illegible]朝廷之[illegible]

易乾卦初九文言

○滕文公上篇

滕定公薨章

喪禮三日始食粥[illegible]

禮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illegible]）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illegible]）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

祥而食肉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姻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

周法兼用貢助

周禮冬官考工下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

滕文公問爲國章

周制爲十一分而取其一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互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必寐反）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士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爲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視讀爲示）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進上農上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

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葬一年有王降而皆稱之正）

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喻年之君其言弒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國中郊門之外鄉遂之地也

周禮司徒鄉老（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鄉七萬五千家也遂亦如之）遂人（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

田不井受但爲溝洫

上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之忍反）百夫有洫（況域反）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古外反）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録云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故曰泰素）

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

皐陶謨

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檀弓上事親有隱而無犯（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顔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去聲）右就養（去聲）無方（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服勤至死致喪三年（勤勞辱之事也致喪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爲制）事君有犯而無隱（既諫人有問其国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爲晉叔向之言）左右就養有方（各有常職）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爲制）又曰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去聲下同）於夫子乎（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將應聘荊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言以仕得祿）

墨者夷之章

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

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

○滕文公下篇

古之君子仕乎章

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雞取其守時而動）

諸侯爲藉百畝

禮祭義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音咨）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藉藉田也）而庶人助以終畝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

收而藏之御廩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未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

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

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採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音暉）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于此也副褘王后之服）古者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士有田則祭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宋小國也章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史記宋世家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

○離婁上篇

離婁之明章

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

前漢律歷志曰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淪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大夏西戎之國昆侖谷名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音同）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比合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上音無下音亦）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

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

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漱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

爲政不難章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

劉向新序雜事篇桓公田至於麥丘（麥丘齊邑也桓公齊君名小白田獵也公獵於麥丘之地）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

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音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平聲）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姐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也（昔者夏桀商紂之爲君以無道臣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殺紂以與國此二君是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

唐書皇甫鎛（音博）傳（鎛涇州臨涇人以中郎累遷司農卿判度支改戸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寖會最亟以辦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語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斂手削地（承宗邊鎮王士眞之子拒命常山叛朝廷[illegible]故蒙諸淮西圻嘗謂裴度且[illegible]得天子節鉞入覲可[illegible]）（[illegible]下之度爲言乃以[illegible]拾遺[illegible]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乃與獻德棣二州以子入質[illegible]從之）韓弘輿疾討賊（弘滑州匡城人[illegible]使汴州[illegible]兵淮西[illegible]擊賊弘不親行遣子[illegible]）（[illegible]入武[illegible]兵二千屬光顏[illegible]公李師道[illegible]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中人擢[illegible]既平[illegible]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illegible]）非力能制之哉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illegible]

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弘辭以至上不聽

天下有道章

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元方名紀其子長文名群）與季方子孝先（季方名諶孝先名[illegible]）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太丘（太丘名寔字仲弓潁川人嘗爲太丘長故曰太丘乃群紀祖父也）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言元方爲季方之兄季方爲元方之弟二子俱有賢德）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西漢晁錯（音厝）傳（錯潁川人）錯賢良策對文帝曰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

伯夷辟紂章

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猶賢與此合

通鑑漢高帝元年二月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同屈）於一人之下而信（同伸）於萬乘之

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辟草萊任地土者次之章

如李悝盡地力

前漢食貨志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師古曰治田勤則畮加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畮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爲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

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通鑑周顯王一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illegible]）平斗桶權衡丈尺

男女授受不親章

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illegible]）人不足與適也章

書曰格其非心

冏命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荀子大畧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天下大悅章

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 孟子集註通證卷之下

新安後學張　存中　編

## ○離婁下篇

###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十月成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見左傳桓公十六年）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蜀志諸葛亮之相蜀也（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謚忠武侯）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閽人（音昏）（主晨昏啓閉）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開左右行者）

### 禮為舊君有服章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喪服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如晉錮欒盈也

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任音壬）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逐鞅鞅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證其有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也外以事遣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失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 王者之迹熄章

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必表年以首事

左傳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

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章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音問）殺（所戒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逢蒙學射於羿章

然夷羿簒弒之賊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莫邦反）圉而用寒浞（士角反）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音嗣）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五弔反）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古禾反）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也）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

天下之言性也章

所謂天下之故者也

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新唐歷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

新五代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職喪者掌守諸侯之喪禮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得稱諸侯者）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萬章上篇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事見虞書大禹謨篇（見上卷禹拜昌言下）

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七計反）舜（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也）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嬀源汭水出蒲州河東南山水涯曰汭按地記云河東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泉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水北曰汭）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舜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妹顆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惇厚謹敬也）

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離騷九歌大司命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音遂）星竦（息拱反）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幼少也艾美好也）

戰國策趙孝成王時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

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顔色曰先生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虚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阿衡即伊尹也）乃為有莘氏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癰疽瘍醫也

周禮天官瘍（音羊）醫（瘍創癰也）掌腫瘍潰瘍金瘍折（時設反）瘍之祝（之樹反）藥劀（音刮）殺之齊（才細反）

史記作顔濁鄒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為匡人所拘孔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晉欲伐虢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暱親也不聽其諫）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請於虞而欲求賂）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

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姓孟字百里奚秦之賢士本是虞人虞被秦滅遂入秦國）故飯牛而肥（飯猶食之也）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內自得者外自全也）

○萬章下篇

孔子之謂集大成章

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益稷篇

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釋例曰鳴鐘鼓以声其過曰伐謂鳴鐘鼓声其罪往討伐之若擊鼓斬木然）無曰侵輕曰襲

玉終詘然也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音貴）垂之如隊（直位反）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樂作則有声止則無也詘絕止貌也）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

前漢兒寬（兒五奚反）寬封禪對（[illegible]）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北宮錡問章

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府史胥徒也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周禮屬吏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及給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七其地布言以其地）

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士之不託諸侯何也章

謂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寓公之子非諸侯者）

---

（訃下日葬亦）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

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

左傳僖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

齊宣王問卿章

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三仁見論語微子篇）

前漢霍光傳（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諡宣成侯）昌邑王賀（武帝孫髆昌邑哀王子也）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懣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衛太子孫號皇曾孫）

○告子上篇

性猶杞柳也章

荀子性惡之說也（見荀說）

性猶湍水也章

揚子善惡混之說（見本說）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東坡蘇氏曰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惟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五峯胡氏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

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詞不與惡對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章

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通鑑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愚按分註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

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復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此非能使歌者貴能使歌者賤矣又按豫讓欲爲智伯報仇吞炭漆身其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以得近幸子爲人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是指趙襄子也襄子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伯魯之孫完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然則趙孟晉卿也自襄子至烈矣之逞稱乎）

○告子下篇

紾兄之臂而奪之食章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瑟樂器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音志之柱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之和）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

合變也

宋牼將之楚章

按莊子書有宋銒者（刑堅二音）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音伎逆也）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銒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而鮞二音令也）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先名實者爲人也章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市力反）華還（胡化反下音旋）載甲

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明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無雍泉（[illegible]水）毋訖糴（訖止也）毋易樹子（樹子嫡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與音預）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

前漢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盡心上篇

---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章

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illegible]以爲長尺寸部以擲擲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爲上）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何哉

楊子取爲我章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是也

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聽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章

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章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形色天性也章

踐如踐言之踐

禮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又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詩大雅烝民章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去聲）是懿德

齊宣王欲短喪章

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illegible]）

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章

如殉葬之殉

禮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音徇）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 ○盡心下篇

梓匠輪輿章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

莊子天道篇桓公（齊君名小白）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匠氏名）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普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社稷次之章

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按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方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今通制所議社壇自天子至大夫士一也無降殺與古制稍異）

年不順成八蜡（音乍）不通之意

禮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音其）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索音色）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音色）而祭司嗇（先嗇田祖也）祭百種（上聲）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丁劣反）禽獸（饗農亦祭也農爲先農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農事之所也詩曰田畯至喜）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音苗）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坊以止水庸以通水）事也（以其事於我而祭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相通偏而祭諸方）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稽大不理於口章

今按漢書無俚方言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曰以追蠡章（追音堆蠡音禮）

周禮所謂旋蟲

冬官梟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城中之涂容九軌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章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言近而指遠者章

古人視不下於帶

禮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祫（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原缺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元）袁俊翁撰

清鈔本

缺页

所寄先生序經史疑義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丘蓋不言此由內不能辨託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况后漢千餘禩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得縷析脉分如老吏斷案輙乎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為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昆弟子姪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后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少為書帙端以歸吾易東矣旹大德庚子中秋渝黎立武

沔水先生序經史疑義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况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上切患不明理理一明適事剖析如庖丁解牛恢乎餘刃里之袁兄雋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知理明闡微糾誤亦是非如數黑白非胸中洞洞屬屬是地明而理　者不能也其亦識時之俊杰歟蓋時之所尚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為斯文重煒煒魁文如大羹元酒孰不知為羹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榜豈時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於梓一日緘示所作予因讀其文愛其才重為鄉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乎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於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徼名也實欲后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

旹大德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虛齋先生序經史疑義

天人至理經史與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決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以生嗟乎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况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紀錄傳訛老壯見異况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之釣係焉書眼如月罅隙所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后　豈無所望余何泛然如問率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摸　不浮沉則牛神蛇鬼　皮而羽附塗以土否則壽　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日族人嚼舟視以敏齋袁兄俊翁刋藁一編凡蓋埜舟之李漢也慨槩已久盟露莊諷正論森嚴實見超卓如老醫治病家治不治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

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為不冤質前聖證后學於是乎在豈但為寄翁重山學之榜而已旹楚舟方哭子余祺曰不知車之為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為貫道之器深羨昌黎之有壻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至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齋彭元龍謹書

## 虛齋先生又序四書經疑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疑處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今之從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目中惟敏齋袁兄俊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騞然動中官商觀其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貫之矣豈但称雄科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友生虛齋彭元龍拜手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目錄

溪山家塾刊行

强學待問儒者分內事也頃科場文興文臺以經史疑為課集恩生平癖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曰書設疑葉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興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乆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藁合而為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々首尾有未完脉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鈐比晚學袁

後翁書

## 卷之一

### 論語一

論語之書成於何人

弟子學文文行忠信先後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先後

四教四科文行先後

子罕言命何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子罕言命何以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夫子言仁多矣何以謂罕言

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同否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何不同
　曰愛人何人曰仁者能好惡人
夫子於由求之仁皆曰不知何以各言其所可使
夫子於雍也不知其仁何以言可使南面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何以稱管仲曰仁
比干伯夷之忠清皆以仁称子文文子之忠清何不
　許其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何以有不仁
義以為質知及之兩章何以五言五常之目
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何不
　及知仁
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君子貞而不諒何又以諒為益友

## 卷之二

### 論語二

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參賜俱聞一貫之旨參申以忠恕之說賜無一語何
　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宰我何以列言語之科
子張樊遲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子張樊遲問辨惑夫子何皆不告以辨惑之方
夫子答樊宰南宮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而後言
　之何歟
孔顏之樂同異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夫子答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夫子嘗稱由求亦可使之才何其又有知尔何以之
　問
夫子嘗称由可使治賦及其自称可使有勇則哂之
　何邪
子張問政問從政所答何以不同
泰伯憲問二章我也同異
子曰邦有道貧賤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邪
善人教民為邦兩章何以異

## 卷之三

論語三

詩書執禮皆雅言興詩立禮成樂何不及書

興詩立禮成樂教子何不及樂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樂正何以舉雅頌而不及國風

思無邪一語取於詩否乎所謂思者指何人

五十學易何以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子夏之門人一章所謂君子聖人有二乎

聖人君子固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子貢子路問士何以問同而荅異

荅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為士之次

貢人以不孫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歟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文同否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歟

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歟

病無能不病不知又曰疾名不稱何歟

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歟

既曰不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乎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卷之四

論語四

堯舜猶病禹無間然三聖人何以不同

逸民下文何不及朱張

惠連何以謂之逸民

作者七人何以不列其名

孔文子公叔文子有無優劣

商賜言詩孰優

子曰焉用佞又曰不有祝鮀之佞何歟

子曰焉用佞惡夫佞微生畝乃以佞疑夫子何歟

君子道者三荅司馬牛問君子何以遺其一

勿施於人無加於人夫子之告子貢何不同

誨人不倦何以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何又曰顏色辭氣

四勿何不言思

戰者子之所慎何以曰軍旅未之學也

籩豆曾子以為末夫子何以謂俎豆則嘗聞

難矣哉二章同異

已矣乎二章同異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 卷之五

### 大學

知之定靜安以何又曰能慮而后能得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聽指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傳四本末同異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八條目何其致知務物物格知至獨異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邪

傳文皆兼舉先后六章乃特舉誠意何邪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何邪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何歟

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証而不及其方

八章釋脩齊何皆言正心之事

九章言孝弟慈乃止引書釋慈不及孝弟何歟

---

九章釋齊治而章內似有及於脩身平天下之事何歟

所藏乎身不恕何不言忠

既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歟

## 卷之六

### 中庸

天命之謂性之下曰率性盡性尊德性何以不同

前後二性教同異

篇首以性道教兼言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言道何邪

中和中庸二中字全否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倫舉之

釋中庸依中庸同否

位育化育同異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大本同異

二達道同異

既曰大本達道又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邪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何以止言君子之道四

至誠至聖同異

至誠兩章全異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于天如天其四天子同異
睿知聖知同否
道之不行不明謂愚不肖之不及何又謂愚不肖與
知能行何也
親　尊賢先后同異
思脩身知所以脩身兩節所以思之知之者何也
脩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
士庶民變文言百姓何歟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卷之七

孟子一

孟子之書誰所著作
公都子問性何以荅曰情才心
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行法　命君子不謂命同否
莫非命也何又曰君子不謂命
氣與義輕重先後
配義集義二語同異

---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何以止言氣動心
勿正心句讀孰是
孟施舍何以似曾子
舍黝何以似曾子子夏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所存否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徃々言仁義禮知何歟
四端曰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何以為實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何以增樂之實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能盡
歟

以慈讓恭敬言禮何以不同
既曰仁安宅義正路又曰仁人心義路何歟
前后言仁何以不同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何以析仁愛而為二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言語必信又曰言不必信何邪

卷之八

孟子二

願學孔子而性善孝弟乃皆專稱堯舜何也
天降大任何以言舜

湯武身之反之同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又謂方百里走何歟

見知聞知之論文王時何不言周公

夷清惠和爲聖何又曰隘與不恭

夷惠百世之師何又曰隘與不恭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伯夷太公何以因文王而後來歸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不言仁言聖不言神

曾子畏子路鄙管仲果何所見

孟子告子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言必稱堯舜何不取子莫之執中

闢楊墨何以前后異論

孟子欲承三聖止言距楊墨何歟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歟異歟

## 卷之九

### 孟子三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何謂遲〻吾行

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三宿出晝心以爲速何邪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何以見梁惠齊宣

荅公孫丑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何以見梁惠王

不見儲子爲不成享前者何以受其幣

君子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何邪

君子三樂君子樂之二章何不同

貢善助不善何以荅畢戰兼行助貢

九一什一何不同

論周之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荅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者何其恕論魯五百里在所損何其嚴

書經夫子所定何以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引詩指古人行事何以皆與不文不同

孟子何以不言易

傳學而詳說之何以荅北宫錡畢戰皆言其畧

## 卷之十

###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不同

###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所謂至矣者何

二書言知仁勇何以不同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不同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又曰三月不違仁何歟
天子荅顏淵兼四代之禮樂中庸則曰吾從周何歟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二旨同否
舜無為文王無憂何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魯論夫子所自言何止於文王周公
一書及禮運言夏殷杞宋何不同
或問禘之說與郊社禘嘗示掌同異

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也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言鬼神之德何歟

## 卷之十二

###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也
有子言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曰孝弟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何也
論語以孝弟為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歟

---

孔孟言性同異
論語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不言習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何言之詳耶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言不厭不倦何歟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何歟
子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邪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曰君子不謂命何邪

子曰予欲無言孟子乃好辯何耶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孔孟言王道不同
夫子舉堯舜之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為近之何邪
孔孟稱伯夷賢聖不同
孔孟於伯勇管仲去取不同
子曰桓文王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與
孔孟論子產不同
夫子以思為無益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邪

可以為師患為人師何不同

畏大人　大人同異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 卷之十二

### 大學中庸

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慎獨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戒懼慎獨是二事大學止言慎獨而不及戒懼何邪

誠意誠身同否

中庸達道五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〻長〻恤孤何邪

###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邪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言修身必待存心養性何歟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耶

###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盡心盡性同否

誠之思誠同否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同歟

孟子稱舜大學中庸稱武王周公達孝大與達同否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目錄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一

## 論語

### 論語一

論語一書諸儒皆曰孔門弟子成此書程子乃曰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何者為是

自漢以來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也班固作漢志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及趙岐序孟子亦謂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后世相承率以孔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而成此書者信矣至程子乃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書中獨於二子以子稱徐而究之此說本出於柳宗元時宗元論曾子之后死者其說通論有子之比避者其說鑿故程子因其說斷而裁之以為此論程子所云固自有理然他如閔子冉子亦或以子稱者豈亦各自其門人稱之邪泛而觀之如閔子冉子間以子稱者姑勿論惟有子曾子每々獨以子稱者蓋曾子得聖道之傳有子得聖人之似門人相尊敬之辭云尓未可專指其門人成此書也成此書者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徒斯足矣

弟子學文及子以四教二章文行先後

學者為學之道論先後文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二者不可以偏廢也何也學文所以致知脩行所以力行脩行而不先文則不足以致知學文而不重行則不足以力行致知力行要當兩輪並進可也晦翁嘗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此數語可為學者之要知行之事備矣吾觀子以四教止列四者之目而未始明指其先後程子論之曰聖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然則吾夫子以文為先以行為重者明矣至若孝弟學文一章其大要專指為弟為子之職而言固以孝弟為本而學文之於孝弟實均為此章之綱領謹信愛親皆孝弟中之一事耳故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三則字皆指學者當用力處然則行固為急而文亦非可緩餘力猶言暇日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晦翁集註嘗以己意終之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數語亦可見學文之為要不可徒謂此章以學文為后也嘗究夫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說則知博文須以約禮為重及觀顏子博文約禮循々善誘之說則知約禮當以博文為先二章大旨互相發明於此見文行之不可偏廢也審矣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三章先後同異

魯論一書初言弟子餘力學文則以文為後及言夫子

之傳文約禮與夫文行忠信之目則又皆以文為先三章之説孰為是耶吁皆是也孝弟學文乃聖人特言弟子之職也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皆門人專論夫子之教也是故聖人專言弟子之職者責以成德之事門人專論夫子之教者示人以入德之方入德以文為先成德以文為後旨意固各有在也嘗攷魯論本文三章皆未始明以先後言惟孝弟學文有行有餘力之説博文約禮有循〻善誘之説皆隱然有先後之意存其間及觀集註釋文行忠信曰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亦未始明言其先后者姑勿論至於釋孝弟學文者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

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是蓋專以弟子之職言而責以成德之效則文在所后者固宜釋博文約禮者曰先傳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后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是蓋專以聖人之教言而示以入德之方則文在所先者亦宜要之責人以成德之事則以文為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以文為先此古今不易通論也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四教者聖門設教之序也四科者聖人設科之目也四科所以定人品之等級四教所以循教法之次第故四教以文為先者聖門示人以入德之方也四科以文為後者聖門取人以成德之效也何也四教先之以文而繼之以行忠信者蓋自入德言之欲使學者因學文而脩行以存忠信故以文居其先如夫易所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曰科首德行次言語政事而后及文學者益自成德言之則以德行為本文藝為末故以文居其後猶周禮賓興賢能先德行而後道藝是也

　子罕言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何歟

罕言云者非不言也不過言之少也按魯論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説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説是則聖人非不言也特言之者少而已言之雖少君子可不求所以知之哉要

之命一字有二義有命令之命有命分之命命分之命以氣言命令之命以理言命令云者所以安天理之常命分云者所以順人事之變先儒嘗謂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正此意也罕言命者古註謂天之命也不知命之命古註謂窮達之分伊洛諸儒率因是而申言之一則罕言一則不可不知二章本無馳背然命令之命固罕言命分之命亦豈聖人所常言哉命分之命固不可不知命令之命又豈君子可不知哉罕言命云者先儒嘗謂理精微而難言天之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不知命云者先儒嘗謂命為窮理盡性至

命豈止窮達而已此君子皆不可不知也要之二者也之命皆聖人所罕言皆君子所不可知正何庸各為理氣之辨吁命令之命天命也吾不可得而襲天命分之命亦天命也吾不可得而違天理歟氣歟正歟變歟一言以蔽之曰天而已

子罕言命而論語有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何歟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不可以易言以氣言者不有以屢言　何則命以理言而或易言之則不足以盡天道之精微命以氣言而或屢之則適以滋人事之廢置此聖人所以罕言也　魯論二十篇而其所言命者不過七八則門人記其為罕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為不言而或一二言之是則可疑也今特為之罕言證諸魯論而得其寔論者複何疑乎雖然罕言命之命通理氣而言可也知天命之命似主乎理不知命之命似主乎氣要之二者之命皆不可以不知一則正言其知天命一則反言其不知命皆主乎知之為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戒哉

夫子言仁多矣而記者謂夫子罕言何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是以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故於日用常行之道最為切至然魯論自門弟

子問荅之外聖人之言仁者能幾此門人所以記其罕言也昔紫陽夫子之門亦嘗議及此矣謂夫子與門人問荅不勝其多而言仁尤最切要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況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為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始直指以告人此數語可謂深得魯論言仁之本旨矣

魯論有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參諸集~~遠~~注有曰荅述曰語自言曰言由此推之魯論所記語言二字蓋自不同是以魯論言仁大率多聖人荅述之語而是出於聖人之自言者能幾故門人記夫子之罕言仁者罕自言也其他荅述之尚多者不與論也且當時記子所罕言三者之序二與字尤有微意蓋罕言三者之中利為最命次之仁又次之試即魯論而觀言利比之命仁為最少言命頗多於言利言仁又多於言命然則聖人之言仁未為大罕者亦信矣

夫子荅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荅顏子者以仁之理言也求在我者也荅子貢者以仁之事言也求在外者也大槩顏子之學多務內動皆反己以自克故夫子告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蓋因顏子所學之得處而許之也子貢之學多務外每或方人以自

高故夫子告以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蓋從子貢所學之失處而警之也要之言為仁之理則未有不求諸己言為仁之事則容或亦求諸人求諸己者體仁之本求諸人者輔仁之資學者皆不可不究心焉

夫子答顔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之氣象同否

聖門之問仁多矣而聖人答之者甚不一言仁而反於天下惟答顔（淵）子張二子之問為然其答顔淵也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二語蓋盡其在我而天下為公氣象其答子張也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此一語蓋達之於天下而有兼善天下規模切詳聖人之遴（答）問往〻因

其材而篤焉顔淵之為人學力朴實務內而不務外言無不悅終日不違得一善則拳〻服膺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故聖人所以告之者不過說學者切己下工夫處而自有守約施博之道此蓋因其問而長其善也子張之為人天資高邁務外而不務內或問行或問達或問從政或學干祿無往非以干祿求進為心故聖人警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斯可以為仁五者有一之未能行之未遍於天下皆不足以為仁此蓋因其問而救其失也長善救失均為善答然而顔淵遂有請事之辭子張迄無半語此顔子之聽（所）以不違仁也此子張之所以難為仁也後之有志於求仁者當為顔子之務實毋為子張之好高顔何人哉睎之則是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不同

樊遲兼問仁知之外又嘗專以仁為問胡氏謂專以仁為問者最先先知后仁者次之先仁後知者又次之究其功用一節深一節即此可見其歲月有少壯學力有淺深故聖人答之者不能以無異蔡氏有云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要之聖人答樊遲問知之有異者亦然切當論之愛人知人之說極言仁知之功用此（樊）遲晚年學力有進處而后告之及此若曰務民義敬鬼

神先難後獲數語先儒固嘗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耳他日聖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旨先儒嘗論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而救之失即此亦可見遲之為人矣論至此極則先知後仁之問此是遲初年時事聖人因所見之失處而警之先仁後知之問此是遲晚年時事聖人因所學之得處而進之故不同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歟

仁者之心公而已矣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好惡一出於正則好之者固所以愛之也惡之者尤所以愛之也論

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為仁又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與嗟夫好仁者愛人也惡人者容非所以愛人耶特患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人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之為愛人也嘗觀樊遲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然舉直云者即好人也錯枉云者即惡人也卒於能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尤所以愛人也愛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為愛人惡人者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能好惡人也

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各言其所可使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國之事乎

甚矣仁道之難言之方謂之仁則仁道至大夫豈易盡稍有一節之未純一息之或間皆不得以謂之仁矣方謂之不仁則人心天理誰獨無此仁者特不過有純未純之間耳故孔門論及門弟之仁否聖人往〻托之以不知不知二字婉矣哉不知云者未始許其仁而亦未始斥其不仁孟武伯問子路冉有知仁夫子皆曰不知而乃明許由可治賦求可為宰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國之事乎吁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豈果其人之不仁耶特日月至焉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耳論者可[illegible]（因）是而疑其不足以任家國之事哉且武伯之問仁者以德言也夫子各稱其可使者以材言也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夫子嘗明指其材以荅季康子可使從政之問矣由也為之可使有勇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二子且嘗自言其志矣正與夫子所謂可使者遙相脗合信乎夫子切非泛然過許之也由求二子他日獨得以列政事之科者良有以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乎

聖門諸子以仁為問非無其人然一聞聖人之言其能請事斯諸（語）者僅見顏淵仲弓二子而已愚想仲弓之為仁固未及於顏子三月不違之域然視其餘日月至焉者亦有間矣門人會集論語以顏冉問仁兩章相次亦可見仲弓亞於顏子者也當時或人固美其仁而特病其不佞夫子乃曰不知其仁切原夫子之意蓋以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若仲弓者謂之未仁固不可直許其仁亦不可故不若托之以不知至於佞則焉用哉或人謂其不佞而夫子則曰焉用是則仲弓誠不佞矣巧言者鮮仁木訥者近仁不佞正可見其仁矣先儒釋可使南面者

曰仲弓寛弘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釋仁而不佞者曰仲弓為人重厚簡默然則即仁而不佞一句而觀則其可使南面斷可識已安得及因不知其仁之語而遂致疑哉不知云者夫子蓋亦以是而論由求赤三子之仁矣彼三子者平日未嘗以仁為言其仁否未易窺測仲弓請事與顏子同其去顏子必不遠矣夫子於仲弓之仁而曰不知議者未可以諸子例論也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至論管仲則稱其仁何歟

仁之為仁一也而聖賢所以言仁則不一也何也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以心言者言仁之

理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嘗論言仁如論子文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姑置勿論聖門諸高弟自回也三月不違之外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如雍也與由求赤三子皆曰不知其仁及荅原憲之問又曰仁則吾不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力其荅子路也如其仁如其仁凡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此章正以事言之言仁之功也合而論之前論語（諸）子以心言者言仁之理也非全德不足以盡夫仁後論管仲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也雖一事亦足以許其仁故言仁不無難易之殊者以此先儒嘗（嘗）論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子多有未能說粗處伯者之臣卻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斯言為得之矣羅（雖）然孔門諸子豈果不及管仲邪特未得君以行其道耳使孔門諸子果得君以行其道則其功必不在管仲下也當時聖門論仁要不可作一律看稱管仲者據已試之效言也論諸子者尚不免為方來之望也指言已試之效者迺其事而許之可也欲為方來之望者其望之也不淺則其許之也不輕聖人之言豈苟云乎哉

比干之仁以其忠伯夷之仁以其清子文文子之忠清乃不許其仁何歟

聖賢論人之法有指一事言者有指全德言者初不可以槩論是以比干之忠全德之忠也子文之忠一事之忠耳伯夷之清全德之清也文子之清一事之清耳此所以不能無仁未仁之間也朱子嘗論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夫當理以事言無私以心言事既當理而心無或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夫是之謂仁自今觀之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忠固忠矣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所以告新令尹安知其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耶文子潔身去亂清固清矣然安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

累耶抑不得（出之）也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悔耶此朱子論二子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斯言為得之矣程氏范氏朱氏諸儒皆常合三仁夷齊之事與二子並論而其大要不過如此信矣子文文子之忠清者一事之忠清也比干伯夷之忠清者全德之忠清此其為仁未仁之間也夫仁豈易言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何歟

聖人之言有正言以誨人者有設言以警人者正言以誨人者其辭確設言以警人者其辭疑是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論申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蓋正言以誨人故其辭也確至於君子不仁之論既君子矣則無不仁既不仁矣則非君子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蓋甚言之以起下文未有小人而仁者之語君子而不仁初非實有是事此乃設言以警人故其辭也疑論者固未可因其一時設言之辭而致疑於平日正言之辭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既曰君子矣何為而有不仁乎

此章大旨重在未有小人而仁者一語上姑借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以開端耳其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乃所以甚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以有矣夫者其辭疑初非可視以為確然之論議者安得偏據此一語而為之疑邪愚於此章深有見小人之不仁而不敢信以為君子之不仁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聖人垂訓固自昭如不仁則不足以謂之君子矣

義以為質知及之兩章五言五常之目不全

論語一書於四端且未始並言而況五常乎四端自孟子而始言五常至楊子而後見君子言理之益詳可以觀世道之益薄吾何暇計魯論二章之議論於五常之目其有所未盡乎當春秋時人心天理猶有存者其餘天理之名目僅舉其一二足矣初何待其枚舉而條列哉且曾論二章意各有主義以為質一章蓋以義為之本禮以行之信以成之皆所以因此義而行之成之耳然自非其仁之公知之明則惡足以盡此義雖未嘗言仁知而仁知在其中矣知及之一章蓋以知為之先仁能守之而動以禮皆所以因此知而守之動之耳然自非其義之斷信之實則惡足以全此知雖未嘗言義信而義信在其中矣向使義以為質止言義而不及禮信知及之止言知而不及於仁禮吾見五常之理亦未始不備其間而況聞舉其一二而言

言之愚斷々謂五常之理一而貫初何拘五者之竝言哉況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不聯屬而同在衛靈公一篇安知其非欲後之學者舉此互相補而兼相備歟雖然兩章於義信知仁互相有無獨於禮則兩章皆有之且前章曰禮又曰孫後章曰禮又曰莊何其皆於禮過詳邪要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於天理人事為最要而不可闕者善窮理者試詳之

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何以不及仁知

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是以世之所為禮者不

出此三者而已向使專以禮言則三者皆具其中矣今既以禮對孫言則孫者為退讓之禮々者為恭敬之禮撙節則兼存乎二者之間也當時夫子先言禮而次言孫蓋孫本於禮明矣至於行與出之分者無他焉行之者動之於容貌出之者出之於辭氣至於此益足見禮以行之者為恭敬之禮孫以出之者為退讓之禮又何疑哉雖然人有五性闕一不可今乃曰義曰禮曰信而獨不及仁知又何歟吁知所以知此也仁所體此也凡知所以義以為質而行之出之成之者當何如是即知也至於義禮孫信之兼盡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即所以為仁也初何必言仁而後之謂仁言知而後謂之知哉

夫子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此禮字本與己字對言己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二者相對而互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故己私一克天理即復此其所以為仁是則禮之一字所包者廣可專以節文言之哉借使專以節文言之則於克己復禮之中蓋亦有義知之功用存焉何則此心知己之當克知禮之當復必有辨別之知而後能也卒而己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復之非有斷制之義而能之乎顏子請問其目夫子復以四非四勿告之夫知其四非之為非是即

即有辨別之知知四勿之當勿是即有斷制之義可徒謂所復者禮而於義與知無與哉可徒謂惟禮可以為仁而義與知不可以為仁哉此愚謂仁義禮知之理一而已矣論者不必求其顯然之名義而但即其隱然之功用求之可也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此章章旨若專以二己字二禮字論之則二己字有不同二禮字無以異若以克己由己之工夫而論則二己字不免為異中之同以復禮非禮之氣象而論則二禮字不免有同中之異何以言之上己字與禮字對言則此己字屬

乎私下己字與人字對言則此己字出於正上下二禮字則皆指天理言之而無異旨此夫人之所共知也然究其立言之旨二己字皆是就學力工說來試即學力究之克己者自治之謂由己者自任之謂蓋皆求其在我而已也二禮字皆是向夫理中提出試即天理推之復禮者統言天理本然之禮非禮者特言天理當然之則蓋不免有顯微精粗之間也要之由己之己善也克己之己本非善以克己言之則亦善矣復禮之禮正也非禮之禮本亦正以非禮言之則不正矣學者惟能以非禮為戒則自足致復禮之效惟能以由己為心則自足成克己之功互而觀之克己乃所以制其非禮由己乃所以求其復禮反復玩味會異為同究其功用一而已矣他日顏淵仰鑽瞻忽之嘆嘗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合而言之此二我字蓋能以由己為心而成克己之功矣此一禮字蓋能以非禮為戒而致復禮之效矣宜乎夫子贊易之復獨稱其庶幾論心之仁獨稱其不違良有以夫嗟乎顏淵問仁一章曰己曰禮固可觀顏子入道之門顏淵喟嘆一章曰我曰禮又可見顏子造道之域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以諒為益友何歟

貞而不諒此讓（諒）字與貞字對稱貞與諒正相反何則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正魯論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是已匹夫匹婦之諒雖管仲且不為而為君子為之乎孟子嘗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之此所謂貞即孟子之所謂義此謂所不諒即孟子所謂言不必信是已貞之所在不諒何（可）也義之所在不信可也知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則可與論君子貞而不諒之旨矣至如交友之道朋友有信乃其大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乃曾子之所深省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子夏之所深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大學之所明訓故吾夫子論益者三友舉直諒多聞三者而並言則此諒字專主乎信友過（道）之所不容闕也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者此諒字不足以為美以直諒多聞並言者此諒字純乎其為美一臧一否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有經有權經者衆人之所同權者君子之所獨是以諒為益友者經也衆人之所同也貞而不諒者權也君子之所獨也

貞而不諒者君子應變之大權諒為益友者君子擇交之常法

貞而不諒者達體道之大權友諒為益者盡守身之常法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一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二

## 論語二

夫子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曾子平日所學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一呼其名而直語之以此子貢平日所見蓋已能識多學但未知所本之一耳夫子知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故先發其問而中言之及此也曾子一聞其說即曰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即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片言之下矣要之聖門自顏子之外曾子篤實者子貢穎悟者也諸子皆所不及故此二子得聞語（諸）子之所未聞也

曾子子貢俱聞一貫之旨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子貢以言語稱及（反）無一語及此何歟

大抵論聖門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不可徒以一節觀也曾子子貢之在聖門俱聞一貫之妙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友（反）無一語申明之豈二子誠有悟未悟之間歟呼是本無足疑也曾子因有門人之問故得以申其說子貢則當時偶無問者耳向使有人於此亦有何謂之問吾知穎悟如子貢言語如子貢必將有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矣曾子子貢易地則皆然論者果可徒即此以論二子之悟未悟哉要之當時子貢之悟道其不及曾子者不能如曾子之曰唯耳及要其他日之所就蓋與曾子亦無大相遠也朱子語錄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豈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而入耶答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人自不能入（入）非高遠也即是而論子貢可聞不可聞之說其與曾子忠恕而已之說同一悟也況南軒張子嘗論多學一貫

一章亦曰此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至是則子貢立道綏動之說同視曾子忠恕之論其所悟又何間乎吾故曰論聖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而不可徒以一節觀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魯論記顏閔等數子而列四科安知其出聖人稱予之辭予抑出門人記述之筆乎於是未可知也然考上文夫子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弁日（記）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予之辭此明指曾從蔡陳之間者也抑果出

門人記述之筆此亦指曾從陳蔡之間者也不然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先儒釋而辨之者亦已詳矣且以曾子之在聖門獨得聖道之傳而乃不與四科之列安知其曾從陳蔡之間否耶嘗攷家語困誓篇載孔子遭阨陳蔡之間自子路入見子貢執轡之外他皆不及猶未見曾子之在與否也在厄篇首尾載孔子陳蔡之厄初則子路子貢更出迭入而相問答末則子貢問糴顏回仲由炊而進飯本夫尤詳至如曾子則弊衣而畊於魯國辭不受魯君之致邑孔子聞之乃取參之言足以全其節即此而證則夫子厄陳蔡時其他弟子從否有難一一盡考曾子自耕於魯初未嘗有（與）其厄者審矣當時既不與厄則他日評品之所不及者宜也

### 宰我何以在言語科

孔門四科各以所長名於世求之魯論蓋自可見獨以宰我之在聖門其於言語問答之間屢為聖人之所誚責曾無一語之可取聖門乃亦置之言語之列何耶愚嘗求之史記弟子傳則稱其利口辯給家語弟子解則稱其有口才以言著名孟子公孫丑之問答亦稱其善為說辭是則宰我之為人誠為一談辯之士也聖門豈輕予之哉魯論所載宰我之言固皆無足稱者然宰予晝寢之時夫子有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即此而証則宰我本長於言語者信矣特未免爽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歟也曰孟子常引夫子賢於堯舜之論自非深於知道者不能道也要之宰我之於子貢本皆以言語稱於世特魯論每詳於子貢問答之辭而於宰我之言語所存者皆不免於有疵而其醇者反遺之而不及載耳嘗閱諸家語曰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究其辨即此而求之魯論若使民戰栗之說若井有仁焉之說又加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之說皆徒辨而知不足也賜之億則屢中惟其達故爾要之宰我子貢均之有口才者也特子貢之知有餘而宰我之知不足此宰我有不及於子貢也雖然聖門以言語取二子者固宜先子貢而次宰我今語孟乃反予此要必他有其故夫子嘗曰夫言貴實賜之華不如予之實也此聖門所以先後二子之意歟吁甚（矣）其言語之不可不務實

###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先儒嘗論聖門諸弟子問答處弟子各從其切己上問聖人亦各從其切己上答此師（友）及問答之有同異也按魯論以明為問者僅一子張以知為問者僅一樊遲曰明曰知

皆所以求釋其惑然張之問明者一而遲之問知者再於此見二子之失莫重於惑而遲之惑又有甚於張焉故張止於崇德之問特其好善之未篤遲則兼有崇德脩慝之問其於好善惡惡之心皆未固也至於聖人所答脩慝止於遲者姑舍是若崇德辨惑問同而答異盍亦致其故焉大抵子張天資本趍卓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樊遲天資本遲鈍而每多粗暴近利之習是以答子張忠信徙義為崇德正與答問達所謂質直好義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少誠實之意者審矣答樊遲以先事後得為崇德正與答問仁先難後獲同一氣義此所以警其多近利之習者信矣恚（忘）身及親告之遲以其多粗暴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張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言可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撿（據）張之為人但觀曾子子游有難仁未仁之論及夫子有誚恕不行之戒則其少闇（惻）怛之意益著矣即此而論弟子各從切己上問聖人各從切己上達豈不信乎雖然聖人平日告二子者亦有同歟曰有忠信篤敬之可行恭敬忠之不可棄此為異詞而同旨不專為二子切己上答也

子張樊遲俱以辨惑為問夫子所答雖不同而皆不告以辨之〻方何歟

二子之所問者同而夫子之所答者異此正所以各捄之

以其方也何也聖人各因其切己之失而救之正猶醫者各因病以處方也夫以子張之為人少惻怛故以己之好惡而欲人之生死已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欲心無常此子張切己之失處樊遲之為人多粗暴故以一朝之忩而忘其身已惑矣甚而又且及於其親則惑之甚也忩心或過此樊遲切己之失處故聖人於子張則告以欲生欲死之惑於樊遲則告以忘身及親之害是皆究其受病根源而告之辨之〻方蓋莫善於此矣合而言之夫子之告子張教之以窒欲夫子之告樊遲教之以懲忩懲忩窒欲皆為方之良者然於人各有所施以懲忩而施之張以窒欲而施之遲則皆不切於其病矣弟子各從切己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己上答甚矣哉聖人之善答問也

子張問崇德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樊遲問崇德脩慝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問辨惑夫子乃皆不復以辨惑為辭是何不教以辨之〻方歟吁聖人各因切己之失處而告之是即示之以辨之〻方已初何待以辨惑言而后謂之辨惑哉大抵子張之為人不免少惻怛之意而愛惡之不常故夫子告之以欲生欲死之蔽樊遲之為人不免多粗暴之習而忩激之或過故夫子

告之以忿身及親之害辨之〻方固未有切於此者矣且荅子張以欲生欲死之蔽者正其辭而斥之曰是惑也告樊遲以忿身及親之害者反其辭而曉之曰非惑與曰是曰非見之真而言之確此非辨而何哉切嘗譬之良醫之處方有告此去病之道者有戒以受病之源者皆所以為處方之善者也今聖人荅二子之辨惑雖未曾告以去病之道而實戒以受病之源亦可謂善處方者矣論者將奚疑

夫子荅樊遲宰予南宮适之問或抑或揚皆待其出而後言之何歟

甚哉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有問於我竭其兩端此聖人之本心也奈何彼無憤悱之機則吾不得以施其啓發之力由是而有不復者焉然於不復之中又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此可見聖人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且如樊遲有稼圃之請夫子嘗拒之以吾不如老農又拒之以吾不如老圃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謂農圃之不如鋭然從之而無愧則其失甚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小人哉之論乃歷〻然申以好禮好義好信之辭使遲得所聞庶可覬其知自正也宰予有短喪之問夫子嘗警之以於女安乎又絕之以女安則為之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以稻錦之可安恬然為之而不怍則其罪深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不仁也之論乃諄〻然申以三年天下通喪之説使予得所聞或可望其知自反也以至南宮适嘗有羿奡稷之問禹所言初非不正特其意將以禹稷比夫子夫子不敢當之故不荅适乃不能再問而出安知其默識聖人所以不荅之故邪夫子惟恐其有所未悟將謂其言之未善故不荅則遽以沮其慕善之心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為君子哉之論而復申以尚德哉之稱使适得所聞正欲其知所自信也然則夫子之於三子皆為其不能再問故不得以面命之既出又有不能已於言焉后之論者往〻以是致疑於聖人聖人豈有所避忌而然邪曾不思樊宰二子之可責者猶或不欲面斥其非若南宮之可許者何亦待其退而後言哉大抵聖人之於門弟子見其有毫髮之美者惟患未得以遂造夫善見其有纖芥之失者惟恐遽所以遂其非故雖不再問亦自不能已於言向使當時三子問之弗措則必不待其出而後言矣嗟乎聖人責樊宰於既出之後者猶未足見其教人無已之心至於稱南宮於既出之後者深足以見其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不特此也孟懿子問孝荅以無違懿子不能再問恐其體認之誤則又特舉以告樊遲而啓其問甚矣哉聖人

教人之心為無已也不然聖人何以曰吾無隱乎爾

## 孔顏之樂同異

朱子嘗謂程子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後世諸儒未有能指實發明之者然則孔顏之所樂何事且未易知況於欲求其所樂之同異可乎要之聖賢德業未易以迹求聖賢氣象自可以意想但即此兩章沈潛涵泳大畧自可見矣樂在其中云者蓋有從容自得之意不改其樂云者直有服膺弗失之狀然則夫子之樂乃性焉安焉之聖大而化之者也顏子之樂乃執焉復焉之賢守之者也非化之也此聖賢

分量終有所不同耳雖然顏子潛心夫子其未達者一間使天假之年則不日而化矣是以孔顏之樂雖有異而所以樂其樂者未始不同聖人之樂有未易至賢者之樂容可及焉學者欲尋孔顏樂處且當從事於博約之誨用力於克復之功以求至於顏子之地等而上之終可以入孔聖之域矣顏何人哉睎之則是

##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士君子之言志有二有平居之志有顯用之志不可以槩論也子路言志者再車馬輕裘之論此特為朋友設是蓋言其平居之志也有勇知方之論事有干於君民是蓋言其顯用之志也當其與顏子同侍之時夫子特曰盍各言爾志蓋君子素其位而行於此姑言其平居之所志爾及其與曾冉公西同侍之時夫子明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正以顯用之志問之顧安得不舉顯用之志以對耶然則車馬輕裘之論止及於朋友者所忠非小有勇知方之論關係於君民者所志非大其志蓋各有所施故爾抑嘗論之子路所言顯用之志蓋自度其材而所自期者若此他日夫子荅孟武伯之問亦謂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回視子路有勇知方之論以千乘之國言者正相合於此益足見子路言志之所自期者為不誣矣出

## 夫子荅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孟武伯有子路仁乎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荅以由可治賦求可為宰是蓋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也季康子有仲由可使從政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荅以由也果求也藝是蓋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苟自常情觀之荅武伯仁乎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荅康子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今聖人之所荅反是其故何耶徐而究之武伯仁乎之問其心蓋以聖賢之全德望諸子而仁豈易言耶聖人將直以仁許之則不免於小吾道方抑之以未仁則人還足以輕諸子哉聖人皆各稱其所宜之職仁則

誘之以不知庶乎二子或得見用於當世也至於季康子從政之問其心蓋知二子之可用矣而不過質正於聖人耳聖人又何庸歷〻告以所宜之職哉故止荅称其所優之才而於從政乎何有庶乎二子皆得取信於康子也論至此極則聖人之荅問意各有在豈苟云乎哉向使荅武伯以二子所優之才則近於迂荅康子以二子所宜之職則幾於贅聖人必不爾也且嘗論之他日由求二子之言志由則曰可使有勇求則曰可使足民皆有合於聖人可使治賦可使為宰之論甚矣聖人之善知人也

夫子嘗稱由求赤三子可使之材矣他日侍坐又發

發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聖人之於門弟有對其人言者有向他人言者向他人言者告以其材之所優聖人固未始不知之也然對其人言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就聖人豈誠不知邪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可使者言之蓋荅孟武伯之問則然也至於他日侍坐乃有何以之問似不知其為人者蓋對此三子而問之也聖人之發為是問政將聳其聽而勉其學深望其有造於遠大之域惜也三子不識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為對由也可使有勇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為宰之謂赤也願為小相又即可使與賓客言之事是三子者皆不免僅安於小成而無志於遠大宜乎子路之見哂而求赤二子亦卒非聖人之所與也論至於此則聖人既知而復問者不必疑聖人有所警而門人不之省者良可惜也雖然聖門弟子言語多務實此三子者各言其志証諸夫子可使之論亦可謂得其實矣倘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亦何益之有

夫子荅與武伯之問隨其才而稱其所可為對諸弟子而設問者觀其志而覘其所欲為要之稱其才之可為者許其所已能也覘其忠志之欲為者勉其所未至也聖人教人之心無有窮已其所屬望於二三子者豈止於治賦為宰與賓客言而已哉

聖人固素有知人之明而必覘其自知之何如故雖其所已知而猶發於問者此也及觀三子之言志正與聖人稱其所可使者無異旨是則聖人平日之知人其許之者若是門弟子之自知而自許者亦若是人己之見遂相脗合至此益足証聖人之許人者非過譽門弟子之自許者非過望所言皆得其實又何庸疑聖人之既知而復有問邪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称可使有勇則哂之何也

切原夫子所以哂之者非哂其不能也哂其言之不讓耳以子路之才於武事固其所優然於荅問之間正當謙冲退托婉而言之可也乃今辭氣失之剛暴哆然以此自任聖人安得不哂之邪當時曾晳嘗有哂之問夫子固明謂其不讓厥後門弟子記其言又如以率爾之語率爾云者可見其言之不讓明矣他如夫子於求赤二子亦嘗許其可使為宰可使與賓客言當此言志之頃二子之所自許亦與夫子之言相脗合然求也言可使足民則終以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之辭赤也言願為小相則先以非曰能之願學焉之語氣象雍容聖人又何哂哉朱子集註於

哂由之下嘗謂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此言為得之矣雖然其不讓夫子哂之宜也然其所以言者不徒曰勇而且以知方言之是則其勇也蓋亦義中之勇非徒勇而已矣論者要未可以夫子之哂少之也

子張問政又問從政所荅何以不同

問政此政也問從政亦此政也政豈有二乎哉要之聖人先荅子張之問政者專為其人言也後荅子張之問從政者泛指其事言也專為其人言者專論守其在我之道泛指其事言者泛論施以及人之方其不同也固宜嘗攷問政一章置諸齊景公季康子問政之間大抵皆專為其人言也問從政一章直以係諸帝王政事之末尤足証泛指其事言也合而論之先荅問政專為其人言者此必子張初年時事因其資之所失而告以守其在我之道也後荅問從政泛指其事言者此必子張晚年時事因其材之所能而授之施以及人之方也意記者先後之序正此意耳

聖門弟子之所問有詳畧故聖人之所荅有繁簡論者要不可以異觀也顏淵所載子張惟問政而已堯曰所載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然則一問政一問從政固自有詳畧之不同是以聖人之荅之也前則荅之以居無倦行以忠而僅舉為政之大體后則荅之以尊五美屏四惡

而歷舉為政之細目合而觀之問之畧者荅亦簡問之詳者荅亦繁正所謂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善待問者如撞鍾耳先儒釋從政章嘗論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也要之聖人非徒告之備也正以其所問有異故不得以不倫魯論一書問政者雖多而問從政者惟此而已宜乎聖人告之為最倫也

程子嘗論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愚敢謂子張之問從政猶子貢之問為仁所問者異故所荅有不同也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君子之仕也固未始以干祿為心而亦未始無心於得祿特不過以行道為先務道既行則祿自隨之耳世有道不得行而苟夫祿者固可恥或有吾道得行之時不能有為而徒狥乎祿無道可行而不得射祿均之為可恥也邦無道穀之可恥與夫富且貴焉之恥者蓋皆道不得行而苟夫祿者也邦有道穀之為恥者蓋指不能有為而徒狥乎祿也邦有道而貧賤之為恥者蓋指無道可行而不得乎祿也憲問篇於此兩節皆專指穀而言泰伯於此兩節又指富貴貧賤而言似皆重在於祿而其大意實以道之行不行為輕重論者但求之朱子集註可知已釋憲問篇者曰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釋泰伯篇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合此二說而論則邦無道不能獨善是即世亂而無能守節之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為其與世治而無可行之道雖有得祿不得祿之殊其為庸碌則一身夫以邦無道之時得穀而富貴固以不能行道之可恥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而徒食祿無道可行而貧且賤均為不能行其道是又可恥之尤者也二章大旨其所恥者本不在得祿與否而皆以不能行道之為耻耳可不戒哉

---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也

聖人之教學者無往非以得時行道之為心也苟有其道不得其時是固無足責者時既得矣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固為可恥又或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豈不尤可恥哉

二者皆以邦有道言蓋皆可謂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貧且賤焉是蓋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為可恥也邦有道穀者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為以行其道亦可恥矣大抵邦有道之時在我不足以致夫祿與夫徒知苟祿之為心斯人也均之無道之可行可恥一也故聖人立言之要無非勉學者既得其時必行其道此旨一而已矣雖然貧且賤焉之恥猶為庶幾邦有道穀之恥深可責焉何則貧且賤焉之耻此不過既得其時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既得其時而徒以苟祿為心不能有為以行其道身計得矣如君民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之甚矣夫子有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此士君子不可以不講也

夫子有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二

語蓋深戒學者當以行道為務而不當以求祿為心大抵道為重而祿為輕也邦有道而為貧賤之恥也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故為可恥之甚是恥也非憂貧也憂無道之可行也邦有道穀而亦以為可恥者蓋邦有道不能有為而但知食祿故可恥是恥也徒謀食而不謀所以行其道也世之學者倘能一以謀道憂道為心必求在我之盡其道則於邦有道之時自足以致夫祿而亦無苟祿之失二者之恥皆可免矣雖然學者求免於二者之恥將何如亦曰脩其天爵而已矣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自無貧且賤焉之恥既得人爵而毋棄其天爵則亦可以免邦有道穀之恥矣學者也祿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知勉

善人教民兩章何以異

教民而可以即戎者僅能使民知義而盡忠君愛上之道為邦而可以勝殘去殺者直能使民向化而有遷善遠罪之風其為功效之淺深不言蓋可知已然以七年百年計之則歷年少者其功淺歷年多者其效深理固然也苟自教民七年積而至於為邦百年之久則前日之亦可即戎者終亦可勝殘去殺矣是則七年而可即戎者非若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非優大抵歲月有遠近故其功效有淺深耳要之教民上年者可一身以致之為邦百年者非繼世而成之其可乎是以七年而可即戎者論一時之近功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論繼世之極效不可以槩論也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二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三

## 論語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然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何耶

魯論一書載聖人言詩禮者固多而言書者亦不少自書云孝乎之外泰伯篇舉武王予有亂臣十人之論堯曰篇歷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無一不本於書是則門人以詩書禮皆雅言者豈欺我哉若夫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者無他焉詩足以導人之性情禮足節人之性情樂又足以養人之性

情曰興曰立曰成皆是就學者切己工夫上說 正所以舉其致以為學者勉至於書則記前代帝王之政事無與於學者存心養性之方故聖人於此不及言也合而論之門人記詩書禮皆雅言者非虛談夫子為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者二說皆實學初何虛哉況聖門於先王之四教此二章互見而畢備史臣記夫子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豈不信然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教其子何以止及詩禮

而不及樂

夫子嘗有興詩立禮成樂之論三者固不可以偏廢然夫子之教其子乃止及詩禮而不及樂豈聖人教己之子果有異於教人也之子乎吁是不然蓋隨其學力之所至而告之耳切攷朱子集註謂興於詩者學之初立於禮者學之中成於樂者學者之終即此先后之叙求之則可知矣嘗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當此之時非惟樂之不及雖禮亦未之及也是以伯魚舉詩禮之說以告陳亢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是則學詩一時也學禮又一時也各隨學力所至而後告之也此時之未及於樂為學之工夫次第未告之至此耳使陳亢之問遲之後來則學樂之問未必不及也

於他日獨立之頃矣當時陳亢異聞之問疑聖人陰厚其子今謂聖人之庭訓乃止詩禮而不及樂又得無疑聖人之薄其子與要之聖人誨人之心視己之子與人之子一而已矣初何厚薄之有

樂也者學者之終事故以成於樂言之是以聖人教人往往詳於詩禮而鮮及於樂不特庭訓其子為然也夫子嘗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是即興於詩之說也又曰不知禮無以立是即立於禮之說也至於成於樂自此一語之外無聞焉門人記子所雅言亦止及詩禮而不及樂槩可見已然則聖人之庭訓止有學詩學禮之問而不及

樂者又何疑哉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魯論雖不明以春秋言而所言多發明春秋之事是故魯論之於春秋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嘗攷季氏篇論語樂征伐自諸侯出天夫出與夫陪臣執國命而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說論祿去公室政逮大夫有五世四世之說而且及於三桓子孫微矣即此兩章參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本末大畧盡見於此矣況若論齊晉魯衛諸君臣心術之微躬行之要正與春秋所載之事多互相發明如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季氏旅泰山伐顓臾之屬皆有關禮樂征未伐之大經陳恒弑其君尤為天理人心之大變凡此數節皆春秋之所不載賴魯論以補其不及曾謂魯論果不言春秋乎況夫子嘗自謂吾志在春秋又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則夫子未嘗不言春秋特不見之魯論耳聖人初豈鄙春秋而不言哉

　樂正止及雅頌而不及國風何歟

聖人為政莫先正名　樂蓋亦以正名為先也夫頌者宗廟之樂雅者朝廷之樂頌與雅非天子不得用惟小雅則國君通用之樂是以雅頌之樂歌實上下名分所係聖人之正樂安得不以雅頌為先哉當春秋時魯公之宴武子

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荅賦如晉侯之宴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弗敢聞亦不敢荅人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譏其奚取於三家之堂是皆雅頌之失所者矣愚意夫子既正之後當歌雅者用雅當歌頌者用頌雅頌各用其所當用此之謂各得其所也至如國風惟二南及豳風可入樂其他列國皆不正之聲非樂歌所當用且國風之樂可用之鄉　可用之邦國此乃上下之所通用無與於上下之名分初不待聖人正之可也

　思無邪一語夫子果有取於駉詩否子所謂思者指作詩者之思邪讀詩者思邪

魯論所載初未始明言其為詩云也安知夫子立論之本意果有取於魯頌之言乎抑聖人之言偶與魯頌合乎向使夫子果有取於魯頌言之則蘇氏謂其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心斷章取義之說得之矣大凡斷章斷句取義不特左氏傳載公卿大夫賦詩者為然也大學中庸二書乃聖門傳道之要旨而其間所引詩或取一句之義者或取一字之義者皆嘗原其詩之所由作邪讀者固不當泥此為思焉之辭也又或疑此思字果指作詩者之思邪抑指讀詩者之思邪切嘗究之自作詩而論善者必為之美惡者必為之刺此作詩者之思無邪也自讀詩而論善者必

以為法惡者必以為戒此讀詩者之思無邪也二說於義皆通但原夫子立論之本旨取此一言以蔽詩三百之義則正指作詩者之思是也然后之學者當以吾思之無邪求以會詩人無邪之思則與於詩也不難已

五十學易何其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司馬公作史記嘗易之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々矣先儒釋魯論者人曰嘗讀他論假作加五十作卒蓋加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分朱子集註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五十字誤無疑也為是說者蓋皆因其與係易之歲月下相合故國要之學易自學易

係易自係易不過明為其理係易方是著其書初非指係易之謂學先學易而後係易理固然也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以夫子生知之聖其積漸固不如此然所謂學亦研究紬繹之謂至於係易是為著書著書則不得謂之學矣

子游識子夏之門　子夏有君子孰先孰後之論人有聖人有始有卒之論君子之於聖人曾有二道哉

前言君子孰先孰後之論者通指聖賢教人上事後言聖人有始有卒之論者專言聖人已分上事此其有君子聖人之別也夫自聖人已分上言之自始及終本末一貫此惟聖人為然非他人所可及也倘自教人之道言之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者非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雖聖人教人其道亦不外此也要之聖人之有始有卒者以道而論蓋與君子之孰先孰後者同此道耳聖人初豈有他道哉特子夏初言教人之道則泛以君子稱之蓋通上下而言耳至於末論始終之一致則不得不專舉聖人稱之以見學者之工夫所不可能也子夏之言可謂明且盡矣雖然君子之教人有序學者他日之有進其亦可以至於聖人否乎程子嘗謂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

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中庸所謂三知三行雖有異及其成功一也惟學者其自勉

君子之道蓋包聖賢在其內聖人則得斯道之大全者也若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蓋言君子之教人有欲初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有始有卒者蓋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而后能豈門人小子所敢望者此聖人字初不與君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特聖

人乃得斯道之大全者耳

聖人君子固自不同善人有恒相去何如

當時夫子立言於聖人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説於君子有恒之得見斯可矣之説味其辭旨君子之於聖人有恒之於善人固不敢以相擬然其相去亦皆無大相遠夫子本各就其相近者言之此其有得見斯可矣之説也嘗觀夫子論聖不曰吾豈敢則曰吾不能至於躬行君子則亦曰吾未之有得是則聖固難至君子亦未易至也曾謂聖人君子之相去為大遠哉再觀夫子荅子張問善人之道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釋者謂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至

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蓋深以無恒為學者戒是則善人固不易得而人之能有恒者亦未易得也曾謂善人之與有恒者相去為大遠哉要之以學而言君子雖不可與聖人並列而亦近於聖人者也以質而言有恒雖不得與善人同科而亦近於善人者也論者但究君子之近於聖人則知有恒之近於善人矣合此兩節而通論之有恒之於聖人其高下固大懸絶然求為聖人之學者亦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也不然夫子歷舉四者之人品何獨申言有恒之義為最詳邪論者不可不察

---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儒乃學者之稱也程子嘗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則曰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而已朱子集註嘗舉此二説取之矣按此二説參之魯論固嘗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程謝二説皆不為無所據者然子夏乃聖門之高弟其失未必至此夫子何遽以是語之邪先儒嘗謂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此説固為近學當然時專以女言則不得不於子夏本身上求之先儒又謂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自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説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説

則必不至此此説為得其實然可詳不究厥初夫子以此告子夏者其故何邪要之此章所謂君子小人者正指其器量小大言之耳夫子嘗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是已愚想子夏之為人天資朴厚學力篤實規模氣象不免拘於淺隘未得以造夫不器之域故夫語以女當擴而充之求為君子之儒不當淺器狹量而僅為小人之儒是以夫子當日嘗戒以見小欲速之弊而且稱之以商也不及即此二語可以知其器量之為何如矣謝氏嘗謂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正是意耳論者未可徒執人己義利

之說以致疑乎夏之然不然也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答異

子貢善於言語者也言語固不可無其所貴者言行之相顧子路好於剛勇者也剛勇固不可少其所尚者剛柔之相濟故子貢之初問首告之以行己而有恥出使而不辱是不徒貴於能言而已子貢問之不輟乃申言之以稱孝稱弟言信行果蓋皆篤實自得之事無非勉之以言行之相顧也其答子路也首告之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皆不可徒尚剛暴之以陵謂人恐其混於所思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别而言之無非勉之以剛柔之相濟已印二子平日之所長而慮其或有所偏長其善而救其失識可謂善於問答者矣不寧惟是二子嘗有君子之問答子貢則曰先行後言答子路則曰脩己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嘐嘐徒言之失脩己以敬所以警其行行過剛之弊即此而証則其答二子之問士固其材與失而告之者為益信

答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為士之次

孝弟百行之冠冕雖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矣然而愛親敬長乃夫人之良知良能其所貴者正在於推廣之也孝~~於~~事親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君上斯為孝弟之大者矣倘曰止於區區世俗之所謂孝弟則亦豈足為士君子之至行哉今觀夫子之言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斯人也殆不過為宗族鄉黨之所稱未能達而為天下國家用以其為士之次豈不宜乎先儒嘗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斯言為得之矣吁後之學者正當因是自勉而推廣其孝弟之道切毋謂孝弟為士之次以自怠

甚矣士君子之脩行不可徒足乎己而不能及於人也夫孝弟為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問士乃以孝弟為士之次之人也徒足乎己而不能及于人耳何以言之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有人於此事親孝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行者也倘曰孝弟之行盡于己而不能移之於忠順則亦未免為鄉人而已矣是以夫子之答子貢止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之是特不過見稱於宗族鄉黨之間未能達而為天下用回視行己有恥使不辱命出而有為於世者能無慊乎先儒嘗謂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責也斯言得之大學嘗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士君子

不可以不遠大自勉

夫子責人以不孫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邪

學者立身行己之間有不可不讓者有可不必讓者毋必因事而制宜可也

責人以幼不孫弟者此乃與人交接之頃所不可不讓者也謂當仁不讓於師者此乃各盡在我之事所可不必讓者也由是推之凡有與於人而兩相待者不可不讓也凡無求於人而各自盡者可不必讓也不必讓而過於讓者則病於拘不可不讓而失於讓者則病於放二者胥失之讓乎不讓適其可而已矣雖然學者之立身行己不可不

讓者一九可不必讓者十一每事且當以退讓為必切毋嘐〻然借當仁不讓之說以自誑不然子貢何以亦曰惡不孫以為勇者

不讓云者蓋言以仁為己任雖師亦無所遜當勇往而必為之耳夫仁者人之所自有而力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遜之有當時程子亦慮論者以不讓為疑遂謂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者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斯言為兩得矣合而論之夫子責之以幼不孫弟者蓋責人盡禮之詞已與人接不可不孫讓者也勉之以當仁不讓者蓋勉人為己之辭人各自盡可不孫讓者也況幼不孫弟一章中之以闕黨童子居位並行之說蓋皆責人之盡禮也當仁不讓一章先之以民之於仁甚於水民之說蓋皆勉人之為仁也彼此皆合於上下章參看則一章旨之異者為益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異何如

聖門師弟子之立論其大旨本亦無甚相遠然聖人之言卒歸中正而無弊門弟子之說不免或流於一偏學者不可以不察嘗觀夫子論友則曰無友不如己者子夏論交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似即吾夫子之意而子張乃曰異乎吾所聞何歟嗟乎夫子立論不過曰不如己者毋與之友而已初未始以拒人言當時門人記此語者不

作禁止之毋而以此無字書之其氣象雍容不迫果有毫髮拒人之聲色乎子夏論可者與之固是已於不可者疏之足矣若曰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其言不免失於迫狹之甚是豈夫子之意哉子張以為異乎吾所聞固當矣但其所言人不免失於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當時子張但欲闊其拒人之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審如子張之說或者流於包容無辨亦豈有合於夫子之意哉合而論之子夏之言偏於迫狹子張之言偏於過高惟夫子之言乃得其中正而無弊聖賢氣象不侔於此亦可見已愚詳

夫子論友之意不如已者無與之友固未截然而拒之亦未始泛然而容之子夏固未得夫子之意子張亦豈有得於夫子之意哉后之學者欲求交友之道惟當以夫子之言為主可也雖然已擇交於人者當以子夏之言為法人納交於已者當以子張之言為心何則已擇交於人者寧過於謹人納交於已者寧過於寬〻於待人謹於處已二說酌之以取中可也先儒嘗謂二子所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二者蓋亦兼取之矣世之交友固當以夫子一語為主而於人已交際之道要亦請擇於斯二者

##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切嘗論之陳為虞舜之後聞韶於陳宜也今乃不聞於陳而聞於齊魯用六代之樂聞韶於魯宜也今乃不聞於魯而聞於齊言之誠可疑也然按陳為舜后本有虞韶蓋自陳公子完奔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陳而聞於齊也魯用六樂本有虞韶蓋自魯太師摯適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魯而聞於齊也太師摯適齊之論雖有魯論可據而猶出於後人臆度之辭公子完奔齊之論既有友氏為據而載之漢志為甚明不因乎彼則因乎此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且遷史魯論載夫子在齊正當景公之時

泰之孟子載齊景公徵招角招之樂則夫子所聞即此是也

##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子擊磬於衛荷蕢者過其門直且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者謂之有心則當時所以擊此磬者寧無故耶冉子嘗有夫子為衛君乎之問子路嘗有衛君待子而為政之問先儒皆指衛君為出公輒按史記孔子還衛凡再當靈公及出公之時愚想擊磬必在出公時也何以言之夫子荅子路為政奚先之問嘗有必也正名之說此乃夫子處衛之素志也樂記有云石聲磬磬以立辭辨於此可見其在衛擊磬之微意矣當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至衛汲〻然以正名為先此其擊磬之頃深取其聲之立辨欲借此以示名分之辨耳魯論冉有子路之問則知夫子在衛之時因魯論必先正名之說則知夫子處衛之志及觀樂記磬以辨立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由樂記之謂立辭與魯論之謂正名其意正相合也

##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聖人固不輕於徇人而亦不峻於拒人惟審其宜而已苟自常情觀之貨欲見而不見是不免拒人之峻也弗擾召而欲往是不免徇人之輕也豈知聖人之行事則不然夫

以貨爲與弗援本均爲魯國強僭之陪臣然使其誠心果有慕於聖道則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特貨之欲見者欲見而未有願見之實弗援則致禮而求召矣此貨之誠心有未至而弗援則已出其誠心故聖人於貨則不見於弗援則欲往者此耳然而弗援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知其人之必不能改也至於貨瞰亡而歸豚禮宜往拜然其誠心竟何在哉此夫子不得已而往焉竟遇諸塗而止雖見猶勿見也究而論之貨欲見而不見卒不免於往拜是乃不輕於狗人之中而有不峻於拒人者存弗擾召而欲往乃卒至於不往是又不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徇人者在甚哉聖人之行事惟審其宜而已不然何以曰仲尼不爲已甚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也

聖人固不峻於絕人而亦不輕以與人惟盡其情而已苟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互鄉之童子爲與其進是不免爲與人之輕也孺悲之欲見辭以疾是不免絕人之峻也豈知聖人之數教人則不然夫以互鄉之童本難爲言然潔己而來則其慕道之心亦誠矣誘而進之安知不可長其善而救其失哉此夫子之與其進也孺悲之欲見者意其見欲而未嘗見姑使將命者以道其意則其誠心猶有所未至此夫子之辭以疾也然而互鄉之童雖見矣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蓋亦未始深詐許其全善特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孺悲之爲將命者雖辭以疾及其出則鼓瑟而使之聞使知其爲不屑之教誨雖未見猶見也究而論之互童雖見而不盡與之是乃不峻於絕人之中而有不輕於與人者存孺悲未見而使之聞歌乃是不輕於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絕人者在甚哉聖人之教人惟盡其情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吾未嘗無論誨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也

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何則因言以觀人者兼善與惡而觀之也因言以用人者專取其善而用之矣兼善與惡而觀之者聞其言善則知其人之爲正聞其言惡則知其人之爲邪此所以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也專取其善而用之者其言雖善未知其行之何如要當審其言行相顧而后可此所以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也

吁君子不以言舉人者用人之法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者觀人之術也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此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用人之法不可徒尚乎言此所謂君子不以言

舉人也要之易係有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此可謂因言觀人之法魯論有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又可為因言用人之戒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何歟

魯論有由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此兩章正與病無能不病不知語意相合皆所以欲求其實也至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乍看似與上章相背熟玩則正與上章相發何則有實斯有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已。故君子以此為疾者非疾無名也疾

無實也言外之意學者不可不察當時魯論於此兩章之下又繼之曰君子求語己小人求諸人先儒嘗謂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及反求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論至此極則聖人立言之旨固昭如也記言者豈皆云乎哉

子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莫我知也夫何耶

觀聖人立言之旨或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或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也嘗攷魯論垂訓為己為人所以為古今學者之殊求己求人所以為君子小人也之別以是知聖人教人大抵只是為己為人己故學而篇首以不知不慍為學者勉自是有患不知之說有不患莫知之說又有不病不知之說曰不患曰不病病正與不慍同一旨是固聖人切切於為己之學屢言而不止也然憲問篇記夫子之言乃曰莫我知也夫似聖人亦不免於求知矣徐而究之夫子本以不怨不尤語子貢乃先以莫知一語發其問待其有何為莫知之辭疑然後告以不怨不尤之說不怨不尤乃不知不慍之極功聖人果有毫髮求知于人之心乎要之不知不慍一語乃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莫我知也夫一語乃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均

之使人為〻己之學耳

子曰不怨天不曰　知我者其天乎夫既以不得呼於天而不然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哉

聖人託言而曰天有自釋之辭有自信之辭凡曰天者皆出於聖人不得已之心也

不怨天云者聖人自釋之辭吾雖不遇於世初亦不怨於天也知我其天云者聖人自信之辭吾雖不為人所知〻我者其惟天乎

聖人德與天合惟聖人其知天而天其知聖人也不得於

天而不怨天此聖人之知天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此天之知聖人也夫子於天下每其為困厄之遭　有若匡之圍魋之害為尤甚一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一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者雖皆以天為辭然其辭意雍容不迫而無毫髮怨天之意而隱然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寓其中論者唯即此二節觀之則聖人之不怨天而獨以天為知我者蓋可見已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儀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將以為木鐸是乃見而知之者也荷蕢者一聞擊磬而知其有心於行道是乃聞而知之

者也或曰之二子者一見一聞得無有深淺之辨乎嗚呼二子皆衛人彼見而知此聞而知本均之為知聖人者也及究其所以知之之實則不能無淺深焉何則聖人之道雖不行於斯世而其心未始一日忘天下聖人蓋本以兼善為心也封人得於一見之頃遽稱其將為木鐸而歸之天則其望於夫子者深而知夫子者不淺但觀何患於喪一語則其拳拳救時行道之心為何如彼荷蕢者一聞擊磬遽以其有心稱之本未始不知聖人之心者奈何既而有鄙哉之譏又且謂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然則聖人豈果欲求人知者耶深厲淺揭直漠然而忘斯世冝乎聖人直謂果哉末之難矣以絶之愚嘗反覆二子議論之辭封人蓋亦兼善天下為心封人之心猶聖人之心也荷蕢者之為心殆不過獨善其身耳豈能聖心之同然者乎他日朱子集註於封人則曰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於荷蕢則曰亦隱士矣亦非常人矣然則朱夫子之於二子一直指其賢一特謂其非常人二子聞見之淺深可知已合二子之聞見而論議者固不得優封人而劣荷蕢也雖然荷蕢固非深知聖人者也然又豈不優於叔孫武叔之毀是又未可遽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三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四

##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語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禹之聖一也夫子言之不同何歟

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舜之聖反不禹若耶惟聖知聖一何夫子之論若此也徐而攷之夫子所謂堯舜其猶病者一曰博施于民而能濟衆一曰脩己以安百姓是皆推以及人之事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衆矣而常病所濟之未衆百姓雖已安矣

而常病乎百姓之有未安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倘自以為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切數（攷）當時夫子發猶病之論一則曰堯舜其有（猶）病諸二則曰堯舜其猶病諸其之一辭蓋指堯舜自視以為猶病初非夫子直謂堯舜之猶病也至於論大禹之無間者菲飲食而致孝乎神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皆盡其在我之事飲食吾得而菲之衣服吾得而惡之宮室吾得而卑之及於鬼神黻冕溝洫之事所當致孝致敬盡力者皆得以盡我之所當為而無毫髮之遺闕矣當時夫子發無間之論一則曰禹吾無間然矣二則曰禹吾無間然矣吾之一辭蓋自夫子視禹而以為無間初非禹自視以為無間也使當時夫子立言自夫子而視堯舜則亦必以為無間原大禹自視之心則亦必自以為猶病三聖人之德蓋一耳合而論之自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跡而以為無間者固足為聖德之美自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而以為猶病正不失為聖德之至初豈有所優劣耶魯論末篇嘗舉堯舜禹同一執中之授受於此可見三聖人之德一也奚其優而奚其劣

猶病云者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常有所不足也無間云者夫子称美大禹行事之迹靡有所未至也

論大禹之所以無間者蓋皆盡其在我之事故大禹得以致其力而靡有所未至也至於論是（堯）舜之猶病者蓋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有所未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蓋罔（円）沮溺接與丈人之徒皆恝然忘斯世者嘗力誠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人而其下歷舉夷齊仲逸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予之辭也當時所論六子既非聖人所深予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為聖人之予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直可幾聖人之仕止久速之時安知其不

如楊子所謂仲尼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乎後六子之出處旣與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況先儒疏魯論者曰 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 孔子同行故不論即此而證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少連事無可考夫子旣舉之與柳下惠竝論觀惠則連可知已惠魯人也以迹而論在魯嘗為士師之官且為搞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頑安得而謂之逸然自其心論之直

道事人爲往而不三黜由、然而不失其正其平日之所養可知已不羞不卑初不以就（絀）爲榮不怨不憫初不以去爲辱不以三公易其介初不爲富貴之所淫自非甘心於遺逸能之（者）乎然則惠連之爲人論其迹似不可以逸民稱原其心則信乎其為逸民矣君（吾）夫子嘗以言中倫行中慮稱之正此故也他日楊子或問嘗有以朝隱疑柳下惠矣楊子乃以鍼顯爲高祿隱爲下蓋他有所激而言惠連誠可謂朝隱者也祿隱者也前賢嘗謂小隱隱祿（林）藪大隱隱朝市大抵論其迹則有林藪朝市之分原其心則林藪隱也朝市亦隱也若曰隱之小大則未容輕辯

魯論逸民一章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蓋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切原夫子立言之旨正謂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擬人或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與一語以異許之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謂字正指時人之所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七人之中夫子獨置朱張於不論自夷齊之外惠連之降志辱身固不及夷齊之不降辱矣仲逸之隱居放言又不及惠連之言中倫矣聖人言外之意蓋未始許此四子之爲逸民也究至此極逸民七人之稱果

出於夫子之言邪誠不免於惠連之疑然此初非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爲逸民者正無足疑也論者但觀子曰以下數辭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也

或謂荷蕢荷蓧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初（竊）嘗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優然門人會集論語以後正當從上下文爲證可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言晨門荷蕢則此章當作隱者爲是但蕢蓧七人之說皆

章合逸民七人之日遑暇合安知其得此章本旨否邪李氏嘗謂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合（今）七人矣不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朱子作集註獨有取於此說誠為得之論者但以作者為隱者則亦失其本旨正不必强求其說以實之也雖然魯論嘗謂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皆舉其自（目）而畧其名集註各取其人以實其數蓋專指其時則可考也此作者七人之論泛然不指其時世故無的說按季氏云今七人矣則是專指當時言也倘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為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愚意當以微生畝易之可也說（記）曰儗

四書疑節卷四　五

人必於其倫合而言之曰荷蕢荷蓧晨門微生畝楚狂接與長沮桀溺如此則庶乎其得之矣

###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謚曰文有無優劣

夫子之論孔文子則曰是以謂之文也蓋因有所問而為是答之〻辭論公叔文子則曰可以為文矣蓋因有所聞而為是稱之〻辭聖人固皆深許之矣釋者於孔文子則稱謚法以勤學好問為文於公叔文子則稱謚法以錫民爵位為文二說可謂皆得二子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成己之事也公叔文子之所以為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己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者蓋因彊（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趣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言也蓋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聖人本亦所未及究乃因彼而起發我之志意也即此而觀則二子詩學之優劣可知已大抵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夏（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要之子夏貢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

四書疑節卷四　六

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稱子夏習於詩能道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 夫子嘗以焉用佞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何歟

聖人立言有出於誨人之正論有出於感時之激辭不可以槩論也

蓋當時以佞為賢或人稱仲弓之仁而以不佞為短聖人乃正其說而斥之曰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中（深）鄙之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矣之論蓋聖人深有感於當世奸諛之甚不免為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與之哉要

之聖人謂仲弓之爲用佞者出於誨人之正論謂不有祝鮀之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為同異之疑也

子曰焉用佞又曰惡夫佞者微生畝乃以無乃為佞乎疑夫子何歟

微生畝以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齒德而隱者也其或以佞議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見有不同耳夫子荅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辭（解）而亦且深有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狥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狥不矯乃適於義吾觀微生畝之為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仕止久速唯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視　乃以為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孔子嘗謂惡佞恐其亂義也夫子惡夫以佞而亂義微生乃反指以義為佞蓋錮於一方己之私而不之覺耳雖然微生畝之言曰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其辭皆疑為而不決蓋非敢必以聖人之為佞亦未為不知聖人者也論者未可輙議微生之為妄

古之人言有決辭有疑辭決辭者固可以為必然疑辭者未可以為信然學者亦揆諸理而已

合是三章而論之曰焉用佞惡夫佞其為辭也皆決是乃確然一定之理也無乃為佞乎者其辭疑微生豈誠以聖人之為佞哉切詳微生之辭意本知佞之非矣特錮於一己之偏遂過疑夫子之為佞故夫子無復致辨而止以非敢為佞以解之論者但觀夫子非敢為佞之一辭則其平日所謂焉用佞惡夫佞者質諸此而益信若乃微生畝無乃為佞乎之疑辭者奚庸辨

子曰君子道者三及荅司馬牛問君子何歟

夫子所謂君子道者三乃古今天下之通論也其荅司馬牛君子之問舉二而遺一者僅為司馬牛一人而發耳何則聖人荅問之間於其所未至者不容不加勉於其所已至者付之忘言可也愚觀司馬牛之為人兄魋為亂二弟與俱牛獨卓然有見而不從即此可見其胷中之不惑有素矣乃若所憂所懼則有之論者但觀其兄弟獨亡之語則其憂懼常交戰乎胷中夫子安得不就所蔽處特舉此二語以釋之耶論者至此于是曉君子之道本在於不憂不惑不懼三者之懼惧（中但）今司馬牛以君子為問其於君子之道不病於有所惑而惟患其有所憂懼不憂不懼正其所未至者也聖人不舉此以為之勉至於不惠（惑）乃其所已至者

聖人復何言哉論者正不可因此荅君子之問而致疑於
君子之道也

夫子嘗語子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子貢自謂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
乃謂賜也非爾所及也
聖賢君子天理之學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安行者自
然而然聖之事也勉行者使然而然賢之事也故魯論此
兩章大旨異處只在無字與勿字上勿者使然而然賢人
勉行之事無者自然而然聖人安行之事此夫子之荅子
貢雖以勿施於人告之至於子貢自謂無加諸人則未易

輕許之也程子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
勉之仁則非所及也當時程子雖不正舉此兩章並論而
引中庸之語然即此可類推已朱子嘗論無者自然而然
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斯言盡之矣雖然勿
施於人聖人固明指其為恕及荅仲弓之問仁亦以此為
求仁之方矣蓋始則勉焉而使之勿及其至則安焉而出
於無無者勿之極至勿者無之積漸二而一之可也不然
孟子何以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子嘗以誨人不倦自謂矣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似有倦於誨人之意何邪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述而一篇多記聖人
謙己誨人之辭篇首有曰誨人不倦篇末亦曰誨人不倦
是則聖人之誨人蓋每以不倦為心然篇中有曰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又有倦於誨人之意何歟吁誨
人不倦乃聖人誨人之本心故篇內有謂自行束脩以上
吾未嘗無誨焉蓋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
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此章
既言聖人誨人不倦遂章下章乃記憤啓悱發之論以及
舉而不復之說蓋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於此

尤足見聖人誨人之所以不倦也苟徒誨之而已矣則誨
諄　藐何益之有必得其憤悱之誠既至而後加夫啓發
之功舉一隅而知以三隅反然後復以告之則其學力之
進蓋沛然而莫之禦矣向使聖人之倦於誨人則吾但舉
以告之寧復計其有所反否立言垂訓之頃豈能反覆開
諭至如是之詳切哉甚矣聖人誨人之心為不倦也述而
一篇首末而舉誨人不倦之說故篇中凡及誨人之事者
無非發明其所以不倦之方於此尤足見門弟子之善記
言也

聖人不徒自述其教人之心而且備言其教人之方於此

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也夫子論及誨人之道每以不倦為辭者自述其教人之心也所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惛言其教人之方也孟子有謂教亦多術矣　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夫子所謂不復者其亦不屑之教誨也歟然則不復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又曰正顏色出辭氣何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先舉其凡而後列其目經文三節固自明白程子釋此章旨亦自分作三節說明說（至）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深足以發明曾子立言之本旨其謂動容貌舉一身而言者蓋所以別容貌與顏色之不同也特以顏色之見於面辭氣之出於口乃夫人所共知有不待為之辨釋者矣他日朱子作集註其初本為之詁亦曰容貌舉一身而言辭言語也氣聲氣也於顏色則不復釋皆此故耳況容貌顏色辭氣之為三者有不待曾子之論而后然也夫子嘗有九思之論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是猶曰九者之中列之以為三至於君子三變之論釋者謂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即此而證則知容

貌顏色辭氣之為三者坦然而甚明矣大槩三者之中辭氣別為一端固無足疑其所（疑）者惟容貌顏色相近似而其實有不同先儒釋子之燕居一章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是蓋以容色對稱容自容而色自色者信已程朱二子於此章皆釋之曰容貌舉一身而言　顏色正自有別或者反因此以致疑不可也

　四勿於五事何以獨不及思

嘗攷先儒傳釋之說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優（復）禮之機也然則四勿雖不言思而所以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即思也伊川嘗論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內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二語實其盡要南軒嘗援此以論不言思之故

通書有曰仁義禮知四者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之謂純朱子論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四者之實也要之通書之謂無違即魯論之所謂勿蓋皆以思為主也由是而論四勿雖不明以思言而思在其中矣不然視聽言動何以皆九思中之一事耳

　戰者子之所慎及其答衛君問陳則曰軍旅未學何歟

子之所慎戰居其一此乃門弟子所記之得其實至於軍旅未學之語乃一時托以拒衛靈問陳之辭耳聖人豈真所未學邪平日見諸言辭之間者亦多矣姑以魯論言之如曰可以即戎可以去殺皆軍旅之事也如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又極言不教而戰之弊也如荅子貢以足兵称子路以治賦此得非軍旅之事乎如請哀公之討陳恒非季氏之代顓臾以至論征伐之所自出又得非軍旅之事乎然則信以為聖人未之學不可也子路嘗有子行三軍之問夫子告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説即此可見聖人慎戰之實惡得謂其於軍旅之未學哉切考聖人之於衛靈往來其國不為不久其於聖人動作威儀之則夫豈懵然無所觀感乃於聖人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且專以陳為問聖人知其志之不可化乃對以未學而去之然則軍旅之事本非聖人所未之學特以衛靈之無道而不輕以告之於此尤足見戰為夫子之所慎者益信矣

戰為夫子之所慎門人所記為得其實但即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語觀之則可見矣至於自称軍旅之未學者非真未學也特不輕以語衛靈公耳如魯論所載夫子平日之言有及於軍旅之事者猶曰托之空言未見其行事之實也且如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命將

士以伐之而費人北此皆夫子於軍旅之事其已試之效矣即小可以觀大魯謂夫子果未之學乎要之文事武備蓋本相因夫子於文事既有餘武備正不待學而能之矣今也荅衛靈之問深慮其無道之至彼既好之又從而告之則適足以滋其窮兵黷武之禍為益甚故寧諉之以未學至此尤足見戰為夫子之所慎也

籩豆之事曾子以為末俎豆之事夫子以為嘗聞何也

曾子之告孟敬子上文有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以道德之事與籩豆之事對言也道德在內籩豆在外自道德而視籩豆則以籩豆為末者固宜夫子之荅衛靈公下文有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是以武備之事與文德之事對言也文德為先武備為后自軍旅而視俎豆則不以俎豆為末者亦宜要之曾子所言者君子之學夫子所言者國君之政此其立言之旨意各有所重論者豈遽可以差殊觀哉

籩豆之於俎豆均之為禮器也然此特器數之末非學者之所當急曾子之説本為通論而夫子之論云然者正有子所謂夫子有為言之也何則夫子因衛靈之問陳徒知兵而不知礼故矯其失而為之説曰俎豆之事則嘗聞軍

旅之事則未學他日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夫子夫子亦曰胡簋之事則嘗學甲兵之事則未聞正與此二語相合皆有所為而言之耳要之曾子之言為學者設乃萬世之通論夫子之言為時君設乃一時之激辭后之為學者則專當以曾子之言為法為政者則又當以夫子之說為心議者要不可膠柱而鼓瑟

## 難矣哉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難矣哉之歎難矣者艱得之辭嘆其難乎為善而不為惡聖人為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一則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則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羣居終日曰言曰行蓋指其發於外者言也飽食終日專曰用心蓋指其動於中者言也羣居終日之際所言不及於義所行專好小慧則其發于外者皆不誠飽食之餘不能操存其心泛然而無所用則其動於中者必不善聖人於此皆示以難矣哉之戒正有望於學者安制內外之交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制外安內之道將何如亦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當

---

以坤文言為之法

## 已矣乎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已矣乎之嘆已矣者絕望之辭嘆其終不得見而嘆之聖人之為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而論之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頌（訟）者也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蓋指夫惡惡而不能改者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蓋指夫善善而不能勉者也過而不知齵（猶）可覬其一旦之惑悔今既見其過矣乃不能反己以自訟則將終其身而弗之改德而不好猶可望其他日之或悟今既知德之可好矣乃不能好如色之必誠則將終其身而弗之勉聖人於此皆示以已矣之嘆正有責於學者好善惡惡之各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果何輕為（而）何重哉吁是固然矣學者求所以好善惡惡之道將何如亦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正當以大學為之戒

##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者行也夫人必知之而後行之安有既行之矣而不知之者邪曾不思知有淺深

此知字蓋指所知之深者言也何也彼由之者固亦有所知矣特徒知斯道之所當然而未知斯道之所以然此豈足以為知哉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此二知字蓋皆謂夫未知斯道之所以然初非懵然無所知覺之謂也愚想聖人之意亦曰民可使其由斯道之所當然而不能使其知斯道之所以然當時所謂不可使知之者初非謂不可使知之也正謂不可得而使之知也聖人之為此語蓋有悠然感嘆之意自見於言外學者要（當）沈潛反覆玩味而求之也可不然聖人豈肯愚 天下斯民之耳目哉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四終

---

# 新編待問集四書卷之五

## 大學　一

知止以下曰定靜安矣然又曰能慮而后能得何歟

此數語雖一貫說來却當分作兩節看知止以下是說平時所知如此能慮以下是說臨時而行之者如此也惟其平日知得所止者當在是則此志有所定向矣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矣曰定曰靜曰安皆指未與事接時存諸我者然也及其事至物來而措諸用者必須詳細思慮而后得其所止書所謂慮善於動動惟厥時是也先儒嘗謂知是閑時知得處是到手后須要處置得是又謂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胷次洒然處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此說為得之矣雖然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定靜安三者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后皆容易進慮能得最是難處何則定靜安致知之事也慮得乃力行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者不可不勉

知止者知其所止如射者之省其的能得（者）得其所止如射者之中其的徒省其的之所在而未至於中其的亦奚取哉乎（平）時於此理知所當止之地則心有定見所見既定則心不為外物過（所）搖奪所以能靜心既靜則吾身隨所處

而安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自安是以定靜安三者固為知止之功效而未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身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后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后得所止矣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所指

大學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之可謂明矣然按經文求之此雖結上文兩節而亦所以引下文兩節其為本末終始先後六者之義皆昭如也何也初言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明治脩齊正誠知格、皆揭逐節事目字在上、自流遡源、以求其本、蓋申言事有終始、終必有始也、次言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物格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舉逐項物件字在上、自源徂流以、明其致、蓋申言物有本末、由本而末也、以此而論、則曰事曰物、既有分別、終始本末、亦有倫理、且先字引下文六個先字、後字引下文七箇後字、尤為明白、於此見亦所以引下文兩節之意者信矣、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二物字本無二義自朱子作章句及或問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釋之於致知在格物則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為事物之物又非指德與民也然則二物字有異義與否事物之物初豈出德與民之外乎明德新民之外學者又果何所事乎朱子章句於格物之下釋曰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則朱子於格物之物固明以物猶事也言之矣然朱子語錄嘗謂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由此推之上文物與事對言者物字本止是指德與民而言事字則是所以指其明德新民者而言特物以本末言之不得不以明德新民新言之也下文專以格物言者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求所以明德新民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者亦只於明德新民上今日窮得此一事明日窮得那一事豈於明德新民之外而他有所謂事哉論至此極則朱子釋二物字初不見有異義也

經傳言本末者四同歟異歟

經所謂本末者二皆以先后之序言也本為先而末為後傳所謂本末者二皆以輕重之經倫言也本為重而末為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釋者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蓋先明德而后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上文明

謂脩身為本是蓋先修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傳之十章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外本內末承上文言之蓋為治之道以德為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為末者在其所當輕今也外其本而內其末則失其輕重之倫矣合而言之本末云者或以先后言或以重輕言皆不過重者所當先輕者所當后後先重輕壹一而已矣大學之道必以知本為務本既舉而末自隨故傳之四章釋本末者必以此為知本結之良有以夫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大學一書先儒嘗以三綱領八條目釋之章旨固昭如矣

然明明德一語尤為此書一大統會明明德者固明在己之明德新民者所以明在人之明德止至善者又言明在己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八節目之中脩身以上明在己之明德也齊家以下明在人之明德也故經文首舉八節曰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下文八節目皆出於明明德之事特其間不能不微有人己之間耳先儒釋之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斯言蓋盡之矣或者疑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乃為己之學於天下何與焉吁此本無足疑也前言在明明德者雖曰明在己之明德而在人之明德亦在其中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明在人之明德也豈特平天下為然哉治國齊家無非所以明在人之明德也此乃聖人言外之意自可以類推己偏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雖不以平天下言而平天下之道實出於此故傳文嘗舉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所以經傳互相備也雖然傳舉平天下者特舉其致治之效經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直舉其出治之本舉出治之本者其旨深舉致治之效者其旨淺此其為聖人賢人也言與不然聖經先賢傳發之久矣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獨異

古之欲明明德以下自流遡源以求其本物格而后知至以下自源徂流以明其效八條目上下交互莫不兩易其說然明治脩齊正誠皆以欲言獨於致知則直曰致而不曰欲治齊脩正誠致皆以先言獨於格物則直曰在而不曰先此致知在格物一語為可疑物格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皆不過易轉一字言之獨於知至則不仍用此致字而別易此物格而后知至一語為可疑以愚觀之遡論八條目則致知格物最為是第一關處故其立言頓挫不曰欲曰先以緩其辭乃一言以敝之曰在參諸傳辭有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在脩其身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在治

其國正與此同一語意在字較之先字意最緊切又參諸篇首在明〻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在之云者皆指喫緊下工夫處豈徒曰欲曰先者比哉至若上以致言者未然而欲使之然擴而極之〻謂下以至言者已然而出於自然造乎其極之謂於此足見其上言本而下言效也至於平天下一節初言欲明〻德於天下末以天下平言之亦與上文不相應蓋八條目之效先莫先於知至大莫大於天下平故於此兩節特異也究至此極八條目之中先言其本繼言其效獨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迥別此聖人極力提醒學者處學者不可不勉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〻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內所謂命即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畀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无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俊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於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即經所謂明德也究至此極曰德曰命辭雖異而實則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與物知者何也

大學經傳互相發明獨於致知格物之傳不存竟不知其所謂知者何所知所謂物者又何物耶要之傳既不存求之經文斯得之矣此物字即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此知字即經所謂知所先後之知初不待於外求也物者即天下國家身心意是已知者不過知此平治脩齊正誠之理而已矣夫豈自此六者之外而別有所謂物與知哉先儒嘗謂傳有此章而今亡矣或者原無此章蓋亦未可知也

傳釋致知格物至於平天下皆兼舉先后而言六章乃舉誠意何也

上章釋致知在格物出於朱子所補者姑勿論七章以下各舉先后兩節而互言之正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又為身之主此其心身家國天下二者皆當相合而不相離也至於誠意一節經文雖皆具言先後之序然意者心之所發其所以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何莫非出於吾心所發之意耶故曾子於此特舉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末又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嘗謂此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斯言為得之矣雖然六章專釋誠意者无足辨五章兼辨各物致知者有可疑何則誠意既出專釋格物致知亦當析言

之也愚恐聽訟無訟數語本在致知傳內先儒特因有所謂知本遂指此以釋本末要之本末正不必傳也合於四章釋所謂格物五章釋所謂致其知者如此則正與第六章專釋誠意者相合通十章而論之前三章分釋三綱領次三章專釋三條目后四章兼釋五條目如此相類而傳釋為始備矣

誠意章言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者何
歟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先儒有是言也然以此而論則出於天理之自然當純乎善而無惡也及即小人而觀之為善

者有實有虛為惡者亦有實有虛豈可專指誠為有善而无惡耶特專以善言則可釋之以真實無妄兼善惡言則但可釋之以真實而未可以无妄言耳朱子大學章句於誠意云者止釋之曰誠實也其亦有見於此矣按傳之六章釋誠意兼善惡而論於人心最為切至初言如好〻色如惡惡臭蓋謂好善惡惡之出於誠也其下申言小人陰惡而陽善斷之以誠中形外此誠字蓋指實有是惡於中而不能揜于外也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學者因彼之實有是惡者不容揜則知人之實有是善者亦然夫如是則孰不思所以慎其獨而誠其意耶聖賢君子啟迪學者之意深矣論者安得謂其陽善陰惡而不當例以誠於中者目之哉切嘗論之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同此誠也特中庸之謂誠身者專以明善言故其於天理也純大學之謂誠意者兼以善惡言故其於人心也切后之學者要當先於大學之誠意而省察之然后於中庸之誠身而擦（操）存之則誠於中者先不善形於外者無不美惟學者其勉之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
下何歟

大學八條目具見諸經初則溯言其本次則順言其效各以先後言之明矣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者今亡矣六章

專釋誠意與別章例不同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章首皆以在字易先字九章釋齊家治國章首雖仍以先言而章末凡兩以在字易之曰在曰先其義有以異乎吁無以異也以次第言則曰先以工夫言則曰在經文通舉八條者而總言則遂節以先字言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之辭確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既知所以循次第又知所以下工夫聖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〻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　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以謂明〻德於天下者正欲天下之人無有不明

其明德此即所以平天下也以明明德言者其事顯平言者其辭約泰而求之可也況傳文之曰在曰平者宜傳文創為之說哉經文挈三綱領於篇首三在字之義為最嚴歷舉條目而溯言其本致知在格物蓋有以在字易先字矣歷舉八條目而順言其效徃〻皆易置一字而言之惟明〻德於天下則易之曰天下平然則傳文此二字之變易皆已見之經文矣援經證傳夫何疑

傳之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何歟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言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斯（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道通八章釋脩身齊家

言人之其所親愛賤[illegible]（是）長敬哀矜敖惰而辟焉不言所以脩之〻術或者遂疑其枚舉病症（証）而不及其方學者當何從而用力與吁昌亦考之經文斯得之矣經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意即所以為正心之方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即所以為脩身之方也然則誠意所以為正心之方也將何如上章釋誠意揭必慎其獨二語以為訓乃其要也正心所以為脩身之方者將何如上章釋正心揭心不在焉一語以為戒乃其要也至始（如）論四者之不正五者之或辟正如用藥治病而特（戒）其所忌耳學者誠能用其治病之方而戒其所當忌如是則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皆必然之效也誠意章末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正心脩身章末結之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必字與一在字此正指學者所當用力處

先儒嘗論大學傳之七八章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是故心與物接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不可泥於有身與物接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五者不可陷於辟有者何或事未至而先有所期待或事方來而尋有所偏重或事已過而尚有所留滯此皆所以泥於有也辟者何偏於好而不知其偏（惡）偏於惡而不知其美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此皆所以陷於辟也論脩身

在正心則以四者之有為戒論齊家在修身則以五者之辟為戒但各從其病處用力攻之是即所以為治病之方矣泥於有之失其失在念慮陷于辟之失其失在事為先嘗（儒）謂忿懥之類在心上理會親愛之類在事上理會斯言得之學者但于心者上省察而不泥於四者之有則心無不在（正）於事上警省而不陷於五者之辟則身無不修〻身正心之方不出乎此究其要亦唯曰誠之為貴

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何以皆言正心之事

按此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情既立（生）於心而皆以辟言之誠若專為心發也豈知上章釋正心已謂有所忿懥恐

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上章論四者之有皆上稱一所字是盖指其心與物接時方明於中者言之也此章論五者之辟一一稱以之其字是盖指其身與物接時已交於外者言之也且此五者之辟殆皆出於好惡之偏正脩身齊家之大節目處昔嘗有問朱子曰大學脩身齊家章而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修身乎此数論正論上五者之辟學者要當以此用力以為修身之之先務可也後何疑哉

傳之九章首言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

大學傳之九章曰孝曰弟曰慈乃齊家之事曰事君曰事長曰使衆乃成教於國之事正以見齊家者此理治國者亦此理也於是援康誥如保赤子之說以明五教之本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乃所以使衆也然上文兼舉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盖人之事親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慈然幼之心亦非外鑠而有待於强為者故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一語以警發夫人之良心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次章論老老長長恤孤其下亦止引詩以言民之父母似亦此意論者試參攷之

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而章內所言似有及於脩身平天下之事何邪

以行之為問故夫子止從用上說恕而不及忠與此大學專論治人之道止言恕而不言忠者一間耳論者復何疑哉

既曰德本者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也

古今論財之善未有如大學之書初以德與財相配而言次以財與道相貫而言先後緩急之倫發明殆無餘蘊德財本末之論正言當先德而后財初非以財為末而可廢切詳此章大旨首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只此數語可見其先有德而后有財也其后所謂生財有大道道即德也此言有大道正前所謂有德是也此言生財正前所謂有財是也先言有德而后言有財者自本而徂末也先言生財而后言有道者由末而遡本也反覆玩繹旨意正互相發初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民者若此乃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正以結上文外本內末之所以失也次舉以財發身以身發財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身者若此乃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又結上文生

財有道之所以得也合而論之初則以財配德而言次則以財貫道而論其實同一揆耳不寧惟是及其末也又疊以義利互論利即所謂財也義即所謂道與德也章末兩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即此可以觀大學之所以有德而后有財生財之有大道矣不然大易聚人曰財之論何以申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五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六

## 中庸

天命之謂性之下曰率性曰盡性曰尊德性不同何歟

率者循理之謂人生而後各循其性之自然此通上下而言也盡者極其至之謂巨細無一之不盡此指聖人之事言之也尊者恭敬奉持之謂所以存養其心此指賢人之事言之也耳且德性直指君子言之盡性則曰惟天下至誠為能之即此可見其有聖賢之間矣學者苟能循其性而行之加以尊德性之功以造於盡性之極則不惟已性之

能盡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他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天下之言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蓋故者本然之善利者順也順其本然是即率性之謂亦通上下而言也盡心知性以知天是即盡性之謂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即尊德性之謂賢人之事也中庸性學淺深之論証諸孟子而益

前後二性教同異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三句作一貫說來推原性教之所從出蓋指性教二者之名義云尔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以兩句相對

說推原性教二者之所由分蓋指性教二者之功用云爾故首章曰之謂性之謂教後章曰謂之性謂之教學者但即之謂謂之二字觀之大旨蓋可見矣要之凡言性出於天理之自然凡言教者出於人事之使然此曰性曰教之所同也合此兩章而論之天命之謂性者天下之所同以自誠明謂之性言之則聖人之所獨修道之謂教者聖人之事以自明誠謂之教言之則為賢者之事論至此極則二章之言性教彼此不免互有淺深高下之殊然皆先性而后教於此尤見性者教之本而教自性中出也后之學者欲明二者之名義而求二者之功用將何如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篇首三語以性道教兼言之誠明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耶

中庸何為而作邪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篇首揭性道教三語以示其綱領下文不復申言性教之何如直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於道之不明不行尤拳拳焉味其辭旨蓋謂性者道之所從出教者道之所自行無非所以明斯道也及觀誠明謂性明誠謂教之論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歟吁中庸明道之書頋安有舍道而不言者哉此章之于道非不言也不言乃所以深言之也何也先儒釋此章者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按上章自章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次舉天下之達道五以至於獲乎上信乎朋友順親誠身皆曰有道然後結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承上文而復舉誠明明誠二語雖不明以道言而道在其中矣故集註明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自此以下皆子思反覆推明上章之意每章章旨不以天道言則以人道言以誠言者居其半蓋誠之一字為中庸一篇之樞紐書中舉天道人道之下中以誠明明誠之語篇首性道教之妙用至是發之無餘蘊矣

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

中一字有二義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當然之中理一而已方其未發渾然一中不偏不倚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及其既發隨時取中無過不及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是也要之中和之所謂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謂中者事理當然之中性理本然之中是體事理當然之中是用合體用而觀之二中字豈二理哉當時子思子作中庸終篇極言中庸之

道而章首必先舉中和二字言之正所以明其體立而后用行也中和大本之中蓋自天命謂性一語中發來中庸時中之中蓋自率性修道二語中提出中庸時中之中實自中和大本之中為之體中和大本之中發而為中庸時中之中是乃由體而達用其理一而已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一言以蔽之曰中可也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中庸云者正指此中之道常久而不易初非中之外他有所謂庸也子思子因之以名書　要不過闡明此中之道而已矣故中庸之中大旨只在時中耳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體用均此中耳時中之中惟其無時而不中此中庸之所以為中庸也或者提見出中庸二字可相合而不可相離遂謂中和時中言中而不及庸　德庸言　庸而不及中何歟豈知程子以不偏釋中不易釋庸其下復以正道定理對言誠若中自中而庸自庸二者似不可以偏舉然先儒嘗論程子正道定理之說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字只是一箇恰好道理為間不得是亘古亘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此數語可謂明且盡矣朱子語錄有謂有中而后有庸者有謂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者又有謂未有中而不庸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是皆一貫之論而猶未明也侯氏謂中可常也可常則中矣輔氏謂惟中故平常中即平常也此二說者蓋互中庸二字正言之矣徐氏謂中而后常不中則不能常范氏謂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常矣過與不及則不可常此二說者益又兼不中則不庸反言之矣以至朱子集註乃謂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然則曰中曰庸雖二義而實一理中即庸也庸即中也言庸則中寓其內言中則庸在其間偏舉而言之何傷哉況時中一語正以發明君子之中庸曾謂其言中而不及庸乎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中和本一理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庸乎至於庸德庸言雖不及中下文有謂有所不是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此正所以俯就企及以求合乎無過不及之地非中乎要之中之外無庸庸之外無中唯中故庸中庸本一理也

擇中庸依中庸同歟異歟

中庸一書大抵以知行言也與知與能行對稱三知及三行竝論道之不行以行言道之不明以知言大抵不出乎知行一者而已所謂擇乎中庸者是就知上說依乎中庸者是就行上說以地位言則依者造道已深而擇者造道

（方始）以工夫言則擇者用力尤難而依者不待乎用力是故擇中庸者誠之者之道賢人事也依中庸者誠者之道聖人事也誠之者擇善固執所以為中庸之擇誠者從容中道即所以為中庸之依夫子於擇乎中庸則中之以回之為人依乎中庸則中之以唯聖者能之即此可見其為聖為賢之別矣然聖賢豈二道哉始於擇而終於依同此一中庸之道也

## 位有（育）化賣（育）同異

前言位育者天地與萬物而為二后言化育者天地合萬物而為一何則前言位育者以天地對萬物言之蓋天地位而后萬物育也后言化育者止言天地而不及萬物蓋萬物皆囿於化育之中矣要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正~~正心則天地得其位天地之氣順則萬物遂其育皆自天理中體用中來也首章以致中和並言之中者大本和者達道元以體用相對而言故下文亦以天地位萬物育對言之也后兩章章首皆以至誠言之二十九章是從裏面說將出盡其性是說體人物之性是說用三十一章是從下面說上云經綸大經是說用大本是說體兩章皆以體用相貫說故論天理之致驗亦以天地之化育包言之也論至此極則天地之位係乎吾道之體萬物之育係乎吾道之用道之體立則天地位道之用行則萬物育體用兼盡則天地化育之功全矣

##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章章首皆以唯天下至誠舉其端一言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終以贊化育一言經大經立大本而終以知化育蓋盡性非出於經大經立大本之外而經大經立大本乃所以盡性其理一而已矣贊化育以事言知化育以心言蓋本無所輕重然於贊化育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聖人配天地而為二知化育之下曰其淵其天是則天地其聖人聖人其天地天地合聖人而為一故朱子章句於三十二章至誠之下謂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而由此而論則曰知之功深而曰贊之功淺~~[illegible]~~昭然而甚明也

## 二大本同異

天下之理一本而已初豈有二本哉要之前后所謂大本者一也大本者何此理之全體是也首章專言大本者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末章多一立字乃指此理本體之所以然也其理則一而已矣前言大本者主於中中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正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後言大本者主

於誠誠即至誠無息之誠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無過不及之謂中真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邪前言大本者指自然之全體由體而達用即下文所謂達道是也后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即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此是則前后所言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者有不一以下文多一立字故爾雖然前后立言一則曰天下之大本二則曰天下之大本及論達道大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經天下云者謂人有此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 二達道同異

和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常情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大倫言之也夫自人之常情觀之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者乎此其為天下之達道也又自人之大倫觀之孰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乎此其為天下之達道也前所謂達道者以大本對言之大本主於內達道主於外後所謂達道者以達德對言之達德主於內達道主於外道之云者皆指行諸外而言日用常行之謂道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其所謂達者正言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

和者之達道在禮運即所謂七情五者之達道在禮運即所謂十義治七情修十義又不可無聖人之教不然中庸何以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首章曰大本達道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也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者大經即達道也何也先儒嘗以經綸為致和立本為致中如是則立大本者即中之所謂大本經綸大經者即和之所謂達道矣且中庸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先儒又謂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是又即所謂五者之達道

矣要之二大本皆言道之體也前達道指（止）言道之用後大經亦指（止）言道之用也特前所謂大本達道者先體后用而順言之后所謂大經大本者先用后體而逆言之前以中和而分言是蓋析體用而辨天理之名義后以至誠而統言是蓋貫體用而論天理之功用本皆異辭而同旨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乃止謂君子之道四何與

達道云者通上下而言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肖本夫人之所同故歷舉五者而謂之天下之達道也至如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焉其大旨蓋謂事父事君事兄與朋友先施之道吾所以求諸他人者反諸己皆有所未能此

乃聖人以責人之道責己而為是自反之辭耳其於夫婦之道正無所施其自反焉故於此獨不及也要之天下之達道五乃泛求諸人之論故五倫並舉而無道遺君子之道四乃自反諸己之論故五倫有一之或畧道之為道則一而已矣

況上章論君子之道則者首明其造端乎夫婦下章論君子之道則又引妻子妻帑之詩是則夫子論君子之道者夫婦未始不列其間特於此自反之辭不之及耳易吾夫子之所係詩吾夫子之所刪禮吾夫子之所定易重咸恒詩始二南禮重大婚至此益足證夫婦之道為最重

## 至誠至聖同異

周子嘗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知乎此則聖即誠也誠即聖也中庸言至聖者一而言至誠者三惟三十二章舉天下至誠而言大經大本者與三十一章舉天下至聖而言聰明睿知者二章相承先儒嘗謂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析之明矣今觀上章論至聖也章末結之以故曰配天蓋誠者天之道至聖之配天亦惟其誠而已於此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也下章論至誠也章末明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知於此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合而證諸周子之說聖誠而已矣

此至聖之德也無不至於誠誠者聖人之本此至誠之道所以成乎聖聖以德言誠以道言其理一而已矣雖然至聖以如天如淵言至誠以其天其淵言似不能無淺深之間及究其極至聖之德言其用至誠之道言其體以用言則人與天合故以配天言之以體言則人與天一故直以以天德言之溥博即浩〻也淵泉即淵〻也二者未可以差殊觀

##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論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夫所謂性即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即所以曰經曰立也特前章言盡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自微而之顯顯后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於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前知言而曰夫焉有所倚蓋亦各上文言之耳何則贊以事言尚有形迹可擬故曰可與天地參此指至誠之用言也知以心言初無方體之可名故曰夫為焉有所倚此指至誠之體言也合而論之贊非不足知非有餘可與參者非劣為有倚者非優體立而用行其理一而矣已

##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上章舉天下至聖言其溥博淵泉則曰如天如淵下章舉天下至誠言其淵々浩々則曰其淵其天且於如天淵之下章末復以故曰配天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合其天淵之下章末直以達天德者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一然則其不特如之而已至誠之於至聖其亦有所優劣乎呼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初豈有二理哉蓋溥博淵泉即淵淵浩浩者之用淵々浩々即溥博淵泉者之體以體言則曰其以用言則曰如初不可以是而為優劣之辨也

　高明配天峻極于天溥博如天浩浩其天字章旨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者皆是指天之高以比道之高蓋以道之體言也溥博如天浩々其天者皆是指天之大以比道之大蓋以道之用言也道之體若是其高道之用若是其大非天下足以名狀形容之也合而論之則於體用之中又各有淺深焉配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聖人不過配之耳極于天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不過如之耳其天云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如之而已也以道之體而論者自高明配天以至峻極于天則其高者益以高以道之用而論自溥博如天以至浩々其天則其大者益以大論道之妙復何以加於此哉雖然此猶未也曰高明曰峻極曰溥博浩々是皆有方體之可求篇末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正可見天之所以為天也道之所以為道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上章曰聰明睿知下章文曰聰明聖知何耶

前章曰聰明睿知后章曰聰明聖知按洪範曰睿作聖睿聖本同一致也徐而致之睿者思道（通）之謂也聖者無思而不通也無不通生於通微是則聖者睿之極功也先儒於上章釋聰明睿知為生知之質其下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斯言固得之矣然合下章而論則睿知猶有涉於作聖之功不若聖知之得於自然也是以中庸本文上章謂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下章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則睿知以能言者指聖人之聖（所）能事聖知以固言者指天德之所固有只此二字求之其淺深自可知也

　道之不明不行謂愚不肖之不及費隱章文謂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耶

中庸以知行言道者多矣三知三行自是三種人物書中有以不行對不明言者明即所以知之也有以不知對不能言者能即所以行之也識乎此斯可與語道矣第四章

以不明不行言者推明斯道之弊以警夫人第十二章以與知能行言者推原斯道之本以誘夫人無非所以為斯道計耳

前言愚不肖之不及知行者指言其質之偏所以警夫人之揉化其質以救斯道之弊后言愚不肖之與知能行者指言其理之同所以誘夫人之擴充其理以反斯道之本均之使人求合于中庸之道而已合而觀之固不行不明之論正當矯其質之偏而救夫弊固與知能行之論正當會其理之同而反乎本審知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又何有愚不肖之間哉生知安行固不可及自困知勉行以造夫學知利行之域不難矣

前言不明不行者舉斯道之全體言也后言與知能行者舉道中之一事言也自斯道之全體而論則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愚不肖知行之甚難也自道中之一事而論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為此愚不肖知行之甚易也世之學者正當因夫一事之易知易行以求夫全體之難知難行擇善固執百倍其功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自可以盡夫中庸之道矣雖然豈特愚不肖為然哉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蓋與愚不肖知行之不及者均不免于不行不明之弊至於夫婦愚不肖之可以知行者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要之賢知之不明不行聖人之不知不能皆舉斯道之全體言耳斯道之全體大用非特愚不肖視之以為難雖賢知聖人亦不可以易心視也善知道者勉之

### 哀公問政章曰親親尊賢先后同異

前一節從天理發用上說來后一節從治道設施上說出曰親親曰尊賢其事則異其辭則同

前所謂親親者主事親而言尊賢者主知人而言故下文明謂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親親屬諸仁以尊賢屬諸義是蓋自天理發用上說來者明矣后所謂尊賢者主於親師友親親者主於睦宗室故下文明謂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以尊賢（經修身）之下以親親列敬大臣之先是蓋從治道設施上說出者審矣先儒嘗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然則前一節先親親而后尊賢者固宜先儒又論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而后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故親親次之然則后一節先尊賢而后親親者亦宜

前后兩節所謂親〻尊賢者雖不同其大要皆主於修身不然大學何以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思修身知所以修身兩節皆以修身為本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

中庸第二十章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身一語固為此章之綱領然下有謂思修身又有謂知所以修身兩節不知其所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吁前一節所謂思者即大學所謂致其知也后一節所謂知者即大學所謂知之至也何也前一節是論修身之本後一節是論修身之效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天乃理之所從出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所思必極之於天此乃遡而言之以求其本也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仁人矣所知必至於治天下國家此乃順而言之以推其效也然則遡求其本者所以致其知順推其效者所以知之至斯言為盡之矣不寧惟是下文舉凡為天下國家有有九經修身最居其首蓋足證修身為此章之綱領矣其曰修身則道立首言修身之效者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之事皆在其中矣其不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言修身之本者知天知人事親之理皆具其中矣末又歸之於誠身誠身云者合內知外貫始終本末盡在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自修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何歟

中庸九經先列其目次舉其效所言無不同也至第三節歷言九經之事自修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其故何耶徐而攷之尊賢即所以修身也親〻即所以齊家之也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自尊賢而而修身而親〻而齊家及夫朝廷之大臣羣臣國中之庶民百工皆於我為近者也天下之遠人諸侯則其勢分為甚遠爲近者乃可勸屬以相勉遠者必待觀感而向化理勢所不可得而強同也向使待遠近無所別皆是思以勸之則柔者或流於騃懦懷者或流於姑息豈足以動遠人之感慕哉當時立言其於家國朝廷之近者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皆易之以曰勸以示親密之意至於天下四方之遠者乃曰柔曰懷而無異辭不過待

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篤近而舉遠於益此可見已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似有不同然今日朝廷之羣臣即徃日卿遂之士今日之待羣臣如此則為士者皆可以知所勸矣泛言之則曰庶民在畿甸則曰百姓尭典以百姓對萬邦孟子以百姓對四海是則自百姓而視庶民為頗近近而百姓有所勸則遠而庶民可知矣况曰士曰百姓者初不待此而后見上文言九經之效已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乎庶民則百姓勸矣至此乃變羣臣而曰士變庶民而曰百姓無以異也且此九者之中於百姓獨曰勸又不待勸百姓而后以勸言也世之為天下

國家者其於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者可不勉哉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中庸一書以誠字為一篇之樞紐聖賢君子之道孰有外於此誠者哉是以初言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及言九經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是已夫以三德者德之蘊於內者也九經者事之見乎外者也三德乃九經之根本九經乃三德之枝葉三德九經實相為之表裏初豈三德自三德九經自九經哉惟其三德九經同此理也故二者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皆以誠字釋之程子論三德之誠則曰所以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之外更

無别誠此三德之實也朱子論九經之誠則曰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合而論之皆不過一眞實無妄之謂耳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德蘊於內事見於外皆主於誠而已矣雖然有諸內者形諸外必也主德之蘊於內主於誠而後九經之見於外無非誠使內之三德有未誠則何望其外之九經一於誠哉是以聖人竝言之序先三德而后九經良有以夫知入道者不可不察

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舉大舉舜顔淵子路之事以明之至第二十章反覆言之而無餘蘊

曰三德所以行之者一已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已論者遂謂三德與九經異矣而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徐而致之前一個行之者一其指三德言者明矣后一個所以行之者一雖明指九經而言然究其本旨則亦正指三德而言九經乃三德之見於行事者耳何以言之上文三德之下歷舉三知三行以言之矣於此初無間斷乃特舉子曰二字舉三近之目遂謂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由是申之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歷歷言之然後結以行之者一之辭按上文所謂知斯三者指三適近

而言其下九經之事皆自此三近而推行之耳是則九經之行之者一是即三德之行之者一一者非他誠而已矣雖然前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行事之五者而言也後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經者之九者而言也行道之五者足於己也為經之九者及於人也足於己者此誠及於人者亦此誠正所謂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六終

---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七

##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韓子又曰孟子殁後其徒記之

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梁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韓子乃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殁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說何不同耶要之史記謂此書作於孟子退自齊梁之後則是然謂孟子自與其徒作之則未必然也韓子謂此書非軻自著則是然謂其徒作於軻既殁之後則無所徵也切意孟子歷事齊梁以堯舜之道陳於君者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淑諸人當時門弟相師尊之遂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韓子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沒之后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臨終之事殆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韓子之論除去軻既殁三字則斯言為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所荅曰情曰才曰心何也

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朱子嘗謂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所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朱子嘗謂正是指

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一性之中萬善完備能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係諸心者此本情下文申之以仁義禮知（此）又見得是出於性朱子嘗謂心包性情者也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合是三者而論此情字是指才從性中流出來者此才字是指能從性上發將出來者此心字是指心統性情而言者如此則孟子所荅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所以善也

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發明此性之本善而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也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即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雖殊其理則一切原孟子立言之旨正欲發明人性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知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者是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則性之動而有為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是也

下文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明其為仁義禮知之性必皆以心言之可見其心為性情之統也既而又論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則知此才之發用亦係於吾心之思耳朱子嘗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千頭萬緒皆從心來者斯言豈不信然

孟子專以善論情性不過言性之感動而已至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分然后情與性有殊孟子專以善論才才不過指性之發用而已至程子謂才稟於氣氣有清濁而后才與性有異周程發明性學較孟子雖益精密然援以論孟子之所言則不可以强合孟子自孟子之書周程是周程之書意各有在論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也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間有屬性分之事有屬命分之事屬性分者求其在我也屬命分者求其在外也求在外者如富貴貧賤壽夭之屬求在我者如孝弟忠信仁義之美是以求在我之事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求在外之事則曰君

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此所謂法郎（即）彼所謂性性者天理之從出法者天理之當然其理一而已矣君子人與必須全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在我所當為之事此孟子所謂性也所謂法也至若不謂命者正言性分內事不可徒諉之命分也以俟命者又言性分外事不得不付之命分也合而言之無非勉君子以務內不務外之學耳

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為莫非命者蓋言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后章以為不謂命者蓋言不可徒諉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當盡其在我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當聽之在天此兩章之旨有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夭壽生死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而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間二者本皆以稟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之強學力所可以銜變化故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氣厚薄之不齊者豈不得而嗇損不得而加人力不可以轉移故君子不得不聽之在天聽之在天者亦惟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盡其在我者不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止也

橫渠有言曰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斯言蓋盡之矣

莫非命者人所不可強求者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者也。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君子之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論人事盡處便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修可乎。君子行法以俟命。修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誤。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謂氣不集義則亦不免於餒然則氣與義二者得無輕重先后之殊乎吁人有此生義與氣皆固有之物本無輕重先后之有（殊）然自存養之工夫而論氣固非可輕而終當以義為重氣固非可後而終當以義為先集義乃所以養氣也曾子養勇至於縮孟子養浩至於直皆此義也向使徒氣而已矣則不過為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而已矣况此章大旨正為告子未嘗

知義而發然則義與氣二者之間以義爲重而且先者審矣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同異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后行之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后浩然充塞。抑何二說之不同歟。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行。氣與理蓋相爲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旨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者。正言仁義之良心。有存與放耳。甚矣哉氣與理之不相離也。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爲勇。徒義不能以自行。要必義爲之主而氣爲之輔耳。其曰配義與道者。蓋言徒善不能以自行。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爲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爲主而氣爲輔。固昭如也。是故孟子論旦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之心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

孟子嘗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以氣爲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也。要之養氣之學。莫先於義理。義理之學。又莫先於心志。是故孟子養氣兩章。皆以義理論氣。而且以志論氣。良有以也。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止言氣動其心而於志動氣之說未竟

孟子立言本旨。蓋爲告子有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遂爲可不可之辨。而中以氣帥體充之說。志至氣次之說。持志無暴氣之說。大意正欲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后可。公孫未達此意。遂疑孟子既言志至氣次。則專持其志可也。

又何以無暴其氣爲哉。孟子由是發爲志動氣氣動志之論。以見持志養氣。二者不可以偏廢也。然以志爲重者。公孫之所已悟。氣亦爲要者。公孫之所未達。且志動氣者。天理之常。天人之所通知。氣動志者。人事之變。夫人之所未覺。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焉。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爲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以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義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為預期者。初無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趙氏程子相馳背。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刪以通釋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忘曰助長。三勿字皆在上。疊言之。深自有理。若以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長可一貫說去。勿正果何屬乎。要之勿正句絕。不若勿正心為文從而理順也。

曾子孟施舍之勇正自不同而為孟施舍似曾子何耶

儗人必於其倫。自古有是言也。然容有一時借彼形此之論。而特言其近似者。固未可以為寔然也。嘗觀孟施舍之勇。一以無懼為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后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為之趑趄。二字子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歟。吁似之云者。特言其似近云耳。初豈識為寔然哉。當時孟子論舍之勇。本與北宮黝並稱。以舍視黝。彼善於此。然空言不足為之辭。遂借孔門二弟子以言其似。使公孫丑知曾子子夏之優劣。則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是蓋借彼形此而為近似之論。初非以為實然也。且孟子既言舍似曾子矣。又引曾子大勇之說。遂斷以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至是則孟子固自言其不如矣。益足證前言其似者。非的然之論。學者復何疑焉。雖然孟子前言其似者。抑果何所取耶。蓋舍務守己。與曾子之反求諸己者。其氣象頗相似耳。故后稱曾子之美者曰守約。前稱孟施舍之美者曰亦守約。此可見其相似之大畧矣。特舍之守約。未離乎血氣。曾子守約。純出乎義理。此舍之卒不曾子若也。不然子路嘗有君子尚勇乎之論問。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為上。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其氣象果何所似

初論孟施舍北宮黝之養勇緒之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

無懼而已矣蓋黝以必勝為主舍以無懼為主以舍視黝蓋以彼善於此而特慮公孫丑之未易識也乃借孔門二子以言其似且謂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即此可見孟子之意正以舍優於黝也自今觀之舍黝之優劣觀其所養之勇則可知已至于曾子子夏之為人其劣何從知邪先儒嘗論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寔無如子夏於此見曾子子夏本皆以篤實稱而曾子蓋優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　因曾子子夏之優劣則可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夫以舍專守己其氣象正與曾子反求諸己者頗相若黝務敵人其與子夏之篤信聖人

人者頗相類此其所謂似也似者得其近似云不（爾）初非以為寔相（同）固也當時孟子亦慮夫且聞舍似曾子而或以舍之勇為足矣於是復專舉曾子之大勇遂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前謂其似后又言其不如即此尤可證其前言非的然之論也

浩然之氣即旦氣夜氣之所存否

人生天地間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以此氣之盛衰盖與此理相為之消息特在人之所養何如耳

人之一身止此一氣夫豈有二氣哉浩然之氣自氣之動處觀之旦氣夜氣自氣之靜處驗之浩然之氣此氣也旦氣夜氣亦此氣也先儒稱其有功於後學者重在養之一字耳然則養之之方將何如曰義道曰仁義皆是指養之之具前以志言后以心言乃是指養之之主反覆紬繹意自可見所謂浩然者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其體段本如是也先儒嘗謂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此言蓋盡之矣所謂旦氣夜氣者本非養氣者下工夫處但於此定靜時可以體驗是氣之消息為何如耳使瞬存息養之得其道則夜氣所存渾然如初自旦而晝自晝而夜將無時而不爾浩然氣象蓋可想見倘或存養之不固則夜氣且不能為之定靜矣縱稱靜安及與物接又將汨亂且晝所為梏之反

覆則厥初所以浩然而充者蓋將歉然而餒矣非獨聖賢君子有此氣人皆有之聖賢君子能勿喪耳合而論之學者旦（且）就旦氣夜氣上亂加體驗而勉夫旦晝存養之功則浩然之氣在其中矣吁其為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非一朝一夕之故善養氣者其察之

人生豈有二氣哉夜氣旦氣特患其無所存及雖有存焉者寡而已苟于此時其所存者湛然清明渾乎（無間）所剔所謂浩然之氣者即此是已

聖賢君子。存養之功深。操守之力固。向海宴息。自然凝定。夜氣。氣之歸根也。旦氣。氣之將春也。浩然之氣。固在其中。彼或旦氣夜氣之稍清。反與物接。又將汨亂。此固不足以言浩然之氣矣。甚者旦晝梏亡之反覆、雖夜氣亦不足以少存。斲喪戕賊。索然無遺乎。旦之氣且不足。而況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省（省）察之方。此特為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浩然者。自夜而旦。自旦而晝。無一息之不然。寧復有夜氣旦氣之辨（辨）邪。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由是觀之。聖賢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往往以仁義知禮言之者何歟

聖賢發明性理之論、蓋與推明造化之說、同一揆也、何也、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其五言之序有不同與、嘗謂四端之說、自孟子始人之四端、配乾四德、兼且求之五行、以配四時、皆當先仁次禮次義與知、乃為順序、今孟子往往以仁義禮知言之何歟。吁、盍亦攷諸聖人之論易卦、蓋可知已、天地定位以下一節、論先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對待言也、帝出乎震以下一節、論后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流行言也、今四端之說亦然、曰仁禮義知者、順而言也、曰仁義禮知者、對而言也、譬諸四方、曰仁禮義知者、即東南西北之稱、曰仁義禮知者、即東西南北之謂、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方之位則一、所舉四端之序不同、而所指四端之理則一。論者復何疑哉。雖然孟子既舉四端矣、而又或止以仁義對言之何歟、蓋仁禮屬陽。義知屬陰。禮乃仁之著。知乃義之藏、專言仁義則亦足以也包禮知矣、譬之魯史、以時紀事而特名之曰春秋、蓋年有四時、推錯舉以屬之名、同一義耳、

嘗論仁義禮知之端又論仁義禮知之實曰端曰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何如

仁義禮知之在人、其理一而已矣、特孟子之所以推明此理者、有不一耳、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心上發見處言之、如事親從兄云者、特從行事最切近處言之、無非所以發明是理之固有耳。端出於心、實見於事、論者但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為實、則知曰端曰實之所以分矣。合而論之、端以心言、其理較微、實以事言、其迹較顯、端之中有實存、實之中有端寓、四者之端發而為四者之實、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曰端曰實、初非判然為二物而不相攝也、后之君子、當求所以充夫四者之端、斯可以踐夫四者之實、四實之外、又當盡夫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於端曰充、於實曰生、學者所不可不勉、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增以樂之實可也

曰端曰實本皆指天理之發見處而言耳切詳當時立言之旨其論四者之端也章首本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舉乍見孺子以證怵惕惻隱之心遂併謂惻隱者仁之端羞惡者義之端辭讓是非者禮知之端此蓋因論仁而併及義禮知之端因其心而推其理皆從泛然接物處言之也其論四者之實也章首特舉事親從兄以明仁義之實下乃謂併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節文斯二者為禮之實此蓋本因論仁義而併及知禮之實即其事而驗其迹皆從切於躬行處言之也合而論之四者之端發而為四者之實四者之實本之于四者之端端以心之理而推

實以事之迹而驗均之自仁義禮知根於心形諸外則謂之端與實也吁是固然已四實之外乃又增以樂之實何歟蓋人性只有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初無所謂樂者然事親從兄之間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是則樂斯二者而為樂之實矣孟子剔（別）章皆以仁義禮知相次而言惟此章先言知而后及禮正以樂本與禮相因而生也不然有子何以曰禮之用和為貴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能盡歟

孟子嘗論仁義之實而以事親從兄言之蓋仁義莫切近於孝弟以實言之宜也至於論禮樂之實亦皆以斯二者言之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二者果足以盡之乎吁禮樂固非二者之所能盡仁義亦豈斯二者之所能盡乎孟子立言之初意蓋以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以至禮主于節樂主於樂亦莫先於斯二者舉天下之仁義禮樂未有不由此而充之此乃良心之發最為真切故皆以實言之猶有子以孝弟為人之本本立則道生是也孟子嘗論人之良知良能亦以愛親敬長而言親〻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其論堯舜之道義制夫事情之所以為用先儒言之明矣至

若言義則同言仁則異者無他為仁存諸心而為體者難知義制夫事而為用者易見故義以路言指人之所共由者也其理坦然是明不待變其說以曉夫人可也仁之理微未易窺測初則遠取諸物而以宅言之宅非一日之可曠譬之不為不切矣而人猶或未之悟也故又近取諸身而以心言之心可一日而或放乎人雖至愚不肖之倫於此蓋亦知所警矣要之路者喻乎天理之所當行以言天理之當然此語固可以盡夫義之為用矣宅者喻夫天理之所從出言天理自然之安在于心則舉天理本然之體以定指天理之所從出世有未仁之體者不悟于彼則必悟於此矣要之孟子之論仁義此兩章雖曰一異一同而其以仁義相為體用則一也雖然此之所為體用蓋合仁與義配言之則然也他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就其一理之中以已發未發相為體用立而后用行窮理者不可不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故人之所以為人有此仁耳仁字從人正此意也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何三說之不同邪綜而攷之孟子論仁初以宅言者凡二次以

心言末又以道言前后雖二變其說然一則曰人二則曰人信乎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此仁耳學者盡若反求吾之所以人者可不求其在我之仁哉夫以宅言者人莫不有此宅也一日曠而弗居不可也使夫人知宅之不可曠則吾仁其可曠乎以心言者人莫不有此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可也使夫人知心之不可放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以道言者人莫不有此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使夫人知道之不可離則吾仁其可離乎曰宅曰心曰道雖不同而皆以人言之無非所以示人以切至之理使人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要之三說之中二者人也一語最為

說仁一大本原此語蓋亦有所自來夫子嘗荅哀公曰修道以仁又曰仁者人也初載諸孔氏之家語子思乃取而述語中庸之書孟子嘗師事子思者也然則仁者人也而且以道言者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得之夫子

孟子一書無非發明仁義之理然七篇之中后兩篇說天理最精到試以言仁觀之可見已安宅之說借此以論天理自然之安不過取諸物而譬言之也人心之說直欲使夫人知其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觀是乃取諸身而指言之視安宅之說為尤切矣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乃直言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也至此則取諸人而明言之視人~~以~~心之說為又切矣及以其叙而放之安宅之說初見於公孫丑而於離婁重見之人心之說見於告子人也道也之說見於盡心於此可見孟子七篇之中后兩篇說天理最精到也況夫仁人之安宅也仁人心也此兩說孟子以義路配言之此仁不免為偏言之仁大抵仁為體而義為用也至於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蓋專言仁之所包者廣一言以蔽之曰人而已此其盡心末篇論仁一語定為一書之論仁之最切者也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仁仁者愛之以岐而二之何邪

此章大旨重在於論君子行仁之有等差耳章首自物而民以遡言之由輕而之重章不乃自親而民民而物以順言之由近以及遠無非所以論行仁之事也先儒嘗謂說合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曰愛斯言為得之矣論者安可遽據此一語而為之疑要之仁者愛之理也聖經賢傳凡以仁專言者仁固足以包愛以愛專言者愛亦足以見仁其與仁愛相貫言者仁為體而愛為用此章乃以仁與愛次第言者愛為淺而仁為深耳謂其岐而二之不可也況此章豈特曰愛曰仁之有淺深哉於民也仁之而弗觀

則親又深於仁矣合而言之曰親曰仁曰愛皆此仁也論者但知親親為仁之本則知仁民愛物皆仁之推果奚可謂愛自愛而仁自仁徹上徹下即親親仁民愛物三者一以貫之斯可與言仁矣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嘗聞諸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以自反之道乃君子處己接人之大要也孟子兩有三反之論一則曰仁知敬一則曰仁禮忠兩章大旨蓋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而後為之自反一也然而離婁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荅自是三節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

三者之德離婁下篇所載三者之反本只因橫逆一事而自反者有此三節自且曰仁曰禮為二者之德忠則自仁禮中出此二章之所不同也何則人性之中五常而已敬即是禮禮與仁知是為三德未聞其有所忠者上篇以仁知敬三者並言自是舉三事而言三德此蓋無足辨已下篇所舉三反元是分兩節說章首論君子曰仁禮存心指愛人敬人以言其施指人恒愛敬之以言其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自反其仁與禮矣禮矣而橫逆由是也然后以不忠自反焉蓋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以不盡其心也是則初自反其仁禮者其責己猶淺反自反其不忠者其責己益深此仁禮忠之三反當作一脉看來非若仁知敬之三反自析之為三節也要之仁知敬之三反其自詳而盡仁禮忠之三反其事簡而明而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其身君子俱所不可不勉也雖然此二章之所以自反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處天理之變者也苟人之無所戾於我則君子其無所自反乎反身必誠樂莫大焉此乃君子處天理之常者不然何以曰君子誠之為貴

孟子曰言語必信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何耶

此二必字自是二義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必字自然而

然非有心於為之也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此必字乃期必之謂不免有心於為之也然則言語必信云者無心之必也言不必信云者有心之必也有心之必不可有無心之必不能無皆不過全其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其在我所當為之事而已言語必信一章歸之君子言不必信一章歸之大人大人惟義所在君子行法以俟命法即義也義即法也君子主於法而行言語自然而必信是蓋無心之必也大人主乎義所在言不期信而自信若夫有心之必則凡矣自其言不期信而自信至於言語自然而必信其揆一也昔魯論以后言必稱信聖小人此必字正指有心之

昔魯論自有訛

必也若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之屬此必字是指無心之必也吁無心之必不能無有心之必不可有知道者不可不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葢指言自然之理置而勿論可也所可疑者言不必信一語耳此必字乃期必之謂與前所謂言語必信之必義自不同參諸尊論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我（哉）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自孟子中以義所在一語而尊論之語益明蓋大人之言非不欲其信也特不可期必之惟合於義斯可已且如父為子隱以（似）不信矣然不失其為吾黨之直者父子之義以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七終

---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八

## 孟子二

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及於性善孝弟之論
乃皆專舉堯舜何邪

嘗攷公孫丑有伯夷伊尹何文（如）之問正以二人出處之有異孟子遂舉孔子仕止久速之還其可而謂予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章大旨蓋專言一己之志惟求其出處之與同也故孟子於孔子仕久止速之可見兩言之聖之時也一語尤足以盡其妄以至他日不怨不尤之論正與孔子合是則願學孔子之論豈欺我哉再攷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告之以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實其說及於曹交有人皆可為堯舜之問則答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兩章蓋皆泛言衆心之理必原其賦受之與共也故於儲子之問答亦曰堯舜與人同耳以至平日議論之間不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則曰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若此類者蓋皆往往原厥初天賦於人之理聖人得我心之所同遂直以堯舜之所為而勉諸人也雖然此特論前三章之章旨云爾若以聖人之道言之則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堯舜其道豈有二哉謂予不信請質孟子篇末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

知之論斯得之矣

天降大任一章何以舜竝言之

儗人必於其倫禮經有是言也孟子論天降大任一章直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竝言之豈其倫哉天說命三篇已非曾子諸人所敢望舜性之也猶有待於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之愈有所不通也吁孟子立言之本意初非尚論古人以相儗蓋感其道之不行而覬他日之或遇故托古人之事以自釋上而聖君賢相下而伯者之佐未有不先難而后獲者士君子稍有自賢於斯世未可遽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倘以此意求之則前

者之疑皆可釋然於胷中矣且舜之所以性之者以理言也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以事言也安可謂此理之在我無復值在外之事耶況動心忍性言者竦動其心堅忍其性先儒嘗論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然則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之〻性正自不同初不必合是而爲之疑也切考孟子此章本旨正與德慧術知恒存疢疾二語相似彼則未舉孤臣孽子以爲之證此乃首論古人之出處而後發爲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說要皆孟子有所激而言之學者不可不察

湯武身之反之同歟異歟

前所謂性之身之者申之以五伯之假蓋主事功言也後所謂性者反之者申之以盛德之至蓋主義理言也二章大旨非惟身之反之〻不同亦且性之性者之有異何則前論事功者性之以功用言安於自然而行之身之則有待乎勉強而非出於自然後論義理者性者以本體言得其本然而全之反之則有待於反復而后反乎本然論者知性之性者之有異則可與論身之反之　不同矣合而論之性之安爲者也即所謂由仁義行也身之執爲者也即所謂行仁義也性者性爲者也即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反之者後爲者也即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身之以功

用言反之以本體言其互論不無事功義理之殊耳夫豈有二道哉究論其極則是道也非惟身之反之〻不殊理然即與堯舜性之性者其道一而已矣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而孟子又謂文王猶方百里起何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然則孟子據傳而言文王之囿信有方七十里之廣矣及孟子之荅公孫丑又曰文王猶方百里起此二字說出於孟子之言此以方言彼亦以方言則是文王之國方百里乃取方七十里以爲囿其所餘者方三十里不知何以容

城郭宮室宗廟社稷官府民居之屬初徐而致之文王初年繼王季治岐不過一侯國耳及其享國五十年間之民心日附疆土日廣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末年迥非初年比矣要之孟子所謂方百里者指文王初年時事耳所謂囿方七十里乃文王中年末年時事彼一時此一時也況孟子明謂猶方百里起起之云者是原其初年言之明矣囿方七十里云者朱子固嘗謂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愚按詩云王在靈囿正當靈臺民附之後此其謂文王中年末年時事者益可徵矣究至此極則孟子前后二說所言各得其是初何矛盾之有雖然此亦不足深論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者不必論其為囿之小大而當求其與民同樂之義文王之國方百里起者不必論其為王之難易而當求其以德行仁之實論至於此而后可以得孟子難疑答問之本心

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見而知者何以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

甚矣尚論古人之為難也尚論古人意各有在焉得人〻而及之且當時措辭立論姑舉其槩耳議者或曰孟子自言欲承三聖而篇末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乃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何歟愚嘗即孟子而觀之其上~~辭~~（歷敘）堯舜禹湯文孔子則由某至於某曰由曰至皆專指之辭也其下歷舉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則皆以若言之云者泛指之辭初不僅此二人而止也或曰若泛指之辭言之可也然當時試舉其槪在文王時舉周公亦奚不可今乃舍周公而言太公望散宜生豈無故乎吁孟子篇末乃歷敘前後羣聖道統相承而言也凡所謂聞而知之者皆聞於五百餘歲之後道統蓋有所屬其論見而知之者堯舜時舉禹皋陶湯時舉伊尹萊朱文王時舉太公望散宜生蓋皆就當時略舉一二人以示其槩耳且如文王時豈止畧於周公而不言哉聖如武王亦不之

及蓋以武王周公皆文王之子也先儒論禹嘗謂世歷三古人三（歷）聖三聖指羲文孔子而不及周公蓋亦以父文王而子周公父統子業故不　此章雖歷敘羣聖前后道統相承文王周公父子一家此孟子寧舍武王周公而舉太公望散宜生也不然以武王周公之盛德豈不及於太公望散宜生哉要之當時立言意各有在試舉泛指之辭言之凡同時之知道者殆皆在列雖不言猶言也況孟子之於盡心雖不及周公然於離婁篇歷舉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記者乃或（因）此三章相屬而以予私叙（淑）諸人一章煞其下正以見古今道統相傳之有在是則孟子之於離婁明

舉周公於數聖人之間則周公之聖德其於道統之授受固昭如也孟子所謂欲承三聖者即此証之而益信

孟子以夷清惠和爲聖又以爲隘與不恭何歟

君子論人臧否必當其實醇疵兩不相揜此正仁者之能好惡人也切嘗攷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立不言則稱其清也非過情諸論柳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怨不憫則稱其和也非失實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柳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則其所謂清與和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孟子嘗特稱二子以爲百世之師而於二子之清和必皆以聖許之宜也至若伯夷之不屑就常以若將浼

焉爲心衣冠塗炭每失之褊柳下惠之不屑去常以爲能浼我爲心袒裼裸裎多失之慢此孟子不得不爲隘與不恭之辨也大抵清不與褊期而褊自至和不與慢期而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非孟子有仁人好惡之公心豈能爲是臧否人物之論醇疵兩不相揜哉論者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益皆非也

稱夷惠百世之師又言其隘與不恭何耶

二章大旨皆舉古人以爲來世法其稱二子之聖而許其爲百世之師蓋勉夫人就其所可者也其稱二子之隘與不恭而謂君子所不由益戒夫人去其所不可者也就之去之各有攸當初不失仁人君子之公心果何害其異論哉況孟子稱二子之爲聖人者初非聖人之全得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殆皆一節之至於聖未免有所偏勝爲清之偏勝也失之隘和之偏勝也失之不恭理固然已自就其所可者言之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此百世所可師者也自去其所不可者而言之夷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而爲心惠不屑去常以爲能浼我而爲念此君子所不由也世之人學夷者未必得夷之清而徒得夷之隘學惠者未必得惠之和而先得惠之不恭此孟子安得不舉百世之可師者爲學者勉復

舉君子之不由者爲學者戒甚矣君子之論人也公而其待人也周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伯夷太公乃聞文王作興而後來歸何耶

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有求其在我者也有求其在外者也求在外者不能無所待求在我者不可有所待使在我之事而有所待則失之自暴而自棄在外之事而無所待則失之自衒而自鬻二者皆失之矣孟子嘗謂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伯夷太公獨非豪傑乎孟子乃謂其處東海北海聞文王作興

而後來歸何歟吁孟子論豪傑與文王猶興者指人心天
理而言以進德脩業者為事予也孟子論二老因文三來歸
者指二老出處而言以致君澤民者為事也以進德修業
為事者係諸己非人之所得與此乃求其在我而不可有
所待也以致君澤民為事者係諸人非己之所得專此乃
求其在外而不能無所待也二章自是二意初果可所馳
背乎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其大要曰學曰仕而已學
也不可有所待仕也不可無所待不可有所待者天爵之
所固有不能無所待者人爵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
也有所待而不待尤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惡乎待惡乎

不待請審於斯二者

論孔子之集大成何以言知而不言仁言聖而不言
神也

嘗觀中庸論道之次第。徃徃以知行並言。未有不先知而
后行者。是以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始終知聖。正以知行
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為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
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為六者之
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為知。合仁義禮
知而並論。固列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
德之首。而仁反次之。聖之為聖。合善信大聖神而並論。固

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人處五事之極。而神不
與焉。曰知曰聖。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
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驅而莫知
辟。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也聖也。蓋亦未易至也。雖然。此特
聖人之謙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
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既聖稱。以至稱我學不厭之
之為知。：者不惑之為自道。是則夫子之聖且知可知矣。
始條理者。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即易所謂終知
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
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

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敢故
援中庸知行之論。信孟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
行言也。况先儒嘗曰。仁。知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
知。四端仁知最大。無貞則元无起處。无知則如何是仁。又
曰仁為四德之首。而知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于貞。非貞无以為元也。是則知仁豈
可以優劣觀哉。先儒嘗曰。神不可知。謂聖之神妙人所
不能測。非聖人之有外。又一等神人也。又曰所謂神則是聖
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則聖
人不可知者也。是則聖神又可以淺深觀哉。要之知以知

言。聖以行言。先知后行。此其始知而終聖也。言知而仁在其中。言聖而神寓其內。舉此而遺彼。庸何傷。

曾西畏子路而鄙管仲果何所見

大抵士君子之立志惟以道義為先而功利不足較也苟自常情觀之子路之才不過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已固視管仲之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相侔哉然或人之問曾西比之子路則蹴然而不安比之管仲則艴然而不悅不知曾西何所見而然歟吁曾西之志在道義而不在功利耳董子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道也切觀子路管仲之行事譬之御者乎子路則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乃說遇（詭遇）而獲禽者也倘以謀利計功言之則子路誠不及於管仲然自正義明道而論則管仲人何敢望子路之萬一哉曾西曾子之孫仲尼之徒也宜其以道義為重而不尚乎功利先儒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道是豈或人之所能知哉嗟夫或人之不知曾西無足怪也丑也日遊於孟子之門而乃以管晏之功望孟子孟子遂引曾西答或人之語以告之正欲借子路與管仲竝以明道義功利之重輕丑於此盍亦知所擇矣而余丑之卒不悟也甚矣功利之易於溺人也如此學者可不知所戒哉

---

孟子告子之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於公孫問答之間言之悉矣大抵孟子之不動心出於自然告子之不動心强之使然其氣象之不侔固昭如也然告子之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于氣四語之中言心者再孟子之言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二語之中畧不及心豈孟子之心學反不若告子之密歟吁蓋亦參諸上下文則可知矣上文有謂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由是而論孟子之不動心正以持志為主曾謂孟子止長於知言養氣而不及

心乎況言而能知見之者真氣而能養守之者固見真守固此方足以觀其心法之正下文且明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則孟子知言養氣之學所主者心明矣要之告子雖合言與氣而歸諸心者其於心學反疎孟子雖止曰知言養氣而不及心者其於心學甚密何以知之孟子專生於義而告子以義為外此所學之相反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堯舜授受執中而已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而子莫執中乃不之取何歟

理有名同而實異者問其名則同較其實則異論者不究其實之異而徒狥其名之同可乎自昔堯舜傳心大法執中二字乃其要領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及於子莫之執中孟子乃不之取何歟吁甚矣古今之論理者不可徒狥其名之同而不究其實之異也夫苟徒狥其名之同則楊氏之義墨氏之仁皆可得歟與堯舜之仁義並稱矣惟按其實而究之則楊氏義失於為我墨氏仁失於兼愛至此而後知楊墨之仁義異乎堯舜之仁義故孟子闢之而不少恕也今子莫之執中也亦然徒以執中而論似與堯舜之執中無以異孟子每以堯舜之道告人固不得不取敘之也豈

知子莫之執中正為楊墨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子莫知楊墨之失中遂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似近之矣而猶未也為其執中而無權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之說固自明白果安得與堯舜之中而並論耶堯舜之執中正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莫之執中其視堯舜之執中名雖同而實則異孟子言每稱堯舜而於子莫之執中不之取豈不冝乎要之孟子不取子莫之中蓋與闢楊墨之仁義均為惡似而非者其名同而其實異也他如湯之執中正有得於堯舜執中之法則孟子未始不喜談而樂道之者以其名實之相應耳吁至此益信子其莫之中執徒有其

---

名而無其實也

### 闢楊墨何其前後異論

聖賢之於異端方其背正而適他則非之也甚嚴及其舍他而入正則其待之也甚恕初非始終有二心蓋維待斯道者當如是也嘗觀孟子予豈好辯一章極言楊墨為害之甚而直以距楊墨自任且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切原公都子之問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然則當時與楊墨辯者疑僅有一孟子而已及觀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一章則直有歸斯受之一語且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蓋言彼既來歸不當追咎其既往

之失是則孟子亦不與之辯矣合二章而論之是何前者距之嚴而今者待之恕耶吁皆是也方其背正而適他也距之不嚴則人不知彼說之為邪及其舍他而入正也待之不恕則人不知此道之可進前可見其義之盡后可見其仁之至蓋無非為維持斯道計也雖然墨者來之求見而至於再意既誠矣受之可也孟子乃竟固徐子以告語之而不之見又何歟吁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論誨之而已矣

孟子欲承三聖在於距楊墨豈當時害道者止於楊墨歟

賢聖之闢異端先去其甚者耳何則聖賢君子之衛道莫先於惡似而非者也楊朱墨翟之害竊吾道之仁義以自名最易於惑人之耳目而壞人之心術焉向使楊墨自爲衆人皆知其爲異端則於吾道乎奚病惟夫楊氏之爲我似義而非義墨氏之兼愛似仁而非仁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楊墨之言夫程子嘗論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即此而論則當時異端爲吾道害固不止於楊墨而未有如楊墨之甚者孟子特舉其距楊墨以承

三聖者固宜不寧惟是他日孟子闢陳相從許行之道亦舉魯頌膺懲之說而言周公之事蓋孟子衛道之功無往不以承三聖自任也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乎異乎

自古聖賢之論心有指心之體言者有指心之用言者夫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惟能全其體於寂然不動之中故能盡其用於感而遂通之際使徒寂然而無感則吾心豈誠若死灰而已哉孟子以心而論大人者二初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誠若[illegible]然無所爲也及論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則又以思爲之主得無先后之異旨歟吁大人之爲大人一而已矣前言不失赤子之心者以心之體言也后言心之官則思而先立其大者以心之用言也先儒嘗謂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只此數語自可貫兩章而通釋之矣夫所謂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者此正是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也擴而充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極其天也正爲其心之能思故以合而言

之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存其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充其用也二章大旨不失其爲互相補未見其爲兩相戾也或曰二章之論析體用言之可也然心之官專以思言非以大人氣象豈知思曰睿睿作聖思者實爲聖功之本无思而无不通固爲聖人然无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自思通而至於無思則大人其聖　方其大而未化此正思通時也論者安得以思爲之疑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八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九

## 孟子三

###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按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固嘗善吾夫子之言矣然徒知善其言而不知及反求其所以然蓋亦說而不繹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况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初則謂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是以孔子之去蓋不係待之輕重待殆以不用而去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宜也至若孟子之於齊雖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然其君臣問答屢見

疊出大哉言矣善哉言乎齊王亦深切爲孟子敬特未免溺於功利之習人欲之私不能委國授之以政而使得以行其道耳他日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即此數語則知齊王拳拳於孟子者爲何如。固視景公不能用也一語大有間矣此孟子之去齊三宿而出晝亦宜也夫孟子三宿出晝之本心與尹士言之明矣至於他日王讀謂時子之說其意非不勤而孟子卒不之就齊王不能以禮下之而乃欲以利誘之孟子豈有肯爲之哉由是而觀孟子出晝之濡滯其設心豈爲利祿計蓋深有望於得君以行道耳道之不行則浩然有志歸而不可挽矣其視孔子去齊雖有遲速之不同而其去國之心則一也要之孔子去齊之速者景公明有不能用也之言其行義達道之望絕矣孟子去齊之遲者明有繼此得見之語不免尚有反予用予之望也孔子孟子同不道易地則皆然

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乃謂遲遲吾行何也歟

、論聖人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自其迹而論燔而肉不至乃不稅冕而行速莫速於此矣然自其心而論去魯之志本萌於齊歸女樂之時子路嘗勸之行而不行直待其燔肉不至而後行遲遲吾行之說聖人豈欺

我哉先儒嘗謂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斯言得之

君子論聖人之行事有出於一時辨難之語有出乎平居議論之辭出於平居議論之辭者爲得其實出於一時辨難之語者或有所激要不可以同其觀也

遲遲吾行之說孟氏之書凡兩見一則專以去魯而言一則以去魯去齊而配言皆非爲時人問荅而設蓋出於平居議論之辭素所深信而屢言之是爲得其實也至若行不稅冕之說乃因淳于髡爲孟子去齊之疑反覆問難卒

舉此說以為之辨遂謂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愚意孟子此語未必果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叙孔子去魯之本末謂桓子卒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其行不為不遲〻矣且即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遲〻氣象尚可想見即此以證孟子遲〻吾行之說得其實行不稅冕之說有所激善攷言者試詳之

###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何歟

孟子去齊之後嘗荅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及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謂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前后自言其心志得無久速之異乎吁無以異也蓋為其所荅之間有不同耳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為問孟子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於齊非我志也切原孟子之志正欲行其道也使吾道之得行則受其祿而無愧今齊王非不知吾言之為善而卒不見之於施行竟未能使吾志之得遂此所以寧辭之而不受也至於尹士之無語人者乃以干澤疑孟子而為三宿出晝是何濡滯之辨高子以告孟子乃歷〻告以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其所以三宿

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者深有望於齊王改而反之是心也即厥初欲行其道之本心也合而論之其荅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者蓋自其未去之前言之惜齊王之不足與有為也荅高子曰三宿出晝予心猶以為宿速者蓋自其將去之際言之覬齊王之尚可與有為也其所謂我志其所謂予心則皆不過欲行其道而已耳豈干祿求位云乎哉況自今觀之三宿出晝猶以為速則孟子之於齊躊躇久之者固可信矣至於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久於齊非我志者所言豈欺我哉

###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觀聖賢出處之大節固因其平日之議論以致疑亦因其議論之詳而有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或謂孟子之書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然孟子見梁惠齊宣皆不遠千里何歟吁不特二子之問為然也萬章亦嘗敢問不見諸侯何義是蓋師弟子講明之間屢相質問一而再再而三者也合而論之孟子荅三子之問不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則曰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否則又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信斯言也諸侯誠若不得見也徐而攷之其大旨要各有在荅陳代曰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則不招而往不可也招之而後往則可矣

答萬章曰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然則召之而見不可也就之而後見則可矣答公孫丑則以踰垣閉門者為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則時君求見之切則亦可得而見之矣諸侯豈卒不可見乎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君子之至是邦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后往見之若其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為然後往答其禮故孟子之於齊梁二者答（禮必）居一於此按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然則孟子之見梁王也正所謂必以禮貌先為然後往答其禮者也至若孟子之於齊初見固未可攷然齊王嘗有如就

見之辭又有王就見孟子之宵以至軻書所載一則曰齊宣王問二則曰齊宣王問是蓋欲有謀焉則就之即此而証則孟子之見齊王其初必自彼先就見之然后往見之也抑嘗參諸孟氏之書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之任而見季子愚謂梁君任守位雖不同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必以禮貌先為然后往答其禮者矣孟子之之滕也滕文公初為世子過宋而見之及其嗣位而使然友問之愚謂齊大滕小國雖有異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守彼先就見然后往見之者矣特軻書於滕任之交際載之頗詳於齊梁交際之初則偶未之載耳要

之梁王之見招之而後往也齊王之見就之而后往也就之招之而後往是亦迫斯可見之意也

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然不遠千里而見梁王何耶

嘗攷孟子之答公孫丑首舉古者不為臣不見一語以示不見諸侯之義者固已然下文中以段干木泄柳之事則為（謂）迫斯可以見矣次謂陽貨欲見孔子之事豈得不見引之以明可見之節也是則孟子之所謂不見諸侯者豈終不可見耶有迫斯可見者有豈得不見者要亦相度時宜可也孟子之見梁王安知非迫斯可見歟又安知非豈得

不見歟按史記魏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蓋以禮貌先為而后孟子往答其禮耳此正與孟子所謂陽貨先豈得不見同一揆也然則孟子之出處與平日之議論初不相悖果何疑為（焉）

朱子嘗謂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又謂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

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凡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后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為然后往答其禮耳按史記孟子至梁一語而論則孟子本不在梁實因

其禮聘之勤乃自外而至梁也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而能先之以禮貌則安得不往見哉向者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亦所以往荅其禮也嘗舉孟子至梁而見梁王證諸之任而見季子同一意也諸侯豈終不可見哉

季任諸子皆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有見不見之殊屋廬子嘗以為問乃曰為其不成享也夫苟以儀不及物而不享則幣交亦不當受矣安得受之於前而不見之於後何歟

孟子嘗論交際之道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又謂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然則聖人君子於人交際之初特揆之於禮何如耳豈逆計其誠心之至不至哉方二子之以幣交也一則在其近境一則在其國中致幣以交禮之常耳初不自來而以幣交未為非禮孟子將以其既致幣而后來見又果安得而不受耶及孟子既受之後固當來見而卒不來其誠意之不至可知矣特季子之不來為可諒而儲子之不來為可責此其見季子而不見儲子也至於二子幣交之初均受之而不辭是乃聖賢君子待人厚處豈逆計其誠心之有不至與我以誠心待人而人不以誠心待我於我何咎焉思因孟子他日之不見儲子反而求諸前日受儲子之幣於此深見聖賢君子待人之厚也向使儲子之初交孟子即料其誠心之不至則必毅然不之受矣而孟子豈肯若是其待人之薄哉是矣儲子有負於孟子受幣之本心也

論君子之去就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可乎

孟子嘗論君子之去就初言致敬有禮將行其言則就之言既不行則不待禮貌之衰則去之此固君子出處之正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能致敬有禮則就之必待其禮貌衰而后去之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徒以

禮貌之隆則就之而不去可乎哉吁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蓋未始不以行道之為務也特時君一見之頃豈能一語即合而其道之得行邪何幸其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彼國有慕道之心姑就之而不去或可徐俟其天之定幡然而改從國則尚有望於吾道之得行也及其禮貌之既衰則其慕道之心怠矣君子亦於此而缺望矣思得而不去由是而論君子所以因禮貌而姑就之者實有望其道之得行豈徒尚區區之禮貌以為之去就耶孟子云齊宣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

哉即此数語可以觀聖賢行道濟時汲〻之本心矣抑嘗論之孟子謂君子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尚有望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為足也聖賢數時行道汲〻之本心於此良可感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歟

聖賢所謂君子之樂者有二有內樂有外樂內樂者樂以理外樂者樂以位內樂之樂以理則窮而在下者皆得以有之外樂之樂以位則非達而在上者不得以有之也

上章所謂君子之三樂指內樂而言窮在下者之事也下章所謂君子樂者指外樂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也推其前言窮而在下者之事故王天下之樂所以（不）與焉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則王天下之樂乃其分內事矣當時纂集孟子之書者是以兩章兩、章相承正所以交相補而足其意也窮而在下之君子三樂之在內者固皆得而有之王天下之樂相（初）非外之而不以為樂特無其位而不得以有之耳達而在上之君子雖曰有其位而得以有夫王天下之樂然前所謂三樂者亦不可以外此理也是故上章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初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特以窮而在下不得以有其樂也一章首末凡兩言之正謂君子之樂當務內而不務外也下章既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上雖得以有外樂之盛而尤不可不以內樂之為務也合而論之其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內樂者可視外樂之為輕其曰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外樂者當視內樂之為（重）外樂不可以求其必得內樂則必求其得不得則不止也雖然前三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儒嘗謂三樂之中不媿不怍其本歟愚故謂君子樂之　樂　當以是為

本凡在上在下之君子其於不媿不怍之樂可不勉夫前章初非以王天下不與存焉為不足而實以其有三樂為有餘後章初非以君子樂之者為有餘而實以所性不存焉為未足下文有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正（正）總結前后兩章之意大不（行）加（加）君子樂之〻樂者以之窮居不損君子三樂之樂者以之樂其所樂皆性其所性可也當時孟子之書以此兩章相屬不無意云雖然君子樂之〻樂者係於天命非可以人力致者固已君子三樂之中一係於天一係於人亦豈可得而容吾力乎惟不愧不怍之為樂此乃盡其在我有不得不致吾

力者後之君子未問其窮抑達即其於不愧不作之樂要不可不知勉

告滕文以貢助徹之法嘗引龍子善不善之論及荅畢戰則又請野助國賦　即貢也何相戾歟

推明貢助之法莫詳於孟子勸行貢助之法莫善於孟子嘗謂孟子之立論前后有相戾哉切致三代之制貢自貢助是助徹則兼用貢助之法孟子所引龍子之言注者謂古賢人未詳其世代愚意龍子善不善之論必在於春秋戰國之世周末徹法之流弊助善而貢不善耳決非直指夏貢殷助之得失然之尚使夏貢果若是其不善則何足以致有夏之盛治哉至於荅畢戰之問野及國中貢助異用蓋周之所謂徹法者正如此即孟子此語而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之不行貢法亦不止衎（什）一矣孟子於此二語之間外野內國此則其遠近九一什一復別其重輕貢助兼行又安有善不善之間邪合此兩節而論其告文公者論前代已行之法則舉其弊以警夫君其荅畢戰者論今日當行之法則酌其宜以勉夫君大意蓋無非所以為民也先儒嘗論孟子於經界之事雖當禮法廢壞之后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以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材者哉斯言

九一什一之說何以不同

古者井田之制每井畫為九區私者八而公者一其為九一之說明矣至於什一之說乃參殷周二代之制以取中於夏制云爾夏貢法計畝均收因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推助法乃是九一而殷制不可考周徹法公田百畝中除二十畝為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是也然則公田除二十畝之外一夫正耕公田十畝是為十一分中取一耳合而言之衎（什）一者夏貢法也九一者殷助法也周徹法則為什一分之一是以耕者九一見於文王治岐之時猶殷制也及通三代之賦法則貢法什一者居其中助法九分之一為少增徹法十一分之一為少減本亦無大相遠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其實云者蓋有可上可下之義存其間皆不過舉大約以就盈數言之未可指為確然之的論也

周制元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其後孟子告畢戰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然則九一什一之法本亦竝行而不悖可也

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孟子所謂五等六等之制及天子之卿受地以下參諸王

制其小目不無小異而其大綱未始不同至若論天子制地以下王制以田言而里數正相合論耕者所獲以下王制以農田言而人數正相合三論君卿以下之祿與王制文且異而數寔同也則孟子之於王制初亦無大相遠及攷周禮大司徒記公侯伯子男之封疆夏官職方氏論公侯伯子男之邦國自五百里以下降殺以百非特孟子不相合於王制亦不相合論者盍亦求其所折衷要之王制明出於漢博士諸生所作兼論三代之制不專為周制言也孟子所答明指周制故其間大同而小異蓋三代因革之有不同也至如周禮本周公之遺書而今之周禮非周

公之全書蘇潁濱諸謂儒以意損益者聚張橫渠謂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理或然也如尚書周官止周官有三公三孤之稱而今之周禮乃不載周官司空掌邦土而周禮司空掌邦事周官曰六服五服而周禮言九畿九服則周禮非周官之書且不合況敢援此參孟子之同異乎蘇張之說為得之矣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周書武成說也列國十所同自是以衰此左傳子產說孟子所論者周制愚敢贊論周書左傳庶乎其可信矣

答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者何其恕論魯五百里在所

損益者何其嚴

諸侯征斂之無藝兼并之踰制本皆先王之罪人也律以王制皆所當罪然征斂之無藝其罪小兼并之踰制其罪大論者要不可以無別萬章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孟子答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及與慎子論齊魯初封皆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乎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論者莫不疑其前說之何恕而後說之何嚴乎吁前所謂取民猶禦者征斂之無藝也其罪較小後所謂魯五百里者兼并之踰制也其罪較大兼并之踰制者當損而不損則何取其為王制征斂之無藝者遽然而加誅則將

有不可勝誅者矣由是而論則向所謂有王者作而在所損者非過嚴前所謂有王者作而不即誅者非過恕則其罪大小而別緩急輕重之宜此其所以為王道也其萬章所問未免責之苛故孟子曉之以從恕慎子所答未免言之峻故孟子不得不以嚴喻之是以亦聖賢君子之善立言也文中子嘗謂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愚敢謂孟子開口便說王道似此兩節蓋亦權衡繩墨之所寄歟吁此孟子所以為六經之春秋也

書經夫子之所定孟子乃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何

歟

君子立言。或有所爲而發者。未可遽以爲通論之辭也。孟子嘗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蓋正爲血流標（漂）杵一語而發。豈誠以今之書爲不如可盡信耶。讀孟子者。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春秋無義戰。而識敵國之不相征。下章謂善（善）陳善戰爲大罪。而謂征者之爲用戰。此章乃特舉血流標（漂）杵。而爲仁人無敵之疑。蓋當戰國之際。干戈日盛。糜爛其民。而莫之恤。意者血流標（漂）杵之言。時人未必不援以藉口。孟子乃托（託）言書之不可盡信。以闢之。具爲救世憂世之心。亦可憫矣。向使孟子誠以爲書不可盡信也。則其著世垂訓。又何援世（引）以爲證。甚而言至再

四書疑節卷九　十五

句中訛錯殊難具釋

三者有之。迎呼、於此益見書之不可信也。

孟子引詩指古人之行事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論詩以、引古人之行事者凡三其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先儒釋者曰前二語本言衛之仁人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後二語本言太王時事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是乃借詩人之語（行）事言之可也至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前后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此皆確然以爲周公實（特）事非前而引者比也按今此詩爲周公之頌當時孟子亦明以魯頌言矣而乃指爲周公之事九兩言之而無異辭何邪孟子長於詩者也詩尚未經秦火而得見其全詩且去魯僖之世若此其未遠者魯國之境若此其甚而所言若是者要必的然有所見晰然有所徵豈有以僖公之事而爲周公之事哉按今魯頌世傳以爲僖公之詩竟無所致獨閟宮一詩詩中明言周公之孫莊（莊）公之子是爲僖公無疑矣然所言詩中之事參之春秋皆無所證此蓋出於詩人頌禱之辭先儒論之熟矣是以閟宮之詩指以爲周公之事者蓋有由矣此詩乃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頌之以復周公之宇必望之以行周公之事詩序借曰未足以爲信詩中

四書疑節卷九　十六

蓋明以復周公之宇言矣故詩中所言大抵皆指周公之行事以責望於僖公也是以膺戎狄懲荊舒在僖公則未然之事在周公則已然之事孟子援此詩而直以爲周公所膺者信不誣矣若曰舉僖公之事而以以爲周公之事愚知孟子之必不然也

孟子何不言易

孟子雖不明以易言而所言多脗合乎易之理是故孟子之於易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孟子七篇仁義爲本何必利何必曰利之說誠若不取乎利而不知其深有取於大易利者義之和之徹（微）旨先儒屢言之矣他如孟子性、

以仁義對言者蓋有得於曰仁與義之人而有合乎陰陽剛柔之兩端仁人心一語專言仁以包四者即乾坤四德而統言乎乾元坤元也性善之說本於繼善成性之說夜氣之論原於嚮晦宴息之說浩然之氣所以至大惟（至）剛以直者又祖於坤六二方大之說旨意合同若此者衆曾謂孟子果不言易乎況孟子雖未始自言易然先儒不曰知易者莫若孟子則曰孟子可謂善用易否則又曰孟子精通於易其踐履處皆是易爲是說者夫豈無所見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及荅北宮錡畢戰何以皆言其畧

論理者貴乎明故不容於不詳論事者貴乎實故不得以不畧當畧而反詳則事不實當詳而反（反）畧則理不明或詳或畧各惟其當而已孟子博學詳說之論正言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論理之辭貴乎明故不得不窮至理而詳說之也乃若荅北宮錡班爵之問則曰嘗聞其畧荅畢戰井地之問曰此其大畧蓋此二節皆以事言論事之辭貴乎實故不得不據其事而畧陳之也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九終

---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

## 論語大學

###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聖賢之所謂泰者有二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於人欲之私者當觀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兩謂君子泰而不驕及大學論君子有大道則段併謂驕泰以失之彼此皆以君子言而何其言泰之有不同歟吁論語所謂泰者以舒泰而言出於天理之公也大學所謂泰者以侈泰而言生於人欲之私也要之泰與驕相對而言則泰與驕互（互）相反（反）此其爲舒泰之泰丶與驕相貫而言則泰與驕

實相因此其爲侈泰之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舒泰之泰不可無驕泰之泰（不可有）亦惟辨諸公私之間而已

## 論語中庸

###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不（同）知所謂至矣者何歟

中庸二字魯論僅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不明指其爲德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言（德）自以（有）中庸爲（發）明矣（之）上章歷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上章言之正不必指其爲德可也況中庸一書其間言德者不一何往而非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舉其爲德者僅指其畧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其爲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

因中庸一書而大明論者果何疑於中庸之書於魯論乎至矣云者惟求論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即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可觀中庸之德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仁知勇不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魯論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之人既有此生也孰不有此德也本夫人之所同得也此之謂天下之達德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之人莫不有此道也鮮能行此道也必君子而后能也此之謂君子之道或曰知仁勇同一理耳在中庸則以為夫人之所同得在魯論則聖人且以為無能何歟蓋中庸所謂天下之達德者特以其理言之本夫人之所同得也魯論所謂君子之道者直以其效言之必君子而後能之也至若聖人且以為無能者聖人豈真無能哉雖自責以勉人耳故有以夫子自道之語此章正與中庸君子之道未能一焉同一旨也

二書言仁知勇之序何以不同

按中庸三達德上文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蓋指入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君子之成德言也故三者之目雖同而三者之序則異是以魯論以不憂不惑不懼論仁知勇者凡二一以仁為先一以知為先尹氏嘗論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斯言得之論者知魯論兩章所言之同異則可知魯論中庸二書所言之同異矣況中庸雖明指知仁勇三者為達德而書中所言知仁勇之事亦自有先後之不同且如明善知也誠身仁也是先知而後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先仁而后知如以三知三行三近分論三德固皆以知為先如學問思辨即擇善之知篤行即固執之仁五者弗措又即力行之勇此皆論入德之序則以知為先也厥後至誠盡性者仁之至至誠前知者知之至至誠無息者勇之至章內言博厚者即盡性之仁。高明者即前知之知。悠久者即無息之勇。此皆論成德之事則以仁為先也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門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以見聖人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誠在其中矣果何待明以誠言而後謂之誠哉況中庸之所謂正出於夫子告哀公之問政夫子固嘗不言誠邪中庸魯論均為孔氏之遺書既載之中庸則論

語不復載固其所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在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家語矣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意誠之說文章（言）存誠立誠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亦不重載議者夫何歟疑

##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中庸所言乃學者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人之忠恕也正猶孟子言曰仁義行非行仁義之別耳孟子所言仁

四書疑節卷十　四

義非以仁義為有二此二書之謂忠恕亦非以忠恕為有二蓋曾子專為聖人發明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中庸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昔孟（程）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所謂忠恕動以天中庸之所謂忠恕猶未免動以人也動以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也反究其忠恕之所以為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曰（又）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國先論（儒）嘗論天地是一个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个無為底忠恕學者是一个着力底忠恕後之學者觀天地則見聖人觀聖人則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希聖聖希天夫奚難

夫以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學者之事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至子（於）聖人之一貫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當時曾子有見於聖道之妙而難為言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所曉也朱子嘗論曾子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迹）明之斯言為得之矣昔程子嘗論一貫之忠恕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此語最為明白蓋

四書疑節卷十　五

一貫之忠恕夫（天）也自然而然誠者之事也此其為聖人之忠恕中庸之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為學者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去斯道之全體猶有間故謂其違道不遠者寔宜聖人之忠恕係斯道之全體實無間故謂之而已矣者亦宜二書大旨各有攸在忠恕二字迹雖同而心實異也

##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而論語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何歟

自中庸服膺之論而觀其則善固無時而失自魯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異耶吁論夫（天）

理之名義有小大論學力之工夫有淺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而深大而深者或有所未至於其淺而小者初無所未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足為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過一事之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小大之間至於弗失~~去~~云者猶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況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道之功亦至矣安可因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也耶

中庸論顏子得善而弗失此其入道之始條理也魯論論

四書疑節卷十　六

顏子三月不違仁

卷十

七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説周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后夫子固有不慊於中者今觀魯論之説曰周監於二代郁〻乎文哉吾從周此盖正指成周盛時言之参今酌古制作大備

---

其氣象尚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説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盖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到則其所謂從周者從今時三之制而已合而言之魯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聖人中心之所樂從中庸之所謂從周者未~~先~~必非出於聖人一時之所强然〻究周禮之所謂禮者三代相因雖百代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之間小過不及耳議者亦未可謂時王之制度皆善也獨嘗援中庸以証魯論則魯論從周之説不能不疑其簡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而竝論旨意盖自

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説與從周之説乃有三四章之間是必編簡之有錯亂故爾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子曰字合為一章或乃舉子曰字析而相承則周監二代云者正指上文夏殷而言可謂文從而意順舉此質諸中庸而益信

舜無為文王無憂何歟

魯論稱大舜以無為豈誠塊然無所為邪雖有所為而人不見其有為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恝然無所憂邪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之德妙與天合為所當為人莫知其有為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此其

所以為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卯其成於大舜誠若無為矣然兢〻業〻一日二日萬幾在我所當為之事果何限特為所當為人莫知其有為耳文王之世王季為父而作於前武王為子而述於后在文王誠若無憂矣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時所可憂之事又何限特憂有所（當人莫知其有憂）憂耳惟聖知聖吾夫子豈不知舜文聖人之心哉而論語中庸之論若是者喜之深幸之至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其形容聖德之盛也在論語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在中庸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絕無僅有之美隱然備見於言外贊美舜文

之德可謂至矣盡矣雖然曰哉曰乎似亦有疑而未決之意曰無為者未可真以為無為曰無憂者未可真以為無憂善知聖者要亦有見於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然夫子文不在茲乎之論止稱文王不復夢見周公之論止稱周公何邪

中庸兼舉堯舜文武者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也魯論專指文王周公者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也惟其中庸出於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故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而包言之魯論出於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

切近而謙言之也何也古者道統之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昌黎之語信有見矣祖述憲章之論正所以贊美聖人傳道之統上舉堯舜下及文武蓋自仲尼之上而推之此乃兼舉列聖道統之本末包言之禹湯固在其中矣豈止堯舜文武而已哉至於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之云吾不復夢見周公之歎蓋皆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者而謙言之耳況文王父也武王子也周公弟也武王兄也既舉文王周公則武王固在其間矣然則憲章文武之稱豈不信哉若曰祖述堯舜而魯論不及者非惟時世之既遠亦且聖人之謙辭不敢以堯舜自況

耳他日孟子見知聞知之論則堯舜禹湯文武孔子同一揆已宰我則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則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至此則中庸祖述憲章之論為益信

中庸言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然論語及禮運又言杞宋皆不足徵何歟

觀聖人之書者不必疑其所言之辭有異同要當辨其所言之時有先後中庸之說在於先故雖絕望於杞而猶有望於宋論語及禮運之說在於后故杞與宋俱絕望矣且中庸下文有吾從周之說至於禮運下文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矣有周公其衰之云聖人之心益可感

已然則三說之次第中庸爲先論語次之禮運又次之論者備審乎所言之時有先后則有其所言之辭有同異者夫何疑

先王之禮未聞其止於杞不足徵也抑杞與宋皆不足徵耶當究其所以不足徵者何也中庸禮論運皆不之及論語明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試以文籍論之夏得夏時殷得坤元本二國之所均也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九四十篇遭秦火而后散夫子刪詩時夏詩皆無聞爲商頌則因正考父得於周太師猶有存者反反以賢才論之自入春秋杞之君皆貶其爵或子或伯或侯

反以賢才句有訛舛難解

而竟不得以公書宋之君則終始以公爵書杞之大夫竟無一人見於經傳而宋之大夫見諸經傳尤多爲此杞之不及宋者遠矣故中庸於杞宋之有異論者固宜然當春秋之未編殘簡斷存者能幾且如正考父之得商頌本十二篇至此亦存其五他可知矣宋之大夫雖曰多賢昭定而後求其如左師簡而禮者不復見而雖見夫桐門右師之無禮者爲況欲求其老聃萇弘師襄輩之可質問者亦難已然則宋之於杞不過彼善於此而已故論語及禮運於杞宋之無異論者亦宜

或問禘之說之於天下如指諸掌中庸又言　郊社禘嘗治國如示論掌則豈特於禘爲然哉聖賢經傳之間其有章旨同而事自異者惟當究其理之同而不必較其事之異可也

魯論集註謂先王誠敬之至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故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已即莫深於禘一語而論似專指禘之祭爲然也及參中庸而論則又何止於禘爲然乎呼祭之爲禮莫不皆然中庸歷舉郊社禘嘗四者亦豈足以盡之哉自郊社而推之類禋望偏之屬自禘嘗而推之禴祀蒸祫之類莫不同此道也中庸泛論祭祀故於祭神祭先各舉二者而

槩言之他可知已至於魯論所載乃或人止於問禘之說夫子直以此而荅之反而證諸中庸正是足見聖人之言無不合也要之二書所指之事雖有詳畧究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中庸於郊社禘嘗一以禮言一以義言先儒嘗謂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魯論所謂知其說者其說即此禮義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之至皆此禮與義也究而言之祭神主於敬祭先主於孝禮義各有所主然皆一出於誠議者不可不察

論語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視聽言動四非四勿此夫子之說也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亦夫子之說也非禮之戒本同而何其有詳畧之問哉盱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無往非動與物接而后見使其凝然寂然静而不動則何所視何所聽而亦何所言哉所以人之一身具事有五皆生乎動是以魯論之所謂動者自視聽言之外包貌與思而言之貌者身之動思者心之動也至若中庸之專言動者盖包五事皆在其內中庸嘗謂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先儒嘗謂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以是知中庸之所謂動者所包豈不廣哉是以濂溪周子專以慎動名篇動必以禮是所謂動者而正曰道是也其或非禮而動是所謂邪動辱也甚矣哉動之不可不慎也合二書而論之四言非多一言非寡究其實者則慎天動而已矣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曰鬼神之為德何耶

朱子集註嘗謂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按此章語字盖亦指荅述云爾故魯論有所謂不語又有所謂罕言雅言言語二字有不容於無辨且如祭神如神在是乃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如知非夫子荅述之語亦非夫子自言之辭姑勿論至如中庸鬼神盛德之說正與易係所謂鬼神神明之說本皆指言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特明其理而已初未始顯言其事且皆聖人著作之辭初非荅述之語與子不語神之說初何戾哉他日季路問事鬼神夫子直拒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此一節而觀則夫子之不語神其不見於荅述者為益信

子不語怪力亂神魯論有是言也然四者之中惟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故聖人所不語至者若鬼神造化之迹初非有害於道者其理幽深故聖人有不性輕以語人愚若嘗以子所不語命子所罕言論之計利則害義非理之正故夫子所罕言猶夫子之不語怪力亂也子之不語神者正猶命之理微精仁之道大而夫子之所罕言也然則夫子之不語神者初非以其不足語也正以其不易語也不易語而或一二言之庸何傷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終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一

## 論語孟子

###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當時諸高弟尚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如子文〻子管仲之事皆以仁不仁為疑以至孟武伯問由求赤三子亦皆以仁言之然則此時之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時功利日勝人欲日滋孟子諸弟子且不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者不曰齊桓晉文之事則曰管仲晏子之功否則又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寧復知有人心固同有之天理者甚而楊氏為我害於義墨氏兼愛害於仁告子以仁義學桰栝棬尤足以禍仁義孟子於此安得不以仁義並言哉如人心人路之說如安宅正路之說此猶不過發明仁義之理耳至於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說直欲拔本塞源以救當時之弊槩孟子之用心亦勞矣論至此極信乎孟子初非求增於魯論蓋當時有不得已而兼言之也

### 有子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之所謂仁義參諸孔孟之論似有不同而實無不同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則乃曰親〻仁也敬長義也是則有子以孝弟俱屬乎仁孟子以孝屬仁以弟屬善義二說似不同矣徐而攷之有子專以仁言此盡蓋專言之仁也仁者百行之本為萬善之宗專言之則足以包百行萬善孝弟二者何足多哉至君若孟子則以仁與義對言之此孟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仁自仁義自義仁主於孝而不得以包乎弟宜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子乃曰義以為質信以成之是則有子似謂信未足以盡義夫子則明為義至信而后盡二說似不同矣徐而究之有子之所謂信是揣指約信之信與人期物約而求其實夫子之所謂信是指誠信之信事之已見而得其實約信之信〻在事先故未足以盡夫義誠信之信〻在事后故義必至信而後盡亦宜也論至此極則以有子之言參諸孔孟之說初不失為互相發而不見其為兩相背也

### 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定何邪

伊川嘗論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言仁者不可以槩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為專言之仁也孝本屬仁弟本屬義今以仁專言之則包孝弟俱在內可也至若孟子之所謂仁以義對言是為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一事仁固不得以兼義事親從兄有不容不析言矣他日論人之良知良能亦謂親〻仁也敬長義也正與此章同一旨也要之事親即孝之謂從兄即弟之謂有

子以仁統言之者非畧孟子以仁義析言之者非詳其理一而已矣且有子統而言仁之本孟子析而言仁義之實一本字與二實字尤宜玩味本者從理上說實者從事上說士君子識夫理之本而踐夫事之實未有不自孝弟始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生則惡可已也此二生字正足見其曰本曰實之故

夫子荅子貢以孝弟爲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歟

孝弟豈易言哉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其爲人也孝弟復能自孝弟而推之忠移於君順移於長達而爲治國平天下之用斯乃盡夫孝弟之道者也倘或徒孝弟於父兄而未能移忠順於君長是豈足爲士君子之至行哉夫孝弟者百行之冠冕而夫子荅子貢之問乃以孝弟爲士之次論者莫不疑焉餘而究之夫子之所謂孝弟者特言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之人也不過孝弟稱于宗黨之間而未嘗見用於當世者耳回視上文所謂行己有恥使不辱命者爲有間指斯人以爲士之次不亦宜乎或又謂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則孟子之言孝弟又何若是其大哉是不然孟子之言蓋荅曹交之問云爾蓋詳曹交之問淺陋粗率非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因其所問在堯舜遂語之以此論者未可信以爲堯舜之道止此而已也要之子貢本有欲爲之志而其從政之才自有餘故夫子不徒以區區之孝弟爲己足曹交方有受業之志而其事長之禮且未至故孟子始以孝弟之道爲之勉是又聖賢教人之方各因其材而篤焉學者不可不察

卷十一

三

孔孟言性同異

甚矣性之難爲言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豈可以言語形容哉自閩洛諸儒分別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一理一氣判然甚明然以此折孟荀揚韓言性之異則爲得之以此論孔孟之言性則不可也何也孟子所謂性善是爲天地之性明矣孔子所謂性相近未可便以爲氣質之性故朱子語錄及於論語或問亦嘗以氣質言之至集註乃謂此兼氣質而言也兼之一字審矣哉切原夫子立言之旨以性對習而言習是氣質上來性是天理中出性習二字蓋自商書已舉此對言之矣惟其以性習相對說故有相近相遠之論大意重在相遠二字上相近蓋兼言厥初此理之本同然耳要之夫子之謂性相近即孟子之所謂性善特孟子專以善言者指性之本体蓋從人生而靜之初言之夫子以相近言者蓋從人

卷十四

四

生而靜之後言之已與物感而動之幾相對而立矣是故孟子之言性為至微而夫子之言性為較顯未可遽以理氣而判之也

論語言性言習何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何不言習

論語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固有善惡之不同然其初本亦甚相近也自其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相去始蓋遠矣故夫子乃舉性近習遠而言所以深為善惡 辨正不必以情字言也乃若孟子所謂情與才者正為公都子歷舉數者之說而為惟性善之辨孟子力主人性之本善遂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乃所以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所謂情性之動也蓋指從性中流出來者無不善也此所謂才人之能也蓋指從本性發出來者無不善也舉此二者專主於善將以破公都子善不善數者之惑正不當以習言也倘魯論亦以情言之和未害也孟子亦以習言之則善惡角立豈不適以滋公都子之惑哉由是而論〻語所言性者兼言氣質之性而并善惡言之故以性與習相對而言非不言情也不必言也孟子所言性者專言天地之性而專以善言之故以情與才相貫而言非不言習也不當言也雖然此特論二書之本旨然也泛而言之習有善惡情與才亦有善惡善惡之幾識者不可不察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乃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天道何夫子不言而孟子詳言之

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特不載之魯論耳易有十翼夫子之所作也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併援夫子之言而作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即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性而何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性而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之固性也天命即天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與夫誠者天之道尤為言性與天道之明且著者以至易傳有成性存存窮理盡性之論有立天之道形上謂道之論中庸有率性盡性尊德性之說有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之語皆所以言性與天道也曾謂夫子果不言乎孟子之書其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莫非有得於夫子大易中庸之遺旨論者謂夫子不言至孟子而后言之詳固不可也雖然魯論不可得聞之論子貢豈欺我哉徐致子貢之言之旨初非謂夫子不言也將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精微不可以易聞耳先儒嘗謂子貢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又謂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欺斯言為得之矣蓋如

是則夫子之言不言正不足深辨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厭不倦言之何邪

仁聖之道爲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見居而亦未始不以仁聖自期甚哉夫子之善誘人也嘗觀齊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又引夫子之言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合而論之爲之不厭即所謂學不厭也誨人不倦即所謂教不倦也學者以此學於己教者以此教於人二章意正謂相合夫既以吾豈敢吾不能言之是蓋慊然不以仁聖自見居矣然學於己也不厭教於人也不倦又何拳拳以仁聖自期邪蓋當時有專以聖稱夫子者有兼以仁聖稱夫子者夫子謙沖退托豈肯哆然當之而無媿哉其辭之間宜然爲辭之而已矣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位而人終莫能至矣夫子豈忍爲之哉由是一則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不厭於己而不倦於人也不厭乎己者不自絕于爲善不倦乎人者不絕人之爲善是蓋于人己之間皆未始不以仁聖自相期其誘人之心亦至矣況夫人所以誘人爲善之意初不待不厭不倦之語而后見也吾豈敢云者於吾則豈敢於他人固有敢之者矣吾不能云者

於吾則不能於他人固有能之者矣反覆紬繹吾之一辭未始謂仁聖之道夫人所不能所不敢也聖人之心其處己也謙而謂人也厚閱者蓋亦知所勉矣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邪

大抵聖人立言垂訓有自遜之辭者有自信之辭者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以學於己也不厭誨於人也不倦本非聖人之極至而夫子嘗以何有於我言之此蓋聖人爲自遜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明矣至於答子貢之問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與夫何有於我之論識若相反然嘗攷之子貢本以聖稱夫子夫子乃謂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下句固爲自信上句亦爲自遜切原聖人之心既不以聖自居若復歉然退托適爲自謙則豈不適以沮人向道之志邪於是不得不舉學不厭教不倦以自信庶可借此以誘進之耳論至此極則他日之自遜也非詐今日之自信也非矜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子又嘗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章自信而且自遜正與答子貢之問同一揆合此兩章而論益足以知聖人立言之旨而識夫聖人之心

論語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
憂何邪

論語所謂不憂者在外之憂也孟子所謂有憂者在我之憂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仁者不憂正謂其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正謂其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皆指在外之憂言之耳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正謂夫舜人我亦人而我不得以如舜必求如舜而已矣是蓋指在我之憂言之也在外之憂可得以不憂在我之憂不得以不憂此論孟立言之不同者實宜且如夫子嘗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憂道云者在我之憂即孟子所謂有憂是已憂

本十一　九

貧云者在外之憂即夫子所謂不憂是已論者即此一語而觀則論孟二書憂不憂之疑可釋然已雖然樂者憂之反也夫子自道則曰樂以忘憂論顏子之賢則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又憂自外至樂由中出知道君子要當全其在內之樂以釋在外之憂可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曰君子不謂命何
歟

魯論之君子不可不知命者戒夫人不可不適乎命將以遏其人欲之流也孟子論君子所以不謂命者戒夫人不可徒諉乎命將以挽其為天理之歸也何也此之命字本皆命分之命然其所以為命分之分命有二有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者人之知愚賢否昏明之類是也有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者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之類是也自富貴貧賤壽夭言之人力不可得而轉移其間偶有不滿其欲者不得不適乎命而強求此君子之不可不知命也自知愚賢否昏明言之學力所可得而變化其間稍有未盡其理者不可徒諉乎命而自棄此君子之所以不謂命也

魯論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又言君子不謂命二書識若相反然君子之不謂命此正可見其為知命之君子也何也命者受於天而賦於人也魯論所謂知之者正欲

本十二　十

使夫人於天理人欲之關審其是非可否之判於其所當為邪不得不致吾力於其所不當為邪不得以容吾力夫是之謂知命今孟子所指不謂命者以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徒諉於命焉人皆謂之命而君子乃不謂命正足見其知命之深者也況孟子所謂君子不謂命者直絕口而不談哉他若聲色臭味安佚之屬則斷之乎以為有命是又當聽之在天而不得不安於命矣一章之中一曰有命一曰不謂命理欲之際間昭然甚明自非深於知命者能之乎

子曰予欲無言而孟子乃好辯何耶

予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辯乃外人相称之語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之所欲而亦有不得以遂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有不言何述之疑遂兩舉天何言哉以警之夫子本心之所欲庶乎少白於當世矣至若孟子之好辯者外人称之以為好孟子豈誠好之哉嘗兩舉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之論以為公都子言之息邪距詖負以欲承三聖為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子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辯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辯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辯之號外人語也論者但

卷十一　二一

合予欲無言予豈好辯兩語觀之則皆孔孟自道之辭可見聖賢不得已之心一也

##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先儒釋孟子者曰四十強仕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即此而論二語氣象似無輕重然嘗思之孔子將聖得於天縱孟子乃命世亞聖之大才聖賢分量蓋自不侔是以不惑者知之明不動心者是持守之固耳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夫子三十而立時氣象魯論集註實謂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事守矣即此而推可以見知之明守之固其等級蓋自有間要之孔子自誠而明孟子自明而誠此孔子所以為將聖孟子所以為亞聖也

##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夫子嘗謂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又謂君子不亮惡乎執先儒謂亮與諒同然則亮之與諒一也何孔孟之論君子若是其不同與吁諒之為言信也均矣特夫子以貞諒對言之者貞正而固有義存是為信之大者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信之小者耳故夫子將以貞而不諒称君子者固宜至於孟子之論君子乃以亮而專言之亮即信之謂矣無復有小大之辨故直言君子不亮惡乎執者亦宜

卷十一　十二

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則諒為信之小節是所謂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之所不可有以亮字專言之則諒亮為信之全體是所謂益者三友之諒君子之所不可無然則君子之於信有其所當有而無其所當無者將何如亦惟曰信近於義則言可復正當慮之於始而稽其所敝可也不然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為質信以成之君子哉

## 孔孟言王道不同

聖賢論王道之不同蓋其所與言之人有不同耳何則王道一而已矣自其精者而言則為禮樂之化自其粗者而言則為食貨之政二者蓋亦相因而成言其精者非深言

其粗者非淺蓋所與言之人不同故爾孔子言王道止言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屬是皆禮樂之化也孟子言王道止言衣帛食肉經界井田之属是皆食貨之政也一精一粗廻相遼邈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夫子之所與言者弟子顔淵也孟子之所與言者齊梁滕之時君也其答弟子之問者正將講明治道垂法來世不得不以先王治世之常經告之其答時君之問也者正將推原時弊思濟斯民不得不以當（代）時（救）之急務告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向使夫子之告弟子亦徒以食貨之政言則幾於陋孟子之告時王亦遽以禮樂之化言則近於迂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論者烏可疑聖賢之言有不同耶雖然食貨之政者王道之本禮樂之化者王道之文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有也世之為治者慎勿舉其一而遺其一

卷十一

十三

夫子舉堯舜傳心之要曰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為近之何耶

中道至難言也執之者豈易言哉中無定體因時制宜中本為道之經而實有權存焉權以中行中因權立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夫子論二帝授受執中之語雖未見其所謂權及考中庸夫子論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其兩端云者正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之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已彼君子莫之執中者以楊子之為我墨子之兼愛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較之楊墨似善於此而尚未能盡聖人之中道為其執中而無權故亦異以近之二字概所以傷（優）之而猶所以為之也執中無權孟子言之明矣反而求之二帝之執中正為其執兩端以用之而有其權也夫子嘗曰可與（與）立未可與權其子莫執中之請（謂）與若夫二帝之執中則可與立而可與權者矣謀中道者不可不察

孔子論伯夷曰賢人孟子又曰聖人何歟

卷十四

十四

孔子天縱之將聖也自孔子之將聖視之伯夷不過一賢人耳孟子亞聖之才者也自孟子之亞聖視之伯夷可謂之聖人矣以孟子稱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稱伯夷之賢者非失實蓋各因己之所到地位隨其所見而言也況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孔併稱其皆古聖人也及他日合夷惠伊孔而言則於伯夷不過取清之一節遂於聖耳豈可與孔子聖之時者同日語哉至於孔子答子貢之問雖止稱其古之賢人也及答子貢之再問則直許以求仁而得仁仁以理言聖以地言皆盛德之事也合而言之孔子雖止稱其賢而直以仁許之孟子雖直稱其聖而止以清許之是則孔孟評品人物之論要亦無大相遠

者也

孔孟於管仲伯夷去取不同

孔子之論人多從寬孟子之論人多尚嚴豈故為是寬嚴之相反哉蓋古人已行之事論其在己成之效則可以從寬論其為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尚嚴也嘗觀夫子賢伯夷之節而孟子言其隘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孟子以為曾西所不為聖賢之論一寬一嚴誠若相矛盾也然嘗思之曾論~~稱所~~伯夷之節管仲之功皆就二子本身上言之究其成效伯夷終身之隱節可以正萬世君臣之義管仲終身之相業足以明一時東夏之分夫子固不得不深與之至

於孟子之於伯夷亦嘗稱其為聖之清而廉頑立懦足以為百世之師及論其隘則曰君子不由也孟子之衷蓋深慮夫天下後世學夷之清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隘故以以是警夫人也桓公之於管仲不勞而霸孟子固嘗稱之且謂五霸桓公為盛矣及答公孫丑之問則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子為我願之乎斯言也蓋又深病當時惟知霸功之為務而不復知有王道故深闢之警時人不可慕管仲而止耳要之孟子平日稱伯夷之清管仲之伯蓋與夫子未嘗不合特於伯夷之隘君子不由管仲之功曾西不為蓋皆指其為法於他人者言也然則論在己之成效者可以從寬不特夫子為然雖孟子亦然矣至於論其為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嚴孟子而外求備於前人蓋所以有望於今人者不淺也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論者未可徒異殊觀也

孔子稱桓文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真謂其絕口而不談哉蓋謂聖門無有舉其事而稱道之耳且如夫子所謂桓文正譎之辨蓋就二君而優劣之彼善於此而已矣初豈聖人喜談而樂道哉況此二語不過發其心術之微未嘗指其行事之實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豈不信邪當時齊宣以齊桓晉

文之事為問正欲各求其事功孟子乃直謂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正所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苦矣合此兩章而論之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言未有美其行事而稱道之也夫子有正譎之辨者未始明指其行事且初非獎予稱道之辭二書本旨蓋本無相戾也厥后荀董二子亦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反而證諸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欺我哉

夫子稱子產為惠人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為政何邪

聖賢論人之法有槩論其終身之大節者有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者故不同耳鄭之子產夫子稱其為惠人且嘗稱

其養民也惠惠此章論其終身之大大節也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蓋指乘輿濟人於溱洧專論其一事之小節也嘗歿子産之為政國人嘗有誰其嗣之之誦又有民將安歸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其相鄭也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之類蓋皆整釐然而有條然則為政之大綱已舉梁橋特事之小者耳此愚謂孔子之許其惠者槩論其終身之大節孟子之不許其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豈不信歟況夫子稱其為惠人者亦正稱其惠之可取耳於惠之外蓋猶有所求未至也孟子論其為惠而不知政者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識其不知為政耳語蓋兩章之旨

正不失為互相發而初不見其交利相反特孔子之言多優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項旨雖同而辭異則也

・夫子以思為無益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甚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徒思而已也夫人心之所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思主於學思而不學則徒思而已矣應事之思主於行思而不行則徒思而已矣夫子嘗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孟子乃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孔皆聖人也而所思何如是之不同耶要之夫子所謂思不如學者非謂人心可無事乎思正謂夫人心不可徒思而已也學而不思則閫罔思而不學則殆他日夫子固嘗以思學互言之正以見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思者求諸心學者習其事要當兩輪並進可也至若孟子論周公之所以思者亦豈徒事乎思哉思者求所以施諸事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正所謂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正欲舉其所思以見於行耳夫子有其德無其位所思者惟以窮其理窮理之思務在於學周公得其時行其道所思者將以應乎事應事之思務在於行思意周公待旦之心是即夫子不如學也之意皆非可徒思而已也曾謂周公聖人之心思其有異異乎

可以為師患為人師何以不同

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此蓋勉夫人之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是又戒夫人之為師也孔孟同一道何立言之不同耶時不同耳春秋之時正學未泯學者視卿師道為道甚高嘗有慊然不足之意夫子非勉而進之則不可戰國之世異端並起學者視師道為甚忽每有侈然自滿之心孟子不戒而抑之可乎是以夫子所謂可為者蓋勉夫可為而不為者也孟子所謂好為者蓋故戒夫不當為而為者也可為而不為之憂斯道之不傳不當夫為

而為之憂斯道之不明立言雖異而其憂道之心則一耳先儒嘗諭論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正與魯論互相發信斯言矣然學記所謂不足為者不過所學淺而已至於孟子所謂好為人師殆見所學之非正其弊可勝言哉是以不足為而為之猶未嘗患也不當為而為之此為患之大者孟子患之一語尤為學者之深戒

畏大人藐大人同異

孔子所謂畏大人就人心操守上說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者就人事應接上說惟夫孔子就人心操存上說故畏之為言勉人不可失於無憚孟子說就人事應接上說故

藐之為言警人不可過於有所憚后之學者守之在我則當以孔子所謂畏者為法已與人接則當以孟子所謂藐者為心或畏或藐二者各有所施也雖然進修之道不可過於畏者成覸有曰彼大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善為學者又當以此為勉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聖經賢傳之論大人者有二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魯論所論大人以德言可也以位言亦有可也孟子所謂大人專以位言明矣或謂夫子以狎大人為小人之事而孟子乃曰說大人則藐之何歟吁二大人之同耶否耶姑勿辨止以狎與藐而辨之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異矣何則狎者玩之〻謂有心於陵之也藐之輕之〻謂特無心於懼之而已是豈可以槩論哉彼小人者以天命為不足畏以王法為不足懼以人言為不足恤志悍氣驕陵蔑公王其狎玩也如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此識小人無忌憚者之所為也至於藐之云者不過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吾何慊乎哉當進言之頃勿視其巍〻然則庶乎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初豈識若小人之狎哉曰狎曰藐旨自不同正不必合二書而為之疑也抑嘗論之藐之為義於小人之狎固不侔然於君子之畏得

無異乎吁君子之畏大人者平日守身之常法說大人則藐之者一時進言之達權不說則不藐也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一

#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二

## 大學中庸

### 二書三在三謂爲首綱領同異

大學之書以學言中庸之書以理言觀其名書之意可見已是以大學首舉三在之目在之云者皆指爲學之工夫中庸首舉三謂之目謂之云者皆釋天理之名義此二書之立言有不同也合而言之明德者天命之性也明〻德者即率性之道也親民者即修道之教也曰至善者即性道教之理也止至善者即中庸擇善明善之功也自大學而論明明德在已新民在人止於至善一語結其末所以

見上二論皆當止於善也自中庸而言率性之道在已修道之教在人天命謂性一語開其端所以見下二者莫不出於性也然則大學三在之目自二而一者也中庸三謂之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爲綱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一〻主於誠在大學曰誠意在中庸曰誠身此一誠字尤爲二書之樞紐也

###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子思作中庸以性言而曾子之大學乃不言性而言心此蓋曾子時未至於子思之甚曾子而可畧言之也夫自舜禹授受執中之要惟主乎心至商書始有恒性習性之說異商之時殆已不及舜禹矣迨夫子曾子作大學僅以心言猶有舜禹授受之遺意降而子思之時天理日晦徒言心不足以遏人欲於橫流故於中庸一書首先言性爲最詳夫豈子思喜談而樂道哉蓋時之變爲之也何也在子思時正當戰國之初天下言性之弊已萌有不待告子必鄒子而後發此子思不得不極言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曾子時尚無此弊言心足矣又何以言性爲哉要之中庸言性者非詳大學言心而不言性者非畧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 上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止於至善乃大學中一大綱領擇善明善亦中庸中兩大節目夫善者天理純粹之稱其理一而已矣特所以曰擇曰明曰止則不一焉析之爲二則擇善明善者入德之初止於至善者造道之極其條理自有始終然始焉擇善明善者此善終焉止於至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二而一者也析之爲三則擇善者學之初明善者學之中止善者學之終其工夫自有淺深然始於擇善中於明善者此善終於止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三而一者也善之爲善其見於人事者縱萬不齊而其本於天理者未始不合於一也況中庸所謂明善則以爲誠身之道所謂擇善則以爲誠身之

事至於大學之止於至善蓋亦以誠意為先然則中庸之擇善明善主於誠大學止于至善亦主於誠君子要當以誠為貴

慎獨二字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曾思之於夫子蓋同一道也學庸之於論語同出孔氏一家之書載論語者庸學不重述載庸學者論語不復出三書互見交相備也且大學所謂慎獨出傳第六章章末以曾子曰斷之是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所謂慎獨出第一章章首初不指為何人之言蓋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然則慎獨二字

四書疑節卷十二　三

雖出於學庸之書而亦初非出於曾思之所言蓋成曾思之徒述先聖所傳之意而記之安知其非發於先聖平日授受之辭議者但當一以孔門傳授心法視之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皆夫子所傳之微旨而不必強為之辨

中庸戒懼慎獨自為二事大學止言慎獨而不及戒懼何也

大抵善觀聖賢之書者惟當求其大體之同而不必較其小節之異則辭雖異而旨實同也二書詳略有異者是特其小節耳求其大體則二書固未始不同也何也中庸以誠為一書綱領而大學亦以誠為為一書樞要是以慎獨誠也戒懼亦誠也君子特患其未誠耳苟致其慎而誠若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既能加慎則於己所不睹不聞之地又安有不知所戒懼恐懼哉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果能此道矣戒懼雖不及言而戒懼在其中矣況中庸首章雖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然以二莫字觀之則慎獨之工夫為最要故朱子章句曰君子既當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或問亦曰既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慎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慎者尤在於獨也至於篇末引詩先慎獨而後及戒懼者蓋先從其要者言之耳即此而論則大學專舉慎獨而

四書疑節卷十二　四

不及戒懼者蓋亦始舉其要而言之也

誠意誠身同否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凡聖經賢傳之所謂誠同此道也大學以意言中庸以身言特其工夫不免有淺深之間耳何則意者心之所發也自其心之所發既主於誠由是而正心由是而修身然后可及於齊家則誠意之工夫其用力尚淺也至於誠身云者直指其身之所履而言由是而順乎親即所以齊其家是則誠身之工夫其用力較　也然其用力淺深雖有淺深之間而其成效則二者實相為之後先也固未有意不誠而能誠其身者亦未有身既誠而

不誠其意者要之誠身本自誠意入誠意者始條理也誠
身者終條理也誠身乃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
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
致知致知即所以明善其本一而已矣究之二書所以言誠
者慎獨乃其大要此又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達道五而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孤
皆不過父子兄弟之道何歟

中庸泛言為人之道故所舉者詳而盡大學專言治人之
道故所舉者簡而要中庸之詳盡者勿辨可也姑舉大學
之簡要者究言之大抵人有此生均有此道然未有如愛

親敬兄二者乃夫人之所良知良能化民之道莫先於此
孝弟者幼之所以敬長慈者長之所以恤幼孝弟與慈相因
而生老〻長〻即孝弟也恤孤即所以為慈也治國齊家
同此一道自孝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使衆之方皆自此而
出自老〻長〻恤孤而先之興孝興弟不倍之效皆自此
而著正所謂人〻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究至此極
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顯行而不悖未有不自孝弟慈以
為之本也曾謂大學所謂孝弟慈及夫老〻長〻恤孤者
果止於父子兄弟之道歟況大學所謂止仁止敬止信與
止孝止慈顯言之則君臣朋友之道蓋與父子之道無不

有所止也所引詩宜其家人與宜兄宜弟註言之則夫婦
之道蓋與兄弟之道亦不有所宜也特大學所言者散見
於一書之中不若中庸之會於一且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本何歟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五者皆所以修其身齊家以下三
者皆自吾身舉而措之耳八者之中身為之本故大學有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孟子正為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徒狥其末而失其本故歷舉其
本而以身言之正大學所謂修身為本是已中庸有曰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又特患不知以修身為本
耳倘知以修身為本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其分內
事何待枚數而條舉哉中庸孟子皆曰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先明善而誠身則前四者之工夫皆在
其中矣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皆修身之本也齊家以下乃修身
之效也修己治人之條理具見於是蓋即大學之道而貫
為學之始終言也至於孟子所論蓋因人有恒言皆曰天
下國家徒求治人之效而不能究夫修身之本故孟子從

而曉之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使能反而求諸修身之道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自可不言而喻矣聖賢君子著書立言各有攸當大學之舉其全者亦詳孟子之舉其本者非略其揆一也孟子歷說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者正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互相發耳初何詳略之異哉况孟子初未始明揆大學之條同身之一字是以包上四者較之大學惟舉其本初未害也至於韓公作原道明引大學之辭而獨略於致知在格物一語君子不免有遺議焉後之論者寧爲孟子之舉其本毋若韓公之遺其二

卷十二　七

大學修身自正心始孟子乃必待存心養性而后可

以修身何未詳說

孟子此章正與大學修身以上數節工夫辭雖異而旨實同夫知性者格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即正心誠意之學非誠非正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功乎惟其盡心知性而有物格知至之功存心養性而有心正意誠之效由是而修身俟命不難已大學正言學者工夫之次第故其言較略孟子推原理之所自出而有知天事天立命之說故其言較詳大學言心不言性學者疑之孟子於心之外復加之以曰性之者心所具之理也由是而推正心誠意之學其所致知果何知其所格物果何物皆昭然可得而識已二章大旨不失其為互相發而迭相須也試謂大學八條目兼成己成物之事孟子此章止及成己而不及成物何耶宜知孟子論天下國家之本一章自遡流源正所以推明大學修身爲本之旨其於修齊治平之學盡於此矣學者合孟子此兩章而觀之則知孟子之學其源信有得乎曾子矣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也

心一也而其所以正之者不一也大學所謂正心者無所偏私之謂孟子所謂正者有所預期之謂一善一惡能然

卷十三　八

甚明故朱子於孟子集註既舉預期二字以爲之釋又舉戰不勝以爲之證且明謂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要之大學之所謂正心者不可無孟子之所謂正心者不可有故大學以正心爲先務孟子以正心爲深戒語意各有在耳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范太史嘗曰中庸所言者性命之本故先言天命孟子所言者性命之學故先言人事愚嘗即是而推之中庸天命謂性一語指言理之所自來性之從所出固所以推原性

命之本也孟子以聲色臭味安佚五者則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於仁義禮知天道五者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皆自性命之學而剖析之斯言豈不信歟是故中庸直從天命上說來而未涉於人為夫命也命令之命蓋所以推明性命之本也至於孟子之所論皆就人事上說將以剖析夫性命之學是命也乃命分之命耳命令之命以性命相貫論命與性實同一原而辨何也命分之命以命性相互說命與性實為二致論者何無辨哉夫執孟子切之為性命辨者特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求致之以後五者為命者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凡言性者夫人之所同夫人而可至焉一有不至則必免焉以致之而不可不竭吾力凡言命者人所不可强同人不可以必得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可以容吾力不可不竭吾力者不可不勉吾性分之所固有不可以容吾力者不可不安吾命分之所素有於命分則安之於性命則勉之無非所以全吾歟知所受於天人之分理耳向者中庸天命謂性一語從天命上推明性命之本固為古今言性者之至論然非孟子命性々命之說從人事上剖析性命之學以示性學之指南則天下幾何不窮人欲而滅天理哉吁此孟子言性之功為至大也

参三二

户

##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性一也曰率曰盡曰知曰養則不一焉率者循是理而無所違盡者全是理而無所闕知者窮夫理而無所蔽養者順夫理而無所害自中庸而論盡性為上率性次之盡性者誠者之道也率性者誠之者之道也自孟子而論知性為上養性次之知性者誠者之道也養性者思誠者之道也合而言之盡性知性誠明者之事率性養性明誠者之事後之學者由率性而盡性由養性而知性皆所以自明誠而誠明及其成功一也

参十二

十

## 盡心盡性問答

孟子之學得之子思初豈有異論哉夫性者人所受於天之理而心乃所以具此理者也故先儒嘗曰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又曰性者心所有之理心者理所會之地蓋以心與性之理一而已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謂夫人之能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故爾然則孟子雖以盡心言其實正是盡其性耳盡之云者皆不過知之明而處之無不當也孟子盡心知性云者正與中庸至誠盡性之論互相表裏發中庸之所未盡曾謂孟子欲詳於中庸而立為異論乎吁言之誠是矣然中庸

一書始末雖以性言而未始一語及心孟子乃往往以心性對言何哉蓋子思時天理尚明言性足矣又何必兼言心哉至孟子時天理日晦徒言性不足以遏人欲於橫流故孟子直以心兼性言之庶乎人皆反求之於其身知吾之有此心則知吾之有此性心旣盡則性亦盡矣是故中庸所謂盡其性者此其字猶曰對人物而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二其字皆指其人而言其心其性云者正言人各有其心有其性致固有之而勿有外求也故則曰心曰性之理人皆不可不求所以自盡是又窮理盡性者不可以不講

巻十二

十一

心性之理則一而其所以盡之者有不一焉何則聖賢君子性學之論有以其知言者有以其能言者中庸嘗謂愚不肖之可知可能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正以知能言也今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以所知言也中庸所謂盡性者以所能言也何以言之孟子明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而語之中已以知字言之則其所以知言者明矣中庸明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至於能盡人物之性曰語之中亦以能字言之則其所以能言者又明矣知者知此理也能者即所以行此理也昔朱子嘗合是兩節而辨之矣曰盡心是就知上説盡性是就行上説又曰盡心就所知上説盡性就事物上説此即前所謂一知一能者矣能即所以行之也謂予不信敢請質之朱晦翁

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其旨同否

嘗攷朱子釋中庸曰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釋孟子曰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合而論之釋思誠者曰欲其無偽欲字固所以釋思字也釋誠之者亦曰欲其無妄是乃誠之即所以思誠也明矣且下文嘗謂誠者不思不

四書疑節巻十二

十二

勉誠之者擇善而固執是則誠者不思而誠之者固有思矣苟無所思則何所擇哉及其舉誠之之目五思居其中學問辨行蓋皆以思為之主然則誠之雖不曰思而思在其中矣要之中庸以誠之言者止就天理上説其旨頗微孟子以思誠言者直從人心上説其旨尤切究其道則一而已矣孟子旣引中庸成說而於此特易一字從人心上説正欲使學者知所用力耳初豈求異於師說哉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嘗聞程子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當觀上下文勢之意又曰凡看文字先須要曉其文義然后可求其意思

於此深得觀書異同之要矣按中庸孟子二書之言知仁仁知誠若事相類而辭相反者然自其文勢觀之孟子上文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中庸上文謂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味其辭旨蓋皆先己而後人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二書寔相表裏互明知仁〻知之體用~~出~~也~~反~~乃即其文義求之孟子上文承聖則吾不能而言蓋出聖人之謙詞中庸承誠者物之終始而言蓋指天理之極功故子貢之謂知仁者各指學與教言是乃修己治人之始條理也子思之謂仁知者己與物皆以成言是乃修己治人之終條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〻始條理又各有體用者存此二書互相發而非可以相反疑也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三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中庸所謂達道蓋因答哀公問政而言既謂之政則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始故以君臣為之先孟子所謂人倫蓋因舉司徒設教而言既謂之教則始自人心~~思~~恩愛之切者始故以父子為之先也何也教所以尊夫人也始自人心恩愛之切者之為始良知良能固有之天易為感發則~~四~~由是而教敦夫奚難父子之倫既敘推而達之五者之倫無不敘政者所以臨夫民也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為之始至尊至嚴一定之分不可踰越則由是而立政夫奚難君臣之道既明推而致之五者之道無不行矣

周易序卦乃先之以男女夫婦而后次之以君臣父子何歟蓋自天地萬物言之原人道之所從始故與庸孟二書以政教言者有不同也

孟子稱舜為大孝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孝大與達其義同歟

孟子~~而~~稱舜盡事親之道則謂之大孝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則謂之達孝夫孝行一也曰大曰達~~郵~~抑有別耶切考孟子所謂大孝者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為孝也中庸所謂達孝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嘗攷孟子稱舜之大孝者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由是而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者定集註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后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即此而論則知大孝云者天下之人皆化之以為孝也殆識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者曰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章句謂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即此而論則知達孝云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為孝也稱坑具本文參之集註章句大孝達孝之旨~~暗~~昭然甚明究而言之人皆稱之以為孝者蓋能盡其在我之道而已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四

人皆化之而爲孝者蓋有推以及人之功焉然此亦不過因其曰大曰達之稱推詳其微意若是於其孝行則初亦無優劣也雖然然舉此以釋孔孟之異稱者則然矣至於中庸之書孔子亦嘗以大孝稱舜矣稱舜則曰舜其大孝也與稱武王周公則曰其達孝矣乎句旨意正自相類子思子作中庸引孔子之言載諸書正取此兩章相先後一曰大孝一曰達孝何歟吁愚未暇究其辭旨之何如之即上下章而論其稱舜武之事迹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以此爲孝蓋舜武之所同特有德爲聖人一語未合豈不以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及反之歎至此

則舜之大孝殆有優於武王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下兩以大德稱之前章又嘗以大知稱之一則曰大二則曰大大之爲義大矣哉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卷之十二終

# 大學章句纂箋一卷大學或問纂箋一卷
# 中庸章句纂箋一卷中庸或問纂箋一卷
# 論語集註纂箋十卷孟子集註纂箋十四卷

（元）詹道傳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註於本句之下。亦閒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眞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閒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註。（案咸註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旣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謂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紀蒙中語。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猶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隉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怗懘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于家塾以授其徒建昜陳君子善鋟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于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至正癸未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

# 四書纂箋凡例

一朱子論語集義序云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編推用此例庶幾求四書之說而亦先涉其流之意也

一句讀用王文憲所定及溫州點本參訂爲之讀多者欲其文理明句長者欲其血脉貫凡文意俱斷爲句文斷意不斷爲讀者也相因者讀上有呼喚字下有承上字者讀

一字音參用諸儒所定經文元有闕者補入圈以別之

一朱子四書之說務從簡明於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鉤玄提要不復致詳今用各箋證據于下方

一所箋如杜緱山旁通薛秋潭引證金仁山攷證許益之叢說趙鐵峰箋義等書頗加裁擇隨類纂入或他論有所補益者間亦一二附焉

一箋事及音讀欲便初學者耳義理之訓則集成纂疏諸書詳矣是編奚庸贅辭

#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治人同）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書舜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上去二聲）埽（去聲）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熊氏曰六藝之目出周禮保氏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吉禮事鬼神示其目十有二凶禮哀邦國之憂其目有五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軍禮同邦國其目有五以嘉禮親萬民其目有六六樂者周備六代之舞雲門黃帝樂以祀天神咸池堯樂以祭地示大韶舜樂以祀四望大夏禹樂以祭山川大濩湯樂以享先妣大武武王樂以享先祖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指事轉注會意諧聲假借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句股詳見周禮）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音的）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戴禮保傅篇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又見白虎通王制云樂正詩書禮樂之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書之命夔典樂教胄子即自天子以至大夫士之子也）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音免）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去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餘制反○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音閔）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上聲）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音扶）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下同）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眉庚反）否（部鄙反）塞反覆沈（沈俗作沉非）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

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去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音娶）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去聲）之指粲然復（扶又反）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音集）之間（如字）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先生年譜是年乃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先生年六十矣其年二月光宗即位先生拜祠命辭職名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

# 大學（大舊音泰今讀如字）章句纂箋

子程子曰（大程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小程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集註初以大程子小程子為別次稱伯子叔子最後以二學同通稱程子云子者有德之尊稱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倣公羊傳子沈子之例也）大學孔氏之遺書（以其書皆大闕略故謂之遺書詳朱子所序程氏遺書大略皆此意）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上聲）其舊染之污（音烏）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音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下同）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音措）之耳（四字出祭義）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下同）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

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盤銘惟見於此名者書之名即此九字之名也如苟字從廾從句則書也嘆爲苟字則名也）

苟誠也（論語苟至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下同）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去聲）斷（徒玩反）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畿方千里王者所自治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畿居其一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鋤林反）蔚（紆弗反）之處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紛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烏回反）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也斐文貌切以刀鋸（居御反）琢以椎（直追反）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鐋（他浪反）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疑非傳所釋爾雅訓釋篇已載其文而無者字）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詠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詠歎之淫泆之末繼說語）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與羨同延面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如字）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

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上聲下同）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去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平聲）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於簡反）

閒居獨處（去聲）也厭然消沮（上聲）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上聲）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勑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廣韻玉篇並陟利反）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眞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平聲）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左隱三年鄭伯之車僨於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

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去聲）好貌蓁蓁美盛貌興（去聲）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音六）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音尸）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下同）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反）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

（去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聲）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平聲）者

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按詩傳尹氏蓋吉甫之後周大夫家父作此詩以譏王之用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

（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禮記檀弓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春秋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襲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殽歸而作秦誓）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平聲）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聲）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音潮）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反）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仲孫慶父之曾孫事成公襄公）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聲）喪祭用冰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伐鑿取也周制仲春以後喪祭用冰秋涼則止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瓦盆之屬以盛冰置食物酒醴于中防餒敗也夷槃者實冰盤中置尸牀之下以寒尸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采音菜箋見論語千乘注）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

---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平聲）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聚）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章句纂箋

後學成德挍訂

# 大學或問纂箋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邵武李氏曰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内篇三立教明倫敬身外篇二取古人之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凡三百八十五章云）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上聲下同）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去聲）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音猶）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上聲）掃（去聲）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四字出學記）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胡旦反）格（胡客反）不勝（平聲）勤苦難成之患（此句亦出學記）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扶又反下同）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音扶下同）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音斤）骸之束（見禮運）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顚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

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柰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

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

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先則反）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工毒反）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閒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平聲）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音戛）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去聲）隙（乞逆反）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扶又反）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

爲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於卑汚（音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其舊染之汚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付畀（必至反）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

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甸反）於日用之閒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扶）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

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切）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女九反）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

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上聲）矣○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邪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如字）疑之義奈何（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傳疑二字本此）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邪○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

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閒（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眞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云云）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上聲）其長

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音扶）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閒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音扶）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

至唐韓子（名愈字退之）乃能援（音袁）以爲說而見（形甸反）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音貪）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韓文集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所著書今傳於世○）

曰物格而后知至（云云）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上聲）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扶又反）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形甸反）夫（音扶）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

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云云）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加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預）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爲爲（下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内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爲（去聲）天子之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的）子與國之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

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illegible]）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爲反）馬亦爲（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去聲）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

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簟口劫二反）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武粉反又音泯）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敎之大典通爲（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

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敎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敎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

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音扶）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形甸反）扵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音骨）扵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眞若見其參扵前倚扵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

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苟）汙（音烏又去聲）之也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眞有以

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平聲）瀹（音藥）澡（音蚤）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音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牋西反）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乂）於桐處（上聲）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

其後周之武王踐阼（才故反）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形甸反）於禮書願治（去聲）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爲戒書於席四端爲銘焉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銘曰於乎危於忿疐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屨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先揺揺雖有聖人不能爲謀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自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爲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去聲）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

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爲（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

---

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緜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

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旣以敬止之止爲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爲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音短）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反）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

（延面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爲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爲信亦未必不爲尾生白公之爲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左哀十六年鄭人殺子木其子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也邑宰僭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形甸反）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扶又反）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

---

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音扶）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雖萃反）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

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修之別（彼列反）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去聲）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反）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敷救反）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蒲故反）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

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下同）之此也曰二家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善没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矣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

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去聲）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也曰以其複（音福）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音燭下同）誠意之前程子則去（上聲）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上聲）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知再結

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删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扶又反下同）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

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上聲下同）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出漢武建元元年賢良策）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去聲）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眞有不眞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

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眞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上聲）其當否（去聲）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魯水反）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

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去聲）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七性反）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音扶）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已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奇去聲）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

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音扶）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音偉）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

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

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篇）烝民所秉之彞（詩烝民篇）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書誠明篇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子名雍字堯夫諡康節河南人○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集序）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音扶）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徧

---

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上聲）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一作徧）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

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怳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此司馬公之說）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音酉）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上聲）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字）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

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氂（力之反正作釐）之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去聲）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上聲）之則是必閉口枵（虛驕反）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聲）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裔（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爲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甸反）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去聲）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上聲）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爲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爲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

人物我爲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爲一達哀樂（音洛）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爲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爲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顔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

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咈（音佛）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音扶下同）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究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恭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荅問反復之詳

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聲）而大義已乖矣（出家語）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先生姓李氏諱侗字愿中受學於豫章羅仲素仲素即龜山楊文靖之高弟也文靖倡道東南從遊者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則羅公一人而已羅公授道於延平延平授道於朱子）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

---

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去聲）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下革反）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爲（去聲下同）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並同）善而惡惡（上去聲）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眞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去（上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于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去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眞則不能有以致其好

---

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平聲）出也○曰然則慊之爲義或以爲少又以爲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爲字有作嗛（口簟反）者而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下同）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嗛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嗛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爲太子）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

復（扶又反下同）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大減反）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反）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去聲）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悉井反）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下同）惡（去聲）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尼質反）比（音鼻）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曰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反）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音扶）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待洛反）所施而

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上聲）取而其行（去聲）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去聲）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言乃爲（去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

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去聲）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音扶）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式約反）而有待於強（上聲）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

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音篤）而后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

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

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即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諡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曰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音扶）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之（後漢郅惲傳郅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惲者光武乃謂惲爲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又反）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反）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音扶）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預）爲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甸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待洛反下同）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子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挈（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齋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音扶）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莫）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去聲）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隻）之所爲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郯人史評曰劉寔以爲肅方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曾子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止此之謂絜矩之道嗚呼肅豈知是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託）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音煩）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音鐸）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内跬（丘弭反）步之間亦且參商（參音森參商二星名）矛盾（盾食允反）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説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

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去聲）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音鐸）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上聲）則治於内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徧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説哉○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音扶）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眞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

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

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媢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如字）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

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反）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抽知反）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爲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迸之爲屏（必郢反）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迸則其證也（漢蔡邕傳漢靈帝時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遠俗學穿鑿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學咸取正焉）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靡幼反）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許亮反）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爲先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

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扶又反）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音扶）洪範八政食貨爲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爲戒耳至

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言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古外反）箕斂（力驗反）厲民自養之云哉（漢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音古）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下同）仁則

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爲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爲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爲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又書武成篇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今師旅方殷瘡痏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

雞豚牛羊民之所畜（許六反）養以爲利者也旣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下同）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上聲）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按角音祿爲當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割反）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

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反）義利拔本塞原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桑弘羊楊愼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筦天下鹽鐵後爲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孔僅漢武帝朝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爲大農令○宇文融辯給多詐唐玄宗朝爲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嵒州道廣州惶恐而卒○楊愼矜唐玄宗朝爲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爲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間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罷爲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爲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延齡資苛刻剽剝下附上肆騁譎怪時人側目及死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已）故陸宣公之言曰（陸公名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事唐德宗謚曰宣）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秦醉反）而根柢蹷（其月反）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旨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聲）見（形甸反）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爲（去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校訂

#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

原缺

---

#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按史記周威烈王之十七年子思困於宋作中庸又孔叢子云子思適宋宋大夫圍之子思既危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晁氏讀書志載子思子一卷如孟軻問牧民之道見於此書所謂四十九篇豈非混子思子與中庸爲一書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

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韓文公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序大意本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得有所據以斥

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録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石氏即會稽石子重名𡼖有中庸集解一篇則周子二程子張子司馬溫公王安石謝上蔡呂與叔游定夫楊龜山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朱子嘗序其書後復刪定更名輯略）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本孝經序文）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俗作沈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去聲）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

# 中庸章句纂箋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

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與惟通）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按孔疏引鄭陸氏曰云云）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二十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

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聲）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寛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寛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記內則將衽衽臥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

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各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引此全文素作索顏師古註索隱求索隱暗之事吳氏曰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反）異之行（去聲）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莊子終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楚詞遠游篇道可受而不可傳其大無外兮其小無垠）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

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

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

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左哀二十七年晉伐鄭齊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杜註留舒齊地違去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如字）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並去聲）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

---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二語射義注）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箋見論語第三篇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克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亦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又按叢說云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又按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與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孥通）子孫也（孔疏古者謂子孫爲帑甘誓言予則帑戮汝）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者事之幹也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齋同）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二句出禮記祭統篇）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章句所引乃禮記祭義宰我問鬼神孔子答之云云疏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而爲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于上爲昭明者神靈光明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聞之情有悽愴百物之精者人氣揚于上爲昭明百物之氣爲焄蒿悽愴人氣發揚於上爲昭明此神之著也○朱子曰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北山曰祭義所言謂人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史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滿謚胡公陳世家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陳恒得政於齊至周威烈王田和列爲諸侯秦始皇二十六年齊王建降國亡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横皆豪傑宗彊儋略定齊地自立爲王漢高祖召田横自剄而舜祀始絶）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書武成篇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略反）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音祖）紺（古暗反）以上至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諸侯絶大夫降（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爲祖父母也旁親之期爲叔伯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服大功所謂尊不同故或絶或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見禮記祭法篇）

（又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按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註行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調和內味膏香牛脂也牛屬司徒土也木克土春用之腒音渠乾雉鱐音搜乾魚膏臊犬膏也犬屬司寇金也火克金夏用之犢牛子麛鹿子膏腥雞膏也雞屬宗伯木也金克木秋用之鱻音鮮生魚羽鴈也膏羶羊脂也羊屬司馬火也水克火冬用之羔豚物生而肥犢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猶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膏煎和膳之節其氣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
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祭統文）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有司如宮正執燭天府沃盥陳寶器司几筵設筵几凡有職者皆是）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於其長（上聲下同）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許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曰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

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之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乎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其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反）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許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楚茨之詩謂禮儀既備皇尸載起神保聿歸廢徹不遲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謂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其可知之彷彿若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按胡五峯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朱子謂此說有據）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為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礿為春祭亦誤）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叢說春秋傳序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正義云簡容一行字數行者書於方方所不容書於策蓋古未有紙削竹為簡長二尺短者半之字少者書於簡數多則書於木版又多則以韋編聯諸簡謂之策而書之今但訓策為簡從古註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音扶）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仕宋神宗之世其說見筆談蒲葦之蒲柳蘆葦也以一尺之條以寸之根置之土中莫不即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去聲下同）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葛反）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别（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去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如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知也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暮同）行道有難易（去聲）然能自強（如字）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臥奴亂二反）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反）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音縣）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孟子註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也）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省悉井反）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也（如周禮大宰之屬有旅下士三十二人）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此皆鄭註孔疏謂飲食糧廩也稍食謂稍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按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註稍食祿廩也）稱事如周禮稾（古老反）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稾人職主弓弩矢箙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往則爲（平聲）之授節以送之（按周禮地官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親睦有罪則相及有不便其居或自國中徙郊或由郊徙國中則從而授之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別鄉則爲旌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治其罪○又掌節者各不同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以授四方商賈及賓客皆有期以反節凡有節爲信以傳輔之司關註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來則豐其委（於偽反）積（子賜反）以迎之（委積者聚也周禮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朝謂諸侯見（賢遍反）於天子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疏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皆文襄時所制也若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服數來朝皆以德曰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以事已爾記以爲諸侯之事天子則誤矣）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去聲）學而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莫古莫後二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女九反）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

---

[illegible]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反）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祅孽魚列反）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定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形甸反）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去聲）斷（徒玩反）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夌反）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内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反）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元）鼉（湯河反）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反）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按字書尊本酒器上從八從酉象器之形下從廾象兩手奉持惟恐傾失故曰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似廉似林二反）溫之溫（左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大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尋溫也）謂故學之矣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去聲）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如字）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踈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文者六書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鄭注書名書之字也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正其字使四方知而讀之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衆說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孝經序殊軌轍疏云兩轍之間爲軌車輪所轢爲轍周制兩輪之軌皆廣六尺六寸）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音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形甸反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形甸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

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語錄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形甸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爾雅釋宮文云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南隅為奧東北隅為宧東南隅為窔宧音頤東北陽氣始起育養萬物為飲食之所窔音杳深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去聲）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

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剉音）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又反）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復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

中庸章句纂箋

後學　成德　挍訂

# 中庸或問纂箋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形甸反）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

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委反）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甸反）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

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去聲）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甸反）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

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荀揚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注）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牀皆反）獺（他達反）之報本雎（七余反）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

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聲）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音扶）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踈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

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上聲）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甸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去聲）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敎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如字）之云卻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言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敎焉則爲太繁複（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

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裎（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止忍反）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

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敎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音扶）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豪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去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

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複（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倡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去聲）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

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别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别（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曰呂氏之書今

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内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

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敎）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反）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施智反）碔砆（音武夫）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

---

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

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豪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豪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

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與歡通）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三大辰也又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山崩川竭（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

致夫（音扶）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擧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呂問荅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去聲）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

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旣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爲

---

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旣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録多失本眞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

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杜佑通典云黃帝作冕垂旒目不視邪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

（黈纊者音曠綿為之）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以為行戒（周禮天官屨人注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絇謂之拘綴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彝皆有舟尊皆有罍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舟滿則覆所以戒沈湎也）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為旒纊所塞（先則反）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荅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値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荅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篇夷反）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僞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喜怒哀樂各有

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略反）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苦潰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

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

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謚○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平聲）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

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

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徙諸朞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

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音烏）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優程子

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玆賢也乃其所以爲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旣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

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爲傃（音素）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箋見章句）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之也蓋夫婦之際

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記哀公問篇注大昏國君娶妻禮也）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肴）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内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别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緊居忍反爲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

---

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古亘今雖未嘗有一豪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去聲）學者集義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别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

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爲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説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説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

---

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説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説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縣）瞀（茂務二音）迷惑而無所底（底音旨）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説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説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説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

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

哉

○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一盾（食尹反）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爲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

諸行（去聲）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縈定反）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

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厎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闢（毗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

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旣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

其說乃如彼旣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敎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旣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豪氂（陵之反）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豆）而

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克角反）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顧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

言傅（音附義與同）著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柰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

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上聲）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叢胡反）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音朔）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史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

顔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䰟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顔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音骨）之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

---

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以管蔡郕（音成）霍爲文之昭邘（音于）晉應（平聲）韓爲武之穆（見左僖二十四年）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

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二年）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反）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

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文世室武世室見禮明堂位）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

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反下同）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反）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桷（音角）士又不得爲者矣曷爲而不降哉（記明堂位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又穀梁莊二十四年云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者士黈者士則以黃飾之也丹桓宮楹刻桷非禮也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

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位始盡廢矣（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上疏云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司府君以下漢征司將軍司馬鈞幷景帝七室）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

都淪没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叔孫通傳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狥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女一反）其事而嗇（音色止作嗇）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

盧之爲果蠃（郎果反果蠃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至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音佛）也此人之氣稟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駮（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去聲）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

路明勇其語知也不早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去聲）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

---

所以爲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見前漢賈捐之傳）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

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銜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左定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注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蒙弄朝權輕作威福[illegible]尚書右僕射○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贈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許規反）所謂妬（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見史記鄒陽及范雎傳）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毗至反）長（上聲）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

掌之於經有明文邪○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喫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相衡（與橫同）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

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豪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

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地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音扶）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眹（直忍反）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豪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

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去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豪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豪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豪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上聲）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彌盡反）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

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旣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

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奐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

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客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

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音扶）豈無實而有

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豪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豪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内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

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内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

---

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

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踈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

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去聲）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

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眹（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去聲）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則自其實

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

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音扶）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

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弊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

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筆列反）至道至德爲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

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温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温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

---

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去聲）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周禮冬官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車爲多）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音兀）隉（倪結反）而跬（犬委反）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外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于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史記始皇紀始皇因齊人奏上鄒衍著五德之運以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水六數服色皆上黑數以六爲紀輿六尺乘六馬）書以小篆隸書爲法（按書斷云周宣王時太史史籀作大篆與古文或異後人名籀文秦丞相李斯增損大篆異同而爲小篆隸書者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得罪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卷奏之始皇用以

（爲隷人佐書故曰隷書）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惟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食允反）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

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烏）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見論語八佾篇）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逢掖即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

筴（與策同）須朔授民（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筴注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須朔見論語第三篇吉朔注）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亡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點反）於是哉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

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音蜀）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内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

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如此章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維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維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

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去聲）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 中庸或問纂箋

後學　成德　挍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序說

史記世家曰（史記之書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成之○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曰生而圩頂故名丘本姓解曰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其先宋人（宋殷後子姓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別爲公族以孔爲氏自孔父爲宋督所殺子孫避禍奔魯）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將侯反論語作鄹在今兗州仙源縣初紇爲陬邑大夫故生於陬）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丁丈反）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余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蒸軍旅之委積館舍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貴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爲司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爲樴（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荅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許規反）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金氏曰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兵議政交都可耳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毀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遂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矣于防其叛亂耳卑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哉防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本易墮矣然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必於孟氏非如季氏之彊而成亦邊齊之地之相然孔子用於魯乎今一年墮二都而不者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已矣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從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暮子而始以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夸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金氏曰按荀子云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而於此說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

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失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罕父黑公

---

西蒧壤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伋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欬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蒧顏祖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事見哀十五年及檀弓）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水經泗水逕魯縣北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不能名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金氏曰此段乃何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一

##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數音朔下同）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於六書屬諧聲謂飛而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扶又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坐如尸立如齊出曲禮如尸注曰視貌正如齊注曰[illegible]聽[illegible]祭祀時古者祭必有尸祭男用男尸祭女則女尸皆取卑者之[illegible]尸服[illegible]祭[illegible]必有尸尸必用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同姓[illegible]者謂成人有子孫如事神祭山川皆有尸）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程門高弟）學在

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按文義謝說大意本韓愈送王秀才序詞）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

也其幸存而未湣（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按朱子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非八十家所能給也馬融千乘之說依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爲說而子皆原包之依井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蓋依王制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之說而傳古今之[illegible]）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左傳農隙杜注謂各隨時事之閒也）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

---

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剛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家語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之）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去聲下同）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

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案[illegible]於[illegible]上書云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敬夫名栻號南軒廣漢人）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聲）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字）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七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范氏曰（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索隱云墨子書有文子問於墨子云文子子夏弟子也如此則墨氏在七十子之後楊朱見於莊列之書老子弟子也與梁惠王同時洪容齋五筆云墨翟有書其敝見於孔叢子楊朱無書其病見於列子）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亦音洛）循理（亦字出董仲舒策）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音植）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史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又史記貨殖傳云七十二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奧（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

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呂不韋春秋曰極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古熒反）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見禮器毋不敬見曲禮）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此六字出史記夏紀）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

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仲孫謂之孟者禮疏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桓公適子莊公爲君而大夫不敢祖諸侯仲於三家爲庶長一家所宗謂之孟）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爲（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按檀弓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設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

（去聲）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饌士眷反曾音增）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如字）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三句出禮記祭義）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上聲）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

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氂十毫也）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

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未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扶用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去聲）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錯倉故反）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敎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

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在）之車（毛詩小戎注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輢深八尺兵車則軨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此以馬之大小爲節田車田獵之車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輗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真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句出董仲舒策）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檀弓孔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爲正者天之陽氣始生爲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爲天統丑爲正者物已吐牙唯在地中含養故爲地統寅爲正者以其物出地當須人功故爲人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譖反）緯術數之學也（昔秦[illegible]卜筮童謠[illegible]秦始皇三十一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illegible]六月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以惑衆自後假託之書者有矣[illegible]此推說災異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illegible]等作六經等緯書往往[illegible]書遂絕術數則如漢之京房[illegible]袁天綱李淳風占筭之類是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旣往者以明之也夫（音扶）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

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二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注人如佾數然疏引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等殺甚明鄭伯納晉悼公其樂二八晉侯賞魏絳以一八之樂此其證也）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

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呂不韋春秋記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羣公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鏘（千羊反）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史記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檀弓上）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爲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字）爲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

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按射之名有三大射賓射燕射侯之名亦不一皮侯采侯獸侯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宰家臣其容節比於禮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否者不與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其射以皮侯天子三侯虎侯豹侯熊侯各以其皮飾於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而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虎侯王所自射凡六耦除三侯諸侯與而大夫士所射王射畢復凡侯次諸侯次卿大夫若畿外諸侯則大侯參侯豻侯大侯即熊侯也非畿內諸侯之比甚加大以別之然止三侯畿內諸侯則只有熊侯豹侯而有四耦各一伸一屈畿外三侯遠尊得伸三耦則伸畿內一侯近尊則屈四耦則伸焉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卿大夫之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之義惟士卑無臣以祭不得射也凡耦各服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東南與西面射時揖同出次西面揖進當阼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物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降如升射之儀復位而俟衆耦升射亦然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勝者之弟子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升堂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上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谷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學記曰教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武王封之杞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宋微子名啓云開者避漢景帝諱）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

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賤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篇亦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illegible]徹下）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竝禮記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側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金華應氏云齊戒一旬之內示精神[illegible]十干之一周三與七皆陽剛而非陰雜○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王制大夫以上皆祭五祀又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祭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祭法所云蓋周制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谷）也（侯以布鵠以革天子三侯虎熊豹皆以其名之皮飾之又用其皮綴之中央為射之的故曰棲皮曰鵠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儁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又古禮中又有主皮之射庶人為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無侯張獸皮而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又有貫革之射於軍旅用之懸甲鍼而射習軍容也與此章不同一是禮射一是武射）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本周禮春官太史下鄭注又玉藻疏天子聽朔以特牛諸侯以特羊）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廟非禮也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曰公有疾故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音志）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金氏曰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爲主具見唐書張齊傳）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以帛書社主以行弗用命戮之於社）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其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說苑言管仲築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歛之是自傷於民力也）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屛（音丙）謂之樹（此句出爾雅注云小牆當門也）塞猶蔽也設屛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

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央坫形外方而中小圓）○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本左昭二十年晏子語）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本樂記師乙語）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徧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出禮記檀弓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禮有金鐸木鐸）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胤征篇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語錄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

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見書仲虺之誥）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

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去如字下同）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傳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

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莊子山木篇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以爲得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集註乃反其說）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

（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惡（烏路反）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金氏曰此周禮疏文當考）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見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見易乾卦文）恕也又曰聖人敎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反）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熟同古熟字未從火後來方加）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揚子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上聲）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

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去聲）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昌者反）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三

##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弟子傳名萇字子長齊人家語魯人）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絏攣（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女孔聖世紀云亓官氏一歲而生伯

（魚公冶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即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生孔子也孟皮之女妻南宮韜即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云云）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子賤之姓當作虙音伏家語宓音密史記宓與伏通濟南伏生即其後）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

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鬼此爾雅釋器文然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是又有瑚而夏璉不詳孰是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皆宗廟盛（音成）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家語字子若蔡人史記云字子開魯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

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馬融曰編竹木大者曰筏小曰桴）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

而譏其不能裁度（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甸即十里爲成成則兼旁加二十六井甸止言正賦六十四井也旁加之夫止治溝洫不與出兵之數）春秋傳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古者四井爲邑邑凡三十二家千室之邑蓋積而計之也）百乘卿大夫之家（古注云鄭注大學百乘之家有采地一同百里之地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則百里之國開方計之其地百成出車百乘也）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賓以使與賓客言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大曰賓小曰客爲君臣之別）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智二反）及故諭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莫干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居隘反）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金氏曰史記家語有申姓無棖名豈棖三千之徒與）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故或

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左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史記索隱子產鄭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族譜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以其出於公族故氏公孫）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忽域反）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金氏曰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是強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差不得踰僭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謠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井田水陸界限當時井田制壞斯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意故子產釐正之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謠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謠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則相及禍責相共）○吳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左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史記索隱考嬰謚平字仲事齊靈莊景之世）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謚文莊文之間爲大夫）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元龜出蔡地因名）節柱頭斗栱也（栱音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爾雅梁上楹謂之梲）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竝見上章）○張子曰（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去聲下同）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八反）夏之事（左莊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　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

（公之八年上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僣王猾夏之事也）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未紀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出而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氏曰聞晉侯病故也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文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

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杜氏曰按左僖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速之子卽成公即位之二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云然未知何據）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僖二十八年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師敗於城濮衛侯懼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愬于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沈持林反）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金氏曰史記載夷齊名若字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乃緯書附會耳）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

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史記高帝紀尾生孝己之行顏師古注即微生高也又莊子注亦然）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左昭二十四年己惡而掠美為昏諸本掠音亮）○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鄧名世考氏姓書謂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見繫辭）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

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

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向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而欲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亦非夫子所譏）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義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下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瑗字翼之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之處以學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史記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注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

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illegible]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周禮㮚氏爲量量之爲鬴容六斗四升[illegible]內方外圓象天包地外鬴釜同又按儀禮[illegible]篇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六籔曰秉則五秉今八十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周禮地官遂人則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大司徒之職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郊內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亦異其名）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知字）子華子華之爲（去聲下爲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敎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見記檀弓）角角周正中（去聲）犧牲也（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其具量大小視長短純色曰犧體完曰全視長短者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周正者即長短全具之義也犧牲者中程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此語本疏文家語亦言其生於不肖之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間者也（間平聲此語本揚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

此幾（平聲）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

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

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爲癩（音賴）也（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伯牛爲厲厲即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移向南牖下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北牖或爲墉）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

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户）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愚按飲射讀法胡氏固詳之矣又按周禮書考之州長每以正月正歲及春秋祭社屬民讀法一年凡四黨正於四時孟月朔及春秋祭禜及正歲屬民讀法一年凡七族師每月朔及春秋祭酺屬民讀法一年凡十四是州長四讀黨正七讀族師十四讀一年之間凡二十五讀法）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左傳稱孟子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事見篇首）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丁練反）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

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詳見五穀不分箋）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聲）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

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閡也動而無結閡之患也閡五代反與礙同）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illegible]此非周制不三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謂可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大抵從簡尚功之意備見管語）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禮特牲禮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馬融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或曰木簡（見說文漢急就章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卽此也）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蹈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上聲）也畔背（音叛）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世家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以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小君禮與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說以為夫人至大夫皆郊迎穀梁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又士相見禮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鴈見夫人亦當然）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

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痿於危反痺音畢）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如字）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爾（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敎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四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史記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爲信都大傅戴聖爲九江太守趙宋韓元吉敘小戴云蓋自漢興得先儒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删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删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戴禮虞德篇夫子有昔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反）爲束（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脩十脡脯也又周禮膳夫肉脩注疏加薑桂謂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鶩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爲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者不但婦人用脯脩爲贄也然比羔鴈爲薄故云至薄）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illegible]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尚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此八字爾雅訓釋文又小旻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蓋古有是語）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

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史云三家共攻昭公公伾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事見十三篇衛君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出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

（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所綺反）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尚得見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

---

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史記世家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三乃魯哀公之六年也自衛反魯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已六十八矣所謂學易時年已幾七十者此也又案世家云夫子晚而喜易作十翼其謂上下彖上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讀之而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彬矣○金氏曰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

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音式）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音余）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音兹）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

---

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宋世譜桓公子向氏肸向肸上距肸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朱子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illegible]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竝行而不悖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

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前書微射曰弋故孟子繳而射之集註亦云以絲繫矢繳猶弋射者之以罟禽是謂之矰繳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見孟子）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程氏職書未見陳之司敗若楚之司敗見於文十年宣四年）昭公魯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左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云云是儀也不可謂禮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叢說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之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孟姜之類是也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屬姬之遺皆不通吳之祖太伯爲太王長子魯之祖周公爲太王之孫昭公取同姓與禽獸何異却諱而字之曰孟子）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音潮）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

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素行同）之辭也（毛晃韻略[illegible]卿大夫卒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爲文以哀之曰誄周禮小史賞讀誄是也此引古人誄辭以明疾病有祈禱之事非以誄爲禱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出儀禮第十三）（補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大夫之禮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此鄭氏注也[illegible]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吳[illegible]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歸之千餘家立

（爲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至四世孫周章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方服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爲（去聲下爲是同）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并音佩）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三禮圖云籩盛棗栗桃脩脯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上聲）存省（悉井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擧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敎）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平聲）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鄭玄注年十五已下何晏曰鄭知六尺爲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相校差五年差一尺而知也又韓氏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魚既反）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之束（出禮記禮運）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叢說[illegible]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是也語錄云謂如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大蔟爲角仲呂爲徵林鍾爲羽[illegible]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黃鍾宮即黃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隔八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爲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爲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爲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爲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黃鍾之管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爲宮至南呂爲羽五節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於黃鍾生林鍾太蔟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第生去也第二無射爲宮至林鍾爲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

二律皆可爲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爲徵商羽角相繼和夫○金氏曰黃鍾爲律元三分損一下生呂呂三分益一上生律是爲十二律語錄云將聲分爲十二等此即禮運疏十二宮各有五聲共六十律也又國語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乃樂之和而聲相連接處兼前共八十四調歌者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爲貴也舞者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白虎通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鍾編鍾也石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鞞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抑揚[illegible]以入八音之器爲樂也）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莊里反）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釋文狙獼猴狙公養狙者芧橡子三四三升四升也又見莊子齊物篇）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

---

比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詩之正風正雅周公所定樂歌之辭也按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illegible]二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間之後即合鄉樂周南[illegible]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間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illegible]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化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illegible]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然非樂之卒章乎而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illegible]者關雎爲國風之始也）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〇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二字出周禮校人註踶大計反齧五結反）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駑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〇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〇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〇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反）皋陶（音遙）伯益（[illegible]）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沼反）散（上聲）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之后太姒也）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左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太公女[illegible]）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見襄四年）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

而服事焉（事奉焉貢五服服內地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語錄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何晏注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冕冠上板前俯後高因俛以得名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禹之黻冕則五冕皆是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箋見孟子滕文公上）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董仲舒傳注云項橐）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疏氏曰爵弁書登）

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稱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是今一尺二寸弱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細是一十布用二百繐也其細密難成可知又木鍾集云一服寬川兩縷今陵冕者天子至大夫之祭服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山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達幺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則知冠者自天子至庶人之常服也又如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云則天子至大夫之祭服也其諸侯王伸十二君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蔡氏云以三十升麻爲之是也古時大夫猶爲大夫故得用麻冕今以緇布冠名之蓋因孔註云冕緇布冠也冠者首服之名冕者冠之別號而誤耳故三禮圖云諸曰麻冕稱也舊以布衣服十五升黄取天地之色白虎通云冕者何周宗廟[illegible]義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乃解又按左定六年陽虎侵鄭取匡故其徒下皆此暴匡之證也然史記注皆未之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玆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諸侯稱大宰皆僭也鄭云吳大宰以子貢曾與吳語言洪氏稱宋大宰者以列子仲尼第四云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之問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吾我二字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及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此類皆不可不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鸑鷟鳳之別名顧野王符瑞圖曰昔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吴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反）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

達一間（如字）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敝）焉斯已矣（見記檀弓篇）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叢說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於此義不相當）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狩）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爲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三月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其言讀如故者定說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徒玩反）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聲）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籠平聲韻註舉土器）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見旅獒篇）夫子

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懈古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脩身篇）

---

（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尹氏曰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語陸音魚魚據反）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下同）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縕紆粉反
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熊氏曰縕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好者爲綿惡者爲絮論語疏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莖節類可置之夾縷中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錘也所以稱（如字）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去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聲）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去聲）先（去聲）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又曰夫子初仕爲中都宰由宰爲司空又爲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己下者）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illegible]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勃變色貌躩盤辟貌（[illegible]）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昌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饒氏曰按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並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亦至庫門之外即大門有闑而中分之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亦於廟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賓謙不敢質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承擯傳之紹擯紹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于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禮記曲禮）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饒氏曰中門有闑兩旁又有棖棖是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當中分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爲左入則以西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

---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屛（音丙）之間人君宁（仲呂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新安陳氏曰依狀如屛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屛之間謂之宁）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驅侯反）摳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跌音迭）失容也屛（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三字出玉藻）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

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上如字）如揖下（如字）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註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聘禮卿爲介杜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又聘義還圭璋賓將去君使卿還之其聘圭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如不勝執主器執輕

如不克（[illegible]曲禮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

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

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踵之隴反○禮○玉藻）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旅錄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記曰庭實旅百奉之）

（以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和妨彼乃命圭也）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

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

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來之事疑使

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側皆反）服也緅絳色三年

之喪以飾練服也（考工記五入為緅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為緇矣緅非絳色集注因古注而誤饒氏曰檀弓練衣縓緣古注誤以縓為緅）飾領緣（俞絹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

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略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

蒙彼縐（側救反）絺是也（詩傳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illegible]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先的反）裼欲其相稱（去聲玉藻[illegible]緇衣以裼之）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略反）明衣而寢

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

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

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如字）身觹（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壁）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房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齊音咨）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陳定宇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陟略反）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六字見莊子）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出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鄭特牲注云先牒而大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切牒少儀音直輒反又[illegible]特牲註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二句爾雅文疏釋云魚爛自內而出曰餒肉腐自外而入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興掾收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掠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言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音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字）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去聲）人合歡

（樂記曰酒食者所以歡合也）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詳說古人祭酒於地祭食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上聲）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郊特牲注朝服祭服也）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又反）理當如此（蕢說廄養馬之閑也周禮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馬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廏一廏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八曰）

圉良馬則匹一人駑馬則麗一人良馬則乘有圉師阜有趣馬繫有馭夫廏有僕夫駑馬則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天子十二閑爲六種五良一駑諸侯六閑三良三駑此章爲諸國之閑總計良駑一千二百八十八馬總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故廄焚夫子問人而不問馬又按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則八百六十四馬掌牧者六百八十三人然大國之卿四大夫然其田不過三千二百畝上農夫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而已凡祭祀膳御賓客皆仰於此不知何以給之陳文子有馬十乘已謂其富不知何以有許多馬斷此則國中亦未必有許多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許六反）

食恐或餕（音俊）餘故不以薦（曲禮曰餕餘不祭）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見天官膳夫鄭注云王日一舉者殺牲盛饌曰舉授祭授王以祭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導尊者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去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陟略反）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

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書泰誓）而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猶今户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玉藻篇）○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甸反）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見曲禮）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名昺濟陰人作論語疏）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共九用反）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石經說見大學或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闃苦狊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釋獸須屬獸曰狊又曰搖魚曰須鳥曰狊）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上聲）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六

##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郊有遠郊近郊四郊之分周禮縣師[illegible]注郊在國之[illegible]載師及司[illegible]郊近郊之征役注五十里為近郊[illegible]小司徒及閭師遂士掌四郊注四郊皆去國百里司馬法云[illegible]百里為郊聘禮注云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郊外之地皆稱野）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史記哀四年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久留陳蔡用事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之）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如字）從於患

難（去聲）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後漢鄭玄傳仲尼之門教以四科邢昺疏夫子門徒三千達者）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illegible]而此四科惟舉[illegible]不止此）○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唐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四科弟子宜[illegible]制曰顏生等十哲宜為坐像[illegible]今從祀此十哲之論所從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朱子或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惡子騫衣以蘆花父察知之欲逐後妻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遂成慈母此其事實也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或集語者之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丁念二反）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去聲）之○范氏曰言者行（去聲下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見家語）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如字）孔子卒（家語孔子三歲而父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于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年五十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賻之）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記禮云大夫賜命車○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且為（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金氏曰考其時則顏淵之死[illegible]適當厄陳蔡之後自反陳之[illegible]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此與其子安得不以此施顏淵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槨彼一時此一時貧富不同也胡氏之說雖善然不考於事而其流少恩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見禮記檀弓篇）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聲○左哀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乃文子子伯姬所生子路時為孔悝邑宰）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班固幽通賦注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字）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家語辯樂解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入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舜彈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殷紂好為北鄙之音其亡也忽然又見說苑）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二句出禮記）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左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終用田賦冉有聚斂蓋即田賦之事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音矣）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

可以見其爲人矣（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去聲）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音朔）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音鐸）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左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

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耶（一本耶作即屬下句）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

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左襄公二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僑聞之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才臥反）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上聲）長於女（汝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上聲）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倣同）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又益十六侯皆方百里伯七十子男五十）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

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形甸反）曰會衆覜（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注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端玄端服章甫禮冠（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郊特牲云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周禮司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與子參皆侍孔子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希間（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袷（音夾）之衣（單袷二義單是單衣袷是袷衣此時則衣無絮）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音拂）除是也（或問浴之爲盥濯祓除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温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月令有司大雩凡雩天子雩上帝諸侯主星辰山川故謂祭天雩大旱之祭也舞雩者巫覡歌舞以求神也後篇舞雩下古註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踈封土爲壇除地爲墠）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反）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己爲（去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甸反）於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檢反）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許之即所對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

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楊子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扶又反）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程子曰非理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

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通志六書略勿者州里之旗故語錄引說文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聲）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音竈）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五故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下同）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如字）欲惟危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

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音御）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

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哀十四年宋景公患桓魋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逆攻魋其弟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向魋亦奔齊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内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去聲）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旣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卦六四剝床以膚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音扶）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詳見孟子）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上聲下同）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孟子白圭曰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周禮匠人九夫爲井鄭注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賈公彥疏藝爲準法）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四）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左昭三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於六反）休（虛佑反）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左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殺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世家五世孫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彊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爲太子公卒兩

（相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以兵入公室攻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於魯迎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卒子恒立是爲成子其後鮑牧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未幾田氏之徒弒簡公於徐州弟平公驁立田恒爲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恒卒子襄子盤立卒子莊子白立[illegible]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illegible]周安王紀元年）

楊氏曰君之所以爲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甸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音亦）以句繹（音亦）奔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事見春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爲家臣陽虎所執）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左哀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我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音赴）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喫吉反）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音質）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六書屬會意）修

者治（平聲）而去（上聲）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去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亦作觕作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蚤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書知仁知並同）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

---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於之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旣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七

##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　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父廟曰禰）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去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定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求子豬也盍歸吾艾豭艾老也豭牡豕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井反靈公次子）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哀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夫（音扶）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

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魯始祖周公旦文王第四子衛始祖康叔封文王少子）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去聲）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

富而不敎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敎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敎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上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屛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天子揖如禮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illegible]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夫士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去聲）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去聲）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史記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鬬甚疾蒲人懼出孔子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喟然歎曰云云）

---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聲）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音扶）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仁謂敎化浹（即叶反）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將廉反）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

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太宗曰唯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扶問反）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琰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上聲）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甸反）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如字）也硜小石之堅確（苦角反）者小人言其識量（去聲）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扶又反）可爲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聲）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敎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

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加子曰以別（必列反）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平聲）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必二反）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聲）惡（如字）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說音悅易去聲）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

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彼列反）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下孟反）務農講武之法（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下同）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言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唯樂
不可以爲僞）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
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
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金氏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於未死之前期詞也
則已死之後斷詞也然字嘆起下文便見尚德之意）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
篡其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五弔反）
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去聲）康所誅（帝王世紀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殺夏帝相○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有窮遂亡）
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
舜禪（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后稷名棄生於姜嫄舜封於邰別姓姬氏傳國至文王凡十六世）
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
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

---

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
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
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寺音時）
忠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愛
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
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
稾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平聲）
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
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
國之爲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
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左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言

比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音丸苻音蒲澤名也大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左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王[illegible]子西長而好善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在呂反）止之（史記孔子厄於陳蔡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王武王百里之國卒王天下今孔丘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左傳哀問）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夫（劉向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鬬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又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註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甸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

然不見（如字）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如字）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加曰字者旣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

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

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襄二十三年傳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於臧紇臧紇爲立之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孟莊子之子長曰秩次曰羯其御豐點欲立羯公鉏曰苟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公鉏立羯秩奔邾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

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左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僖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侯戍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左莊八年齊連稱管至父弑襄公而立公孫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僖二十六年齊侯伐我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　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上聲）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於計反）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

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按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其後司馬遷杜元凱皆以子糾爲兄獨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上書不遜文帝令薄昭與書云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註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程子斷以子糾爲弟者雖有薄昭之言[illegible]亦以春秋書法斷之經書小白係之以齊明其當有國而長矣）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世民有隙帝責以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爲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朝音潮）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義見第五篇）○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度音鐸）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胡登反）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五月成子殺闞止執公于舒州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顔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音烏）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于眷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史記孔子自陳過蒲適衞不能用而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反乎衞入主蘧伯玉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

百八十四

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襃之而疑其辭復（扶又反）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

三百九十三

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聲）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爲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

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爲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去聲）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

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周禮注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

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illegible]上聲下[illegible]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二語見爾雅釋水又[illegible]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蔡氏禮記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憂於梁闇也愚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而命名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分去聲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

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禮運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蹲音存踞音據）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illegible]如今之跪也[illegible]人必[illegible]兩足[illegible]）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

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脛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敎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八

##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音杭）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又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去聲）慍見發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爲州（州見第六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言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略反）己而已（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如前驅者以鞭闢約人使開而一邊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困誓篇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聞之曰死而尸諫可不謂直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上聲）合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襄十四年衛獻公與孫文子甯惠子有隙文子告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

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云云）○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金氏曰此古曆也沈括云今正月斗柄指丑矣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斗建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

也（語錄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爲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叢說又詳經世書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又生天）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敗（金氏曰周人尚輿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一曰玉路二曰金路蓋飾以金玉者）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反）前後有旒（音流）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註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又按叢說天子之冕旒用十二及九七五三而玉皆十二諸侯而下各隨其命數九命則九旒九玉八命則八旒八玉上可兼下下不得僭

---

（上）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

（去聲下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音勅）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上聲）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古註是其人氏）
（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又淮南子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號曰柳下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
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
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
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
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
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
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
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

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榦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
義以爲質如質榦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言）
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去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
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
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
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
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聲）之今亡（亡無通）矣夫（夫音扶）

---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偸也愚謂此必有爲（去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聲）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

也

此爲（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訓以敎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音洛）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聲）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偏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眂瞭三百人眂瞭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已爲（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爲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庸即墉古文也不成國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偏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反）之衛也（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作十三年○左哀十一年冉有與齊戰有功史記世家哀三年季桓子病遺言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哀七年與齊戰於郎克之饒峯曰二子仕季氏大略相去十五年然左傳史載二子事歲月不同當以左傳爲據○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

（楚反子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是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王制孟子爲三等之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一百里明堂位云周公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當詳之）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魯自襄公十一年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其五國民不盡屬公矣昭五年舍中軍則四分公室季氏獨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得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

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上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定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巳更孟氏十月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楯食尹反又作盾）戈戟也蕭牆屏也（屏音丙）（語録問蕭牆曰據鄭註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鄭氏曰蕭肅也牆謂屏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哀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

---

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箋見第六篇○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見前章家臣屢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箋見

（第三篇）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竈）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此句出揚子法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聲）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顔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顔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一乘之用四服兩驂○晏子春秋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

其斯之謂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王文憲曰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司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九

##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定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六年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虎居之以爲政）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朔）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

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同）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揚子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延面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扶又反）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與畔同○箋見第十六篇金氏曰定五年弗擾爲費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至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中牟在相州蕩陰縣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音每）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記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一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

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内荏（荏而）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愿愨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烏故反）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音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勑六反）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

小則吮（徂兖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痤祖和反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金氏曰胡文定同靳裁之聞程子之學）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與峭同）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柞音作楢音由）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玩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註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

以成布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取絹反）緣（去聲）要（平聲）經（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閒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水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注云二十兩爲一溢○通志云稻有粳糯之種古人謂糯爲稻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覃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其至反）而及之耳（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二日杖而後能起）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圍棊謂之弈）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
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笥）察也訐謂攻發人之
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
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爲誰
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
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
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舜命皐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
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
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
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
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史記世家魯昭公爲季平子所逐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而止他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

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又見孟子告子下集註）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此引易繫辭之語）○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中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形甸反）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

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立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及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刀買犢之說）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史記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遂去葉反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

（滔[illegible]反辟去聲[illegible]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吊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鹵（左成十八年晉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傅杏溪九穀考云黍今穄也稷今粢粟也稻今晚米也粱今糯粟也豆今黑豆也小豆今赤豆也麻今油麻也苽音孤周官太宰釋云雕胡也王氏曰有言五穀者以五行所屬而言有言九穀者以二農所生而言有言百穀者總其多而言）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徧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

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朱子嘗爲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破潰也貪財曰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註疏引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云不見經傳何與）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 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 朞悲哀三年憂（見記雜記下篇）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音短） 髮文身裸（力果反） 以爲飾（左襄七年子貢謂吳太宰嚭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 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 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方外二字本莊子遊方之外謂出於禮法之外者）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 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疏以樂勸食是每日之常食也皆有樂而不用鐘鼓若朔及月半則天子諸侯皆大食加牲體樂奏鐘鼓又薛氏云按論語每飯異樂異工蓋常食則一工之侑而已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皆備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 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賛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十

##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二字本易坤文言敬義立而德不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

---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金氏曰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之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四月廿七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音御）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集註引程子慎獨凡三章仲弓問仁章云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子在川上章云其要只在慎獨及此章爲三）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易下）

（繫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叚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祗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反）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烏）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如字）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記明堂位土鼓蕢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鼓𢶍音浮本作桴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孚若音孚者乃乘桴浮海之桴栰也）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時戰反）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見記檀弓上）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通作與）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量（去聲）斗斛也（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絶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擧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音扶）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敍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按韻書屏字上聲者註云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兩可疑）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金氏曰切當作竊）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云掌財之官收支俟命不敢自專者此有司之職非人君爲政之體也）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見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云）○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

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 論語集註纂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

##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金氏曰趙氏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改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之察非常人密問之岐以實告遂以俱歸藏複壁中註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從子容反衡與橫同）（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金氏曰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人望出昌黎唐吏部侍郎宋朝封昌黎伯從祀）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側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去聲）此也（後漢南蠻傳云衣裳班蘭語言侏離注侏離蠻夷語言不分別之聲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如字）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名修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敎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一

##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魏地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見史記魏世家按通鑑惠王三十五年乃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倣同）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共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又按班固之說一同百里三分去一之外六千四百井之內又有正賦旁加正賦出賦稅旁加土治溝洫假如十里爲成積百里中一甸六十四井正賦也餘三十六井則旁加菜田甸夫兼受之○凡出車一乘則

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又名馳車用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執轡御馬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又名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此說本孔氏尚書疏）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叢說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深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司馬

談爲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纘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四字出左傳）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尸角反於音烏牣音刃○衆說翁名之鶴音淵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倐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裴駰註引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又見韓詩外傳適彼樂土註）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左哀十一年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註鼓以進軍金以退軍）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詩魚麗于罶註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魚不滿尺市不得粥考孟子註疏無其文惟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凡林衡川衡澤虞之職皆爲之厲禁而守之鄭注物爲之厲者每物有藩界也禁者爲守者設禁令也又注厲遮迾守之迾音例愚謂厲亦訓嚴當是嚴其藩界也）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皆爲治（去聲）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記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一畝中當今一畝十步○金氏曰尺有數等周尺以人中指中節爲寸以中人爲度一尺約當今浙尺八寸則百畝今無多地從中指節爲度止用之衣服針灸耳當別有地尺也）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去聲）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更民名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並去聲如左右手之右不音佑）是王道之成也（金氏曰此皆孟子勸梁惠王行仁義之實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廣韻四紙殍注音把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一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皆一義也則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義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倉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人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三禮辨檀弓云馬有飢歲凶則止故公明儀曰廄有肥馬民有飢色爲率獸食人）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　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禮記檀弓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又按其下疏義云周禮爲俑所謂中古即周也考之春秋成二年傳宋文公卒始用人以殉史記秦本紀武公死殉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八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不獨繆公也繆公之葬殉者一百七十七人三良在其中夫子所謂始作俑者之無後又惡其不仁流毒至此豈不信哉）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

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通鑑篇首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敗）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詐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　按史記魏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集註作七邑者恐誤）比猶爲（去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周禮地官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一百里又畿外九州建國之法見王制）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於）事其長上可使

---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按通鑑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篇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名轍字子由東坡之弟）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彊（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爲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同）爲（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本出荀子○金氏曰謂其所以爲霸之謀畫經營也若其九合一匡之事孔門固嘗言之矣）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沒反集註音核乃下革反恐誤）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趙岐註新鑄殺牲以血塗其釁郄因以祭之曰釁所以厭變怪禦妖釁周禮太祝所掌凡寶鍾彝器皆存于釁）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說文術邑中之道余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字之本意）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

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

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而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反）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權衡規矩繩爲五則分寸尺丈引爲五度律度量權衡皆用銅而銘之所以齊風俗也）度之謂稱量（並平聲）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度音同）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

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反）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敢請嘗試之（惛與惽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趙氏名岐字邠卿漢京兆長陵人詳見序說中註）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二

##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音洛下同）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金氏曰羽以鳥羽爲飾旄以旄牛尾爲飾如樊纓之類）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趙岐注樂以鼓爲節孫奭疏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樂如字）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音洛下同樂同）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

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周禮大司樂注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左隱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洛反）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詩緜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子洛反棫于逼反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許貴反矣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今按詩注八章爲大王事而此引證文王似不合）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吳語史記越世家同云越王句踐興師伐吳吳王夫差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請爲臣妾又越語註云魯哀公元年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越王令大夫種守國與范蠡皆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而與范蠡謀吳哀二十年遂滅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敷救反）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詩皇矣篇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云云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按孟子援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音整）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蓋二山名未詳何地）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瘦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音洛）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地官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春秋傳曰君行師從（見定四年）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乾飯也）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又見論語成於樂處）招舜樂也其詩

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史記封禪書曰太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據禮記月令爲說金氏曰周明堂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爲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守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於明堂之制而爲堂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

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稅也（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注云此夏殷法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故周禮司關之職惟國凶札則無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而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孟子王制禮運所言鰥寡孤獨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詩小

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託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本史記世表）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金氏口積當作于踢反殺難也）餱乾（音干）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音成）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率循也滸（呼五反）水厓也（踈漆水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本胡子知言）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普后反）析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平聲）而實密其事似易（去聲）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武帝紀齊人轅固謂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絶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已罷去（上聲）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見泰誓中）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孔注趙岐皆以二十兩按字書曰鎰益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爲鎰則二十兩者爲有義）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人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圖公宮攻子之不克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甸反）則止（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音執）縛也重器寶器也（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湣王走莒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又樂毅答燕惠王書亦言及之）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

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筆力反與逼同）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與僥倖通）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按家語第十卷子曰初大王都豳云云至如歸市與）

（此一段皆同）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六年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爲儀秦（張儀蘇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按儀禮鼎數圖一鼎特豚無配三鼎特豚而以魚腊配之五鼎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祭三鼎也又山堂考索禮器門云牛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羊鼎以銅豕鼎以鐵皆無飾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腊以下並無其制以其物細雜無所象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

---

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三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扶又反）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左莊九年經書齊小白入于齊鮑叔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管仲自魯歸齊此爲相之始至僖十七年管仲卒其年桓公亦卒管仲始終相齊共四十二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形甸反）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去聲）也（陸梭山云孟子勸齊以王蓋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再三歎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按禮記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按史記湯太子早卒次弟外丙即位二年卒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立太甲湯適孫也稱爲太宗次沃丁次太庚次小甲次雍己次太戊號中宗次仲丁次外壬次河亶甲次祖乙次祖辛次沃甲次祖丁次南庚次陽甲次盤庚次小辛次小乙次武丁即高宗也自武丁傳之祖庚次祖甲次廩辛次庚丁次武乙次太丁次帝乙至紂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釋名大鋤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下同）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按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也）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箋注謂自文武至此者乃孟子及齊宣王時而周則烈王顯王也歷年圖周自武王元年己卯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凡三十六主合八百六十七年今集註自文王始則書稱九年大統未集此在武王之前武王在位七年成王四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五十一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夷王十六年厲王三十七年宣王四十一年幽王十一年共三百五十八年平王五十一年此大略四百年在春秋前也平王四十九年始入春秋凡三年桓王二十三年莊王十五年僖王五年惠王二十五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二十一年簡王十四年靈王二十七年景王二十五年敬王四十三年春秋終於敬王之四十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中也春秋之後敬王猶有四年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哀王三月考王十五年威烈王二十四年安王二十六年烈王七年由文武至此共七百四十四年矣其後顯王四十八年慎靚王七年赧王五十九年而爲秦詳考歷代自文王至赧王凡八百五十八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音日）也（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馹會師）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爲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通鑑秦武王好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説即賁也劉向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許慎注淮南子孟賁衞人也）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叢說孟賁以力爲主而不動心北宮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爲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而不動心）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

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惴恐懼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下同）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去聲）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

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又音厥）顚躓（音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

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去聲）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反）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音舉）之襲（左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自還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華周杞梁殖死命在此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讀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合謾記於此○）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王氏曰二餒字不同無是餒也無是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無是道義則氣餒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反）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二十六年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

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畀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敎）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說如字）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少頴三山人）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形甸反）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上聲下同）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箋見論語第七篇）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箋見後篇）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巛之美也）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色伯反）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禮記表記曰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

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處脂反）鴞（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戸巢之通氣出入處也（金氏曰今鵲巢避太歲所向即所謂戸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賛之以爲知道也（按家語孔子謂子路曰鴟鴞詩曰殆天之未陰雨云云至誰敢侮之一段皆同孟子引之於此）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音換金氏曰古皆口傳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疏云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又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廛布之屬絘布音次亦列肆之稅布總布首義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稅邸舍之稅即語錄云如今人賃鋪面者也）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語錄古之爲市者有司者治之此是市官之法如周禮地官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也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王文憲曰夫征者百畝之稅即粟米之征也家征者今徭役即力役之征也里布者五畝之稅即布縷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聲）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反體骼也）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音序）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甸反）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形甸反）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聲）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者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生亦由土○金氏曰四行皆生於土者試反諸身腎屬水心屬火肝屬木肺屬金脾屬土然脾受飲食而四藏皆食於脾）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蓋本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上聲）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在兗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

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音洛）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趙岐注炭墨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

貌浼汚（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　袒音但　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箋見論語第十五篇）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後學　成德　挍訂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三

---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四

##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上聲）行（去聲）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聲）之屬也（此本趙岐注正義云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長生於亥相於寅王於卯之類○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去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齊大夫有東郭氏名偃名書名賈者見於春秋亦有北郭氏南郭氏皆齊大夫古疏云齊國之東地號曰東郭經云東郭墦間是也氏者未詳其人以理測之孟子之所弔必賢大夫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並出記玉藻篇）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上聲）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去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鎰（音逸）也（國語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同趙岐孟康皆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凡三說金氏曰按前註二十兩爲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七十鎰是九十八斤古者以黃金爲上幣白金爲中幣赤金爲下幣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秤較之漢之一斤當今四兩三錢強）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通作與）唯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周禮考工記戟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是長丈六尺廣寸有半雙枝爲戟單枝爲戈）士戰士也伍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金氏曰去之謂殺之本古註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

---

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莊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所以風（去聲）曉王也○陳氏（名暘字晉之三山人）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寛貌裕寛意也孟子居賔師之位未嘗受禄故其進退之際寛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去聲）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孔穎達曰春秋有使大夫攝卿之法如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此句出易遯卦大象傳文）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今泰山嬴縣）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記檀弓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而喪大記云君之棺八寸上大夫棺八寸下大夫棺六寸士棺六寸注云皆周制舍此未見有七寸之文此章舊注云天子至庶人厚薄皆然乃未詳）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　恔音效）

比猶爲（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去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甸反）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見燕世家）蓋傳聞此說之誤○楊

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管叔鮮武王弟周公兄蔡叔度周公弟武王克商封叔鮮于管在滎陽封叔度于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二叔流言周公不利於孺子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上聲下同）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聲）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聲）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去聲）之曲爲辯說而沮（在呂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章）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反）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反）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又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

人惡（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按通鑑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樂毅伐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釋文云齊西南邑疑此即畫邑也故又引或曰云云）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笥）道（去聲）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見檀弓鄭注云子張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去聲）（下以爲同）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

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灌）之餘意李氏（昭武人名郁字光祖學於龜山楊公）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通鑑外紀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至履癸共十七王合四百三十二年而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殷紀成湯至紂共三十王合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下文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蓋見篇首）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私列反）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亶反）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五

##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禮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即此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憒（古對反）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甸反）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見喪大記）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文王之子周公旦其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而魯祖周公爲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周禮六官天官爲冢宰地官爲司徒春官爲宗伯夏官爲司馬秋官爲司寇冬官爲司空司者以其各主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非人所主天官冢宰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記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記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廬之禮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以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袒露也蓋未葬則倚木爲廬故云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不得謂之倚廬矣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草土也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於外寢凡初喪居廬堊室子爲父臣爲君各依親疏貴賤之序又按唐大曆中有楊垂撰喪服圖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墻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去墻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戸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塊其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墻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開戸室施薦木枕室南爲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爲小功緦麻次施牀並西戸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爲父與母同爲繼母慈母居堊室如嫡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爲妻準母其堊室及幕次不必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

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

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左定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君焉用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有溝則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則萬畝之田也洫倍溝洫上有涂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則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横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横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每丘之地縱横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字中爲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闓方之

（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籌而言也朱新陰炤云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内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扶問反下同）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

（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他代反）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惡死經書冬十月子卒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曰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一萬二千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金氏曰此兩句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錄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見王制圭田無征疏）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周禮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敎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

（註未及改）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音口）椓（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金氏曰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筴故陰陽家說時日吉凶多稱言黃帝醫家亦本黃帝岐伯設爲問荅之辭傳述古語雖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爲精深輔氏曰使眞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不稱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又案考工記摶埴之工陶旊賈公彥疏陶人爲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爲瓦簋有虞氏尚陶器貴質故也旊音甫又音倣）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字）正

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音隔）津（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然則朱子亦因郭璞註而誤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皆由陸而至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不通至哀九年始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爲禹蓋因此也○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泗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說文種曰稼斂曰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稱公爲三后是也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然言教民則亦非竝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書皐陶謨篇）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論語注則猶準也當以爲正）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

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上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本古注跡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二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音干）也皜皜潔白貌尚

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佛（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鶪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乂）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上聲）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

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

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徂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平聲簣見論語功虧一簣下）也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敎也言孟子已敎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六

##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事見左昭二十四年）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時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趙岐註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五御護禽左是也○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必非闘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慣同）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金氏曰衍即犀首也）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如字）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鎬昭武人嘗受學於朱子）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引禮曰至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之文）諸侯爲藉（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按國語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王耕一墢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卿大夫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暉）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音斧弗）文章而服以

祀先王先公（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季春朔旦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卒蠶事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爲此論欲爲祭服也副之爲言覆也若今之步搖首飾副身著褘衣然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三盆手者三淹也淹去聲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互言天子諸侯也）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王制之文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反）所以覆（敷救反）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周禮冬官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匠人營國爲溝洫此梓匠之異也輪人爲輪爲蓋輿人爲車此輪輿之不同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謨官反）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欲霸之志成故射天笞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王敗走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餽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古註夏諸侯嬴姓之國）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䟽禮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䟽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商

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蚤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音歡）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内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通鑑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爲師）泄柳魯繆（音目）公時人（泄柳即子柳見後篇）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

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音擁）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鈌（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䟽飛廉乃顓頊之苗裔善走其子惡來有力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鈌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宜改作惇字）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衞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去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

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

---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鵞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鶂鶂鵞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去聲）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三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七

##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趙岐註黃帝時人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即離婁也）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淮南子云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是公輸即魯班也或云魯昭公子）規所以爲貟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筩（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鍾大（音泰）蔟（千候反）姑洗（先上聲）蕤（儒追反）賓夷則無射（音亦）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前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又箋見論語第八篇下五音同）五音宮商角徵（展里反）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爲（去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通鑑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餠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大同十一年上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悅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由是王侯益橫盜賊白晝殺人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而不能禁也）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去聲）武帝之末江南大亂（梁都建康故曰江南梁太清元年東魏太傅侯景以十三州內附上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太清二年景反於壽陽圍臺城太清三年景入建康縱兵大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上爲景所制五月丙辰遂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去聲）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詩傳讀作嘉）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貟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敷救反）被（去聲）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偏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二句乃禮器之言所以有故曰二字）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鐸下度量之度同）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去聲）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典禮反）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按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謚者行之迹也謚法壅遏不通幽蚤孤鋪位幽謂即位而卒者動祭亂常幽殺戮無辜厲）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

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上聲）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荅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於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去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出劉向新序雜事篇）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牛代反）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本名弘在宋避諱以洪字代之）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音潮）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上聲）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通鑑唐憲宗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承宗自立爲留後上欲討之裴垍諫而止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以離其勢何如李絳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承宗怨望得以爲辭若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之令上表削地無令知出陛下意乃遣京兆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元和十年加韓弘守司徒弘鎭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以不忠純待之十二年以韓弘爲都統與裴度同討蔡十三年弘自將擊李師道圍曹州裴度上疏論皇甫鎛姦邪時刻因論及此云云）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去聲）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如字）與人也吳蠻

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吳都即今平江府浙西之地地理志平江舊有齊門按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爲太子聘之女少思齊而病闔閭爲女起望齊門令女遊其上孟子所云即此也又按春秋傳襄二十四年晉平公亦嫁女于吳同姓也齊侯以女爲媵此又可恥矣）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音盤）樂（音洛）怠敖（去聲）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楚宜反）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助語辭）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詩傳云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按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名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芳香條達以降神鬯者以其調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通鑑漢桓帝時潁川陳寔長子元方名紀次子季方名諶紀諶之子嘗問二父優劣於其祖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

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後魏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音扶）得失之幾（平聲）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去聲）致之如聚斂（力驗反）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音潮）錯（倉故反）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漢文十五年對賢良策語）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也（好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音干）久益善夫（音扶）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倉沒反）辦然自今畜（勑六反）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悉井反）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爾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上聲）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上聲）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出獵遇於渭之陽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通鑑漢高帝元年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等三人以距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去聲）之況爲（去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音牝）吳起之徒（按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不能及臏乃召之至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威王以爲軍師魏遣龐涓伐韓齊以孫臏救之以計殺龐涓於馬陵又史記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既遠游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與起絕魏文侯用爲將嘗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史記蘇秦洛陽人張儀魏人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横之術游說七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張儀相秦主横主横者皆欲諸侯割地以事秦主從者連諸侯以攻秦）辟開墾（口本反）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枯回反）盡地力商鞅（以兩切）開阡陌之類也（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注與之三升也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

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行之注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人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去聲）別（必列反）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援救之也權稱（去聲）錘（直垂反）也稱（平聲）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捄（與救同）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去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去聲下同）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禮牛羊豕爲三牲即太牢是也）亦不足以爲孝矣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上聲）身正則家齊國治（去聲）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古註與詩室人交徧適我之適）閒非也格正也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周書冏命篇）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與謫同）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于正而國無不治（去聲下同）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氏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見荀子大略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

而理也夫（音扶）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去聲）者能更（平聲下同）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扶又反下同）有其事將不勝（平聲下同）其更矣人人而去（上聲下同）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去聲）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虞度（待洛反）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毁而反致毁是謂求全之毁言毁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去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扶又反）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傲）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蚤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岐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去聲）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七容反）容無所勉強（上聲）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厎致也豫悅樂（音洛）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書舜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名侗字愿中延平人）曰舜之所以能

使瞽瞍厎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恭）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去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徙居延平 了翁姓陳名瓘字瑩中延平人）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八

##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在豐鎬（胡老反）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語錄云古者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〇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見春秋外傳）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沍（音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音昏）人爲（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辟己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金氏曰葛氏本出諸縣後徙琅琊其地自有葛氏故自諸而遷者稱諸葛以別之諸葛亮字孔明官至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續漢書曰亮爲相十四年才兩赦或言其惜赦者亮曰云云）得孟子之意矣

〇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反）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音患）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乂）之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音催）三月（按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按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略）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固）欒盈也（左襄二十一年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潘興嗣（字延之豫章人號清逸嘗從濂溪遊）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陳定宇曰孟子亦是述禮記檀弓篇子思答穆公問禮爲舊君反服之意）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反）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上聲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聲）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去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

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上聲）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

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如字）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

靡也（此句出韓文送陳秀才彤序）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音佩）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右疏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合讀如字詳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行（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音干）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荅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他歷反）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

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事見魏卷一）書曰禹拜昌言（見大禹謨）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或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金氏曰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意）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去聲下同）狎而不泄（與褻同）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反）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人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曰檮杌左文二十年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此因以爲凶人之號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

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詩王黍離譜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人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曰檮杌左文二十年傳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此因以爲凶人之號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必表年以下出晉杜預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

---

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逄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逄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左襄四年云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庚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夫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庚公必不害己小人庚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平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逄蒙之禍然夷羿簒弑之賊蒙乃逆儔庚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古跡云左襄十四年云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庚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即西施也吳王夫差破越越人進美女西施以獻請退軍吳王得西施寵爲嬖妾姑蘇臺高三十丈遊宴其上及吳亡范蠡攜西子同舟泛五湖）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去聲）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側皆反）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去聲）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甸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漢書董仲舒策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反）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去聲）之性而不爲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史記歷書漢武帝詔太史改顓頊歷作太初歷起五行建氣物分數以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注云案律歷志以前歷上元至太初四年一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又云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故云夜半朔旦冬至也若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治曆之本也）程子曰此章專爲（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疏云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

大[illegible] 左師卑者 謂之右師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

---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音教）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

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古疏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曰如論語言躬稼主於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上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上聲）害或死難（去聲）其事不同者

---

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九

##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敷救反）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illegible]）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平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箋此語未詳岐註不知何所據）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趙岐注九子事舜以爲師并朱外八庶未聞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未聞也○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又言一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周禮郊野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按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羶行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有萬家）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

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慫長劒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

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

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時掌反）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箋空音孔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教舜上廩曰鵲女衣裳鳥工往欲舜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戈今之句戟又云今之三鋒戟[illegible]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丁聊反）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平聲）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

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爲黨（如書堯咨時若予采驩兜與共工可見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部鄙反）族治水無功（見書堯典）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爲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爲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

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䰟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箋見論語第八篇）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

---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荅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加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師銜反）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稅）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郃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内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說命下）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與遯同）也近謂仕

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如字）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周禮天官下瘍醫潰瘍瘍瘍也）侍人奄（與閹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孔子世家孔子嘗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據此則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見史韓非傳）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陳侯名周案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去聲）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音嗣好去聲下同）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

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僖二年晉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扶晩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見莊子田子方篇）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

##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如字下同）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見虞書益稷篇）金鍾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

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記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註詘然絕止之貌）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伯各反）鍾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兮反）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問封禪兒寬論及此）（案語錄云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亦中有此語然孟子之書出於文帝而董仲舒亦嘗稱孟子性善之說況兒寬又在後乃未詳語錄之意）

---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魚綺反）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案周）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redacted]春秋[redacted]附庸凡[redacted]等字者方三十里名[redacted]）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食並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註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若今衛士）愚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纂曰集註三說皆本王制所食人數則皆上農夫食九人之數王制疏云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周禮廩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釜六斗四升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爲方十里者百爲田當九百萬畝案漢書班固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十里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方十里積百里爲田九萬畝成十爲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也爲田九十萬畝終十爲同方百里積萬里爲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也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田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測度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矣每畝所收可食之數再考任土地箋○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redacted]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redacted][redacted]倍之則爲[redacted]百畝中士倍下士則[redacted]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redacted]制[redacted]侯之下士祿農夫祿足以代其耕[redacted]制[redacted]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redacted]士[redacted]數國皆[redacted]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小國地方五十里者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爲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之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redacted]地方五百里諸侯[redacted]百里諸[redacted]百里諸[redacted]方百里而孟子[redacted]公侯[redacted]子男五十里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下地家六人[redacted]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與周禮不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爲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諸儒亦非之矣或以周禮兼附庸晦翁亦謂此皆強說先生嘗疑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名已詳而未嘗及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草究之本未及行者又案王制疏云鄭荅臨碩云王制復在孟子後盧植云漢文令博士諸生所作集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一追復信矣）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音附）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郤之郤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郤也

郤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郤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郤之矣所以郤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郤之以心郤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賮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

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音教）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爲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

---

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倉刀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二字並去聲下同）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箋見論語序說）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旣反）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如魯昭公爲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此即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下同）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左昭七年傳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烏賄反）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檀弓）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内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爲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左昭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旃旌）（注本爾雅但彼云因章曰旃注以白帛而不畫因其文章又案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厎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厎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漢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爲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歸本邑而立宣帝）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

不可以執一論也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居旅反）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音移）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其性故也此篇反覆辯孟子云）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潆（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愚謂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一句即如告子認氣爲性而司馬公云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之教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善至多惡至少爲聖人惡至多善至少爲愚人善惡相半爲中人用詳著其說庶可合而觀之）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别（必列反）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横繆（靡幼反）戾紛紜舛（尺兗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悦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悦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内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母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定宇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

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内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説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

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説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説雖殊各有所當（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〇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齊桓公臣能辨淄澠水二水味）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疏山有扶蘇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〇二句本爾雅）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上聲）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〇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甸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

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元祐經筵奏劄）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

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井反）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

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之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

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
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
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
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
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

稊（杜兮反）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
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去聲）抵隙
（乞逆反）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
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
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
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
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叢說天爵亦是天命則義理之命故思則得之人爵乃氣數之命各有分定求之無益）趙孟晉卿也能以

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
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
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二

##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氏曰任薛同姓齊楚之間）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扶又反）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鋤簪反）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同撚捩同相違也韻振手翻擊捩手即紾臂之義）摟牽也處子處（上聲）女也

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彼列反）聖賢於此錯綜（子宋反）斟酌毫

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趙王欲用趙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注）瑟每一弦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以膠定其柱不使變移而鼓之豈能音和）所以斷（丁亂反）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

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音木）是也（曲禮下庶人之摯匹注說者以匹爲鶩鴨也匹音木）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疏秦武王時力士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

（弟音悌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倉胡反）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去聲）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形甸反）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音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據小弁詩序而言）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蒲昧反）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

作此以自責也（亦據凱風詩序）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尺兗反）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疎同）怨慕號（平聲）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刑堅二音）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稅）下教強（上聲）聒（古活反）不舍（上聲○見莊子天下篇）疏（去聲）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上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音潮）會於鄰國季任爲（去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

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illegible]徐作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去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去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按史記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漢書曰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種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織女利乎）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

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illegible]）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左襄二十三年○[illegible]齊莊公攻莒杞梁[illegible]人而死[illegible]其妻哭城爲之[illegible]而隅爲之崩其妻[illegible]也）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下同）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去聲）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音煩）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illegible]）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平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名公著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按國語鄭桓公爲周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云云對曰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又按成二年傳五伯之霸也註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杜氏兩存其說集註亦兩存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illegible]）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

方伯連帥帥（上所類反下所律反○王制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引穀梁傳）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平聲）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

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古疏按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楚王善之是慎子爲善用兵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聲）上

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愼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愼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口很反）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去聲）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平聲）稅法二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時至反）欲與童僕同苦樂（音洛下同）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魏文侯時李克能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皆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諭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去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去聲）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上聲）直諒多聞之士遠（如字）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朝音潮）則去之矣（事見論語十八篇）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孔子去陳適衛靈公問孔子[illegible]所謂際可之仕也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去衛如陳）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illegible]）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見書說命）膠鬲

遭亂鬻（余六反）販（方萬反）魚鹽文王舉之（膠鬲本商紂臣公孫丑篇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以紂之亂隱於魚鹽故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去聲）國（事見論語十四篇）孫叔敖隱處（上聲）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史記循吏傳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左宣十二年傳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杜註叔敖也）百里奚事見（形甸反）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音佩）戾也動心忍性

謂竦（息勇反）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平聲）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悉井反）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音扶）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七到反）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福）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沽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上聲）之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去聲）惡臭好（上去聲）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上聲）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平聲）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洛）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上聲）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扶弗反）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驩與歡同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世紀曰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力呈反下同）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名稷字相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舜事並見公孫丑上史記正義曰苦讀如盬音古盬麤也窳音庾病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音語）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七到反）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去聲）之心者而義不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左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之美其毒滋多）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甸反）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見易乾卦）○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芮反）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

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如何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蘊紆粉反）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音泰）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反）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形甸反）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孜同）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骨反）放

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徒洛反）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錘（直爲反）也所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略反）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齒淺反）幽之意也（四字本杜預左氏傳序）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曰集註於　大于山繇數仞以七尺曰仞今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獻葉氏傳從孔說愚謹按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皆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賈音古）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韻書音所尒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

---

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處上聲）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處上聲下同）之位養（[illegible]）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音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甸反）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記曲禮脩身踐言謂以言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簟反）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反）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去聲）其母練冠麻衣縓（七絹反）緣（俞絹反）既葬除之（按儀禮喪服記公子君之庶子也）疑當時

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受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夫（音扶）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上聲）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去聲下同）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反）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去聲）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注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四

##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荅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復（扶又反）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事見前篇）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音邵）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盟于召陵喜服楚也胡傳序桓績也楊子亦曰春秋美召陵）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上聲）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爲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序作百（按出車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在車上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則三百兩計二萬二千五百人孔安國云虎賁勇士皆百夫長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子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

飯食也糗乾（音干）糒（音備）也茹亦食也袗畫（俗作畫去聲）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語詳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去聲）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去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力驗反）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聲）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郢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唯季反）以祀之（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與其野 [illegible] 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 [illegible] 方五丈以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方之方一色土封 [illegible] 以黃土 [illegible] 習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 [illegible] 南方）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去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趙岐曰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至微賎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去聲）民禦災捍（音汗）患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后稷是也農三也若田畯也郵表畷四也郵表畷田間[illegible]以督約於井閭之處也貓虎五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其神而祭之也坊六也水庸七也坊與水庸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也昆蟲八也[illegible]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illegible]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謂）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

重（平聲）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所晏反）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音里）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傳贊者誠自其計大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昬昬闇（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去聲）斷（徒玩反）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高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女九反）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illegible]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illegible]之上[illegible]）[illegible]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車之駕馬其數不同中兩馬謂之服服旁兩馬謂之驂大子騑驂即此也古者爲大夫方許駕四馬天子用六馬驂旁兩馬謂之騑）城中之涂（涂與塗通）容九軌（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内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鍾久而紐絶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趙岐注馮婦名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去聲）不能皆如其願則

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史記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一音泯）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記語）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反）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聲下同）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上聲）矣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古縣反）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

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六字）[redacted]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按記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孟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故力役取之於冬又按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若田獵追胥則盡行又豐年則公用三日中年則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凶札則不用之）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近思錄晦翁云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謂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舘舍也上宮别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與叟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

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便（平聲）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爲去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見史記本傳江都王好勇嘗謂仲舒曰孔子稱殷有三仁粵句踐與大文種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曰粵本無一仁大[illegible]云云）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爾雅羊棗俗呼為羊矢棗又名遵）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聶之涉反膾見論語鄉黨篇）炙（之夜反）炙（音隻）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illegible]反）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原愨以敦比其事業又見富國及正論等篇）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去聲）而痛絶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奄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去聲）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去聲）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之

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去聲）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去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音遙）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反）也爲湯左相（去聲）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illegible]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illegible]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共之間以是思之[illegible]見之而稱[illegible]則[illegible]先後[illegible]見矣）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又反）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illegible]）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去聲）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去聲）情也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